

許地山著

危巢墜土簡

鄭振鐸題



許地山著

危

巢

墜

簡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序

自從香港淪陷後，在離亂的洪流中，帶着零落的遺幅，越過敵人的封鎖線，衝過奸僞的檢查，到了內地還喘息未定，又顛沛在駘桂的流亡上，凝思默念，倍覺淒愴。爲着安慰地下瞑目之靈，和卸下自己這份責任，不得不乘工作的餘暇，匆匆忙忙的把它拿出來與諸位讀者見面。

任何一個人，只要覺得自己的精力，應該爲大衆服務的時候，他越是不重視他個體的存在，更不會把自己的生死線看得那麼分明。在我們十幾年的共同生活上，覺得地山晚年比過去更爲緊張，不論這樁事或那篇文字，他都趕着做，新的任務又紛沓雜來，於是對於自己已成的文章，往往無暇去整理。現在我雖想搜集所遺佚的，已無從去找了。所以，本書還不能算是他小說的最後遺集。

在「弁言」裏，已把他自己對寫小說的見解，懇切說明。惟我在此有一點值得介紹的，是玉官。「對話」是一般小說的寫技之必備條件，但他在這篇裏打破這點作風，通篇沒有採用。在鑑賞上是否有差異的地方，也只有讓鑑賞者自己去評價了。

地山以前的小說，是署名落華生，現在本書還是照舊用的。

當本書交印的時候，敵寇已向我投降，歡欣的情緒，洋溢着心田，但這幾年來個人生活的
遵變，真是不堪回首，祇好以此來慰勉生者。

遺稿的整理，多承司曉南先生爲助，在此申謝！

侯松誌于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之戰時生產局。

弁言

我不信文章有絕對的好壞。好壞只繫在作者底暗示與讀者底反應當中。對於一篇作品，除非每個讀者底了解相等和思想相近，定不能有相同的評價。所以作者在下筆時當然要立定文心，就是自己思惟，「我寫這篇文字要給誰看」，和「我為什麼要寫這篇文字」這兩個問題。他不要寫給文盲者看是一定的，因為不認得字也就毋須讀了。他底意思的讀者是思想闊，感情闊，意志闊，道德闊底人們，是思想盲，感情盲，意志盲，道德盲底人們，是思想悶，感情悶，意志悶，道德悶底人們。但他不是寫自然科學，不是寫犯罪學，不是寫心理學，不是寫戀愛學，不是寫社會學，不是寫道德學，不是寫哲學，乃至不是寫任何學術。他只用生活經驗來做材料，組織成爲一篇文字，試要在個人的生活經驗和觀察中找尋他底知音者。他不計較所作底成功或失敗。他直如秋夏間底鳴蟲，生活底期間很短，並沒有想到所發底聲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當時底哀鳴立刻能夠得着同情者。他沒有派別，只希望能爲那環境幽闇者作明燈，爲那覺根害病者求方藥，爲那心意煩悶者解苦惱。作者能做到這地步，目的便達到了。

年來寫底不多，方紀生先生爲我集成這幾篇，勸我刊行，並要我在卷頭寫幾句。自量對於小說一道本非所長，也沒有閒情來做文章上的遊戲，只爲有生以來幾經淹溺在變亂底淵海中。

愁苦的胸襟蘊懷着無盡情與無盡意，不得不寫出來，教自己得着一點慰藉，同時也希望獲得別人底同情。如今所作既爲一二位朋友所喜，就容我把這小本子獻給他們。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落華生四十生日述於北涼

目次

周序

弁言

一	在費總理底客廳裏	一
二	三博士	一二
三	街頭巷尾之倫理	二三
四	法眼	二八
五	歸途	三九
六	解放者	五一
七	無憂花	六六
八	東野先生	七八
九	人非人	一三四
十	春桃	一四三
十一	無法投遞之郵件	一六八

危巢陸簡

二

- 十二 玉官……………一七二
- 十三 危巢陸簡……………二三三
- 十四 鐵魚底總……………二三七

危巢墜簡

一 在費總理底客廳裏

費總理底會客廳裏面底陳設都能表示他是一個辦慈善事業具有熱心和經驗底人。樑上懸着兩塊「急公好義」和「善與人同」底匾額，自然是第一和第二任大總統頒賜底，我們看當中蓋着一方「榮典之璽」底印文便可以知道。在兩塊匾當中懸着一塊「敦詩說禮之堂」底題額，聽說是花了幾百元底潤筆費請求康老先生寫底。因為總理要康老先生多寫幾個字，所以他底堂名會那麼長。四圍牆上底裝飾品無非是褒獎狀，格言聯對，天官賜福圖，大鏡之類。廳裏底鏡框很多，最大的是對着當街底窗戶那面西洋大鏡。廳裏底傢私都是用上等楠木製成。几桌之上雜陳些新舊真假的古董和東西洋大小自鳴鐘。廳角底書架上除了幾本孝經，治家格言註，理學大全，和些日報以外，其餘的都是募捐冊和幾冊名人底介紹字迹。

當差底引了一位穿洋服留小鬍底客人進來，說，「請坐一會兒，總理就出來。」客人坐下了。當差底進裏面去，好像對着一個丫頭說，「去請大爺，外頭有一位黃先生要見他。」裏面隱約聽見一個女人底聲音說，「翠花，爺在五太房間哪。」我們從這句話可以斷定費總理底家



庭是公鷄式的，他至少有五位太太，丫頭還不算在內。其實這也算不了怎麼一回事，在這個禮教之邦，又值一般大人物及當代政府提倡「舊道德」底時候，多納幾位「小星」，既足以增門第底光榮，又可以爲敦倫之一助，有些少身家底人不娶姨太太都要被人笑話，何況時時墊款出來辦慈善事業底費總理呢？

已經過一刻鐘了，客人正在左觀右望底時候，主人費總理一面整理他底長褂，一面踏進客廳，連連作揖，說，「失迎了，對不住，對不住！」黃先生自然要趕快答禮說，「豈敢，豈敢。」賓主敘過寒暄，客人便言歸正傳，向總理說，「鄙人在本鄉也辦了一個婦女慈善工廠，每聽見人家稱讚您老先生所辦底民生婦女慈善習工廠成績很好，所以今早特意來到，請老先生介紹到貴工廠參觀參觀，其中一定有許多可以爲敝廠模範底地方。」

總理底身材長短正合乎「讀書人」底度數，體質底柔弱也很相稱。他那副玄黃相雜底牙齒，很能表顯他是個闊人。若不是一天抽了不少的鴉片，決不能使他底牙齒染出天地底正色來！他現出很謙虛的態度，對客人詳述他創辦民生女工廠底宗旨和最近發展底情形。從他底話裏我們知道工廠底經費是向各地捐來底。女工們盡是鄉間婦女。她們學底手藝都很平常，多半是織襪，花邊，裁縫，那等輕可的工藝。工廠底出品雖然很多，銷路也很好，依理說應當賺錢，可是從總理底敘述上，他每年總要賠墊一萬幾千塊錢！

總理命人打電話到工廠去通知說黃先生要去參觀，又親自寫了幾個字在他自己底名片上作

爲介紹他底證據。黃先生現出感謝底神氣，站起來向主人鞠躬告辭，主人約他晚間回來喫便飯。

主人送客出門時，順手把電扇底制鈕轉了，微細的風還可以使書架上那幾本孝經之類一頁一頁地被吹起來，還落下去。主人大概又回到第幾姨太房裏抽鴉片去。客廳裏頓然寂靜了。不過上房裏好像有女人哭罵底聲音，隱約聽見『我是有夫之婦，……你有錢也不成……』其餘的就聽不清了。午飯剛完，當差底又引導了一位客人進來，遞過茶，又到上房去回報說，『二爺來了。』

二爺是與費總理交換蘭譜底兄弟。實際上他比總理大三四歲，可是他自己一定要說少三兩歲，情願列在老弟底地位。這也許是因爲他本來排行第二底原故。他底臉上現出很焦急的樣子，恨不能立時就見着總理。

這次總理却不教客人等那麼久。他也沒穿長褂，手捧着水煙筒，一面吹着紙捻，進到客廳裏來。他說，『二弟喫過飯沒有？怎麼這樣着急？』

『大哥，咱們底工廠這一次恐怕免不了又有麻煩。不曉得誰到南方去報告說咱們都是土豪劣紳，聽說他們來到就要查辦咧。我早晨爲這事奔走了大半天，到現在還沒喫中飯哪。假使他們發見了咱們用民生工廠底捐款去辦興華公司，大哥，你有什麼方法對付？若是教他們查出來，咱們不挨槍斃也得擔個無期徒刑！』

總理像很有把握的神氣，從容地說，「二弟，別着急，先叫人開飯給你喫，咱們再商量。」他按電鈴，叫人預備飯菜，接着對二爺說，「你到底是膽量不大，些小事情還值得這麼驚惶！」「土豪劣紳」底名辭難道還會加在慈善家底頭上不成？假使人來查辦，一領他們到這敦詩說禮之堂來看看，捐冊，賬本，褒獎狀，件件都是來路分明，去路清楚，他們還能指摘什麼？咱們當然不要承認興華公司底資本就是民生工廠底捐款。世間沒有不許辦慈善事業底人兼辦公司底道理，法律上也沒有講不過去底地方。」

「怕底是人家一查，查出咱們底款項來路分明，去路不清。我跟着大哥你辦慈善事業，倒辦出一身罪過來了，怎辦怎辦！」二爺說得非常焦急。

「你別慌張，我對於這事早已有了解付底方法。咱們並沒有直接地提民生工廠底款項到興華公司去用。民生底款項本來是慈善性質，消耗了是當然的事體，只要咱們多畫幾筆賬便可以敷衍過去。其實捐錢底人，誰來考查咱們底賬目？捐一千幾百塊底，本來就冲着咱們底面子，不好意思不捐，實在他們也不是爲要辦慈善事業而捐錢，他們底錢一拿出來，早就存着輸了幾臺麻雀底心思，捐出去就算了。只要他們來到廠裏看見他們底名牌高高地懸掛在會堂上頭，他們就心滿意足了。還有捐一百幾十底「無名氏」，我們也可以從中想法子。在四五十個捐一百元底「無名氏」當中：我們可以只報出三四個，那捐款底人個個便會想着報告書上所記底便是他。這裏豈不又可以挖出好些錢來？至於那班捐一塊幾毛錢底，他們要查賬，咱們也得問問他

們配不配。」

「然則工廠基金捐款底問題呢？」二爺又問。

「工廠底基金捐款也可以歸在去年證券交易失敗底賬裏。若是查到那一筆，至多是派咱們付託失當，經營不善這幾個字，也擔不上什麼處分，更掛不上何等罪名。再進一步說，咱們底興華公司，表面上豈不能說是爲工廠銷貨和其他利益而設底？又公司底股東，自來就沒有咱姓費底名字，也沒你二爺底名字，咱底姨太開公司難道是犯罪行爲？總而言之，咱們是名正言順，請你不要慌張害怕。」他一面說，一面把水煙筒吸得嘩囉嘩囉地響。

二爺聽他所說，也連連點頭說，「有理有理！工廠底事，咱們可以說對得起人家，就是查辦，也管教他查出功勞來。……然而，大哥，咱們還有一樁案未了。你記得去年學生們到咱們公司去檢貨，被咱們底夥計打死了他們兩個人，這樁案件，他們來到，一定要辦底。昨天我就聽見人家說學生會已宣佈了你我底罪狀，又要把什麼「標語」，「口號」貼在街上。不但如此，他們又要把咱們夥計冒充日籍底事實揭露出來。我想這事比工廠底問題還要重大。這真是耍咱們底身家，性命，道德，名譽咧。」

總理雖然心理不安，但仍鎮靜地說，「那件事情，我已經拜托國仁向那邊接洽去了，結果如何，雖不敢說定；但據我看來，也不致於有什麼危險。國仁在南方很有點勢力，只要他向那邊底當局爲咱們說一句好話，咱們再用些錢，那就沒有事了。」

『這一次恐怕錢有點使不上罷。他們以廉潔相號召，難道還能受賄賂？』

『咳！二弟你真是個老實人！世間事都是說底容易做底難。何況他們只是提倡廉潔政府，並沒明說廉潔個人。政府當然是不會受賄賂底，歷來的政府那一個受過賄呢？反正都是和咱們一類的人，誰不愛錢？只要咱們送得有名目，人家就可以要。你如心裏不安，就可以立刻到國仁那裏去打聽一下，看看事情進行到什麼程度。』

『那麼，我就去罷。我想這一次用錢有點靠不住。』

總理自然願意他立刻到國仁那裏去打聽。他不但可以省一頓客飯，並且可以得着那樁案件底最近消息。他說，『要去還得快些去，飯後他是常出門底。你就在外頭隨便喫些東西罷，可惡的廚子，教他做一頓飯到大半天還沒做出來。』他故意叫人來罵了幾句，又吩咐給二爺雇車。不一會，車雇得了，二爺站起來順便問總理說，『芙蓉底事情和諧罷？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小星。』總理聽見他這話，臉上便現出不安的狀態。他回答說，『現在沒有工夫和你細談那事，回頭再給你說罷。』他又對二爺說，『你快去快回來，今天晚上在我這裏喫晚飯罷。我請了一位黃先生，正要你來陪。國仁有工夫，也請他來。』

二爺坐上車，匆匆地到國仁那裏去了。總理沒有送客出門，自己吸着水煙，回到上房。當差底進客廳裏來，把桌上茶杯裏底剩茶倒了，然後把它們擱在架上。客廳裏現在又寂靜了。我們只能從墜上底鏡子裏看見街上行人底倒影；其中看見時髦的女人開着汽車從窗外經過，車上

只坐着她底愛犬。很可怪的就是坐在汽車上那隻畜生不時伸出頭來向路人狂吠，表示它是闊人底狗！它底吠聲在費總理底客廳裏也可以聽見。

時辰鐘剛敲過三下，客廳裏又熱鬧起來了。民生工廠底庶務長魏先生領着一對鄉下夫婦進來，指示他們總理客廳裏底陳設。鄉下人看見當中二塊匾就連想到他們底大宗祠裏也懸着像旁邊兩塊一樣底東西，聽說是皇帝賜給他們第幾代底祖先底。總理客廳裏底大小自鳴鐘，新舊古董，和一切的陳設，教他們心裏想着就是皇帝底金鑾殿也不過是這般佈置而已。

他們都坐下，老婆子不歇地摩挲放在她身邊底東西，心裏有底是讚美。

魏先生對他們說，「我對你們說，你們不信，現在理會了。我們底總理是個有身家有名譽底財主，他看中了芙蓉，就算你們兩人底造化。她若嫁給總理做姨太，你們不但不愁沒得喫底，穿底，住底，就是將來你們那個小狗兒要做一任縣知事也不難。」

老頭子說，「好倒很好，不過芙蓉是從小養來給小狗兒做媳婦，若是把她嫁了，我們不免要和她外家喫官司。」

老婆子說，「我們送她到工廠去也是爲要使她學些手藝，好教我們多收些錢財，現在既然底是總理財主要她，我們只得怨小狗兒沒福氣。總理財主如能喫得起官司，又保得我們底小狗兒做個營長，旅長，那我們就可以要一點財禮爲他另娶一個回來。我說魏老爺呀，營長是不是管得着縣知事？您方纔說總理財主可以給小狗兒一個縣知事做！我想還不如做個營長，旅長更

好。現在做縣知事底都要受氣，聽說營長還可以升到督辦哪。」

魏先生說，「只要你們答應，天大的官司，咱們總理都喫得起。你看咱們總理幾位姨太底親戚沒有一個不是當關差事底。小狗兒如肯把芙蓉讓給總理，那愁他不得着好差事，不說是營長旅長，他要什麼就得什麼。」

老頭子是個明理知禮底人，他雖然不大願意，却也不敢違忤魏先生底意思。

他說，「無論如何，咱們兩個老夥計是不能完全做主底，這個還得問問芙蓉看她自己願意不願意。」

魏先生立時回答他說，「芙蓉一定願意，只要你們兩個人答應，一切的都好辦了。她昨晚已在這裏上房住一宿，若不願意，她肯麼？」

老頭子聽見芙蓉在上房住一宿就很不高興。魏先生知道他底神氣不對，趕快對他說明工廠裏底習慣，女工可以被雇到廠外做活去。總理也有權柄調女工到家裏當差，譬如翠花菱花們，都是常川在家裏做工底。昨天晚上剛巧總理太太有點活要芙蓉來做，所以住了一宿，並沒有別底緣故。

芙蓉底公姑請求叫她出來把事由說個明白，問她到底願意不願意。不一會，翠花領着芙蓉進到客廳裏。她一見着兩位老人家便長跪在地上哭個不休。她噙着說，「我底爹媽，快帶我回家去罷，我不能在這裏受人家欺侮。……我是有夫之婦。我決不能依從他。他有錢也不能買我

底志向。……」

她底聲音可以從窗戶傳達到街上，所以魏先生一直勸她不要放聲哭，有話好好地說，老婆子把她扶起來。她咒罵了一場，氣洩過了，聲音也漸漸低下去。

老婆子到底是個貪求富貴底人，她把芙蓉拉到身邊，細聲對她勸說，說她若是嫁給總理財主，家裏就有這樣好處，那樣好處。但她至終抱定不肯改嫁，更不肯嫁給人做姨太底主意。她寧願回家跟着小狗兒過日子。

魏先生雖然把她勸不過來，心裏却很佩服她。老少喧嚷過一會，芙蓉便隨着她底公姑回到鄉間去。魏先生把總理請出來，對他說那孩子很刁，不要也罷，反正廠裏短不了比她好看底女人。總理也罵她是個不識擡舉底賤人，說她昨夜和早晨怎樣在上房吵鬧。早晨他送完客，回到上房底時候，從她面前經過，又被她侮辱了一頓。若不是他一意要她做姨太，早就把她一脚踢死。他教魏先生回到工廠去，把芙蓉底名字開除，還教他從工廠底臨時費支出幾十塊錢送給她家人，教他們不要播揚這事。

五點鐘過了。幾個警察來到費總理家底門房，費家底人個個都捏着一把汗，心裏以為是芙蓉同着她底公姑到警察廳去上訴，現在來傳人了。警察們倒不像來傳人底樣子。他們只報告說，「上頭有話，明天歡迎總司令，總指揮，各家各戶都得掛旗。」費家底大小這纔放了心。當差底說，「前幾天歡送大帥，你們要人掛旗，明天歡迎總司令，又要掛旗，整天掛旗，

有什麼意思？」

「這是上頭底命令，我們只得照傳。不過明天千萬別掛五色國旗，現在改用海軍旗做國旗。」

「那裏找海軍旗去？這都是你們警廳底主意，一會要人掛這樣的旗，一會又要人掛那樣的旗。」

「我們也管不了。上頭說掛龍旗，我們便教掛龍旗；上頭說掛紅旗，我們也得照傳，教掛紅旗。」

警察叮嚀了一會，又往別家通告去了。客廳底大鏡裏已經映着街上一家新開張底男女理髮所，門口掛着兩面二丈四長，垂到地上底黨國大旗。那旗比新華門平時所用底還要大，從遠地看來，幾乎令人以為是一所很重要的行政機關。

掌燈底時候到了。費總理底客廳裏安排着一席酒，是為日間參觀工廠底黃先生預備底。還是庶務長魏先生先到。他把方纔總理吩咐他去辦底事情都辦妥了。他又對總理說他已買了兩面新的國旗。總理說他不該買新的，費那麼些錢，他說應當到估衣舖去搜羅。原來總理以為新的國旗可以到估衣舖去買！

二爺也到了。從他眉目的舒展可以知道他所得底消息是不壞的。他從袖裏掏出幾本書來，對費總理說，「國仁今晚要搭專車到保定去接司令不能來了。他教我這幾本書帶來給你看。」

他說此後要在社會上做事，非能背誦這裏頭底字句不成。這是新頒的聖經，一點一畫也不許人改易底。」

他雖然說得如此鄭重，總理却慢慢地取過來翻了幾遍。他在無意中翻出「民生主義」幾個字，不覺狂喜起來，對二爺說，「咱們底民生工廠不就是民生主義麼？」

「有理有理。咱們底見解原先就和中山先生一致呵！」二爺又對總理說「國仁已把事情辦妥，前途大概沒有什麼危險。」

總理把幾本書也放在孝經，治家格言等書上頭。也許客廳底那一個犄角就是他底圖書館！他沒有別的地方藏書。

黃先生也到了，他對於總理所辦底工廠十分讚美，總理也謙讓了幾句，還對他說他底工廠與民生主義底關係。黃先生越發佩服他是個當代的社會改良家兼大慈善家，更是總理底同志。他想他能與總理同席，是一樁非常榮幸可以記在參觀日記上頭，將來出版公佈底事體。他自然也很羨慕總理底闊綽。心理想着，若不是財主，也做不了像他那樣底慈善家。他心中最後的結論以為若不是財主，就沒有做慈善家底資格。可不是！

賓主入席，暢快地吃喝了一頓，到十點左右，各自散去。客廳裏現在只剩下幾個當差底在那裏收拾杯盤。器具摩盪底聲音與從窗外送來那家新開張底男女理髮所底留聲機片混在一起。

二 三博士

窄窄的店門外，貼着「承寫履歷」，「代印名片」，「當日取件」，「承印計開」等等廣告。店內幾個小徒弟正在忙着，踩得機輪軋軋地響。推門進來兩個少年，吳芬和他底朋友穆君，到櫃台上。

吳先生說：「我們要印名片，請你拿樣本來看看。」

一個小徒弟從機器那邊走過來，拿了一本樣本遞給他，說，「樣子都在裏頭啦。請您挑罷。」

他和他的朋友接過樣本來，約略翻了一遍。

穆君問：「印一百張，一會兒能得嗎？」

小徒弟說：「得今晚來。一會兒趕不出來。」

吳先生說：「那可不成，我今晚七點就要用。」

穆君說：「不成，我們今晚要去赴會，過了六點，就用不着了。」

小徒弟說：「怎麼今晚那麼些赴會底？」他說着，順手從櫃台上拿出幾匣印得的名片，告訴他們，「這幾位定底名片都是今晚赴會用底，敢情您兩位也是要赴那會去底吧。」

穆君問吳先生說：『也許是吧。我們要到北京飯店去赴留美同學化裝跳舞會。』

穆君問吳先生說：『今晚上還有大藝術家枚宛君博士嗎？』

吳先生說：『有他吧。』

穆君轉過臉來對小徒弟說：『那麼，我們一人先印五十張，多給你些錢，馬上就上版，我們在這裏等一等。現在已經四點半了，半點鐘一定可以得。』

小徒弟因為掌櫃底不在家，躊躇了一會，主終答應了他們。他們於是坐在櫃台旁底長凳上等着。吳先生拿着樣本在那裏有意無意地翻。穆君一會兒拿起白話小報看看，一會又到機器旁邊看看小徒弟底工作。小徒弟正在撒版，要把他底名字安上去，一見穆君來到，便說：『這也是今晚上要赴會用底，您看漂亮不漂亮？』他拿着一張名片遞給穆君看。他看見名片上寫底是『前清監生，民國特科俊士，美國烏約克阿藍卑大學特贈博士，前北京政府特派調查歐美實業專使隨員，甄輔仁。』後面還印上本人底銅版造像，一頂外國博士帽正地戴着，金鏈子垂在兩個大眼鏡正中間。臉模倒長得不錯，看來像三十多歲的样子。他把名片拿到吳先生跟前，說：『你看這人你認識嗎？頭街倒不寒儉。』

吳先生接過來一看，笑說，『這人我知道，却沒見過。他那裏是博士，那年他當隨員到過美國，在紐約住了些日子，學校自然沒進，他本來不是唸書底。但是回來以後，滿處告訴人說憑着他在前清捐過功名，美國特贈他一名博士。我知道他這身博士衣服也是跟人借底。你看他

連帽子都不會戴，把縫子放在中間，這是那一國底禮帽呢？」

穆君說，「方才那徒弟說他今晚也去赴會呢。我們在那時候一定可以看見他。這人現在幹什麼。」

吳先生說，「沒有什麼事吧。聽說他急於找事，不曉得現在有了沒有。這種人有官做就去，沒官做就想辦教育，聽說他現在想當教員哪。」

兩個人在店裏足有三刻鐘，等到小徒弟把名片焙乾了，拿出來交給他們。他們付了錢，推門出來。

在街上走着，吳先生對他底朋友說：「你先去辦你底事，我有一點事要去同一個朋友商量，今晚上北京飯店見吧。」

穆君笑說：「你又胡說了，明明爲去找何小姐，偏要撒謊。」

吳先生笑說：「難道何小姐就不是朋友嗎？她約我到她家去一趟，有事情要同我商量。」

穆君說：「不是訂婚吧。」

「不，絕對不。」

「那麼，一定是你約她今晚上到北京飯店去，人家不去，你定要去求她，是不是？」

「不，不。我倒是約她來底，她也答應同我去。不過她還有話要同我商量，大概是屬於事務底，與愛情毫無關係吧。」

『好吧，你們商量去，我們今晚上見。』

穆君自己上了電車，往南去了。

吳先生雇了洋車，穿過幾條胡同，來到何宅。門役出來，吳先生給他一張名片，說，『要找大小姐。』

僕人把他底名片送到上房去。何小姐正和她底女朋友黃小姐在粧台前談話，便對當差底說，『請到客廳坐吧，告訴吳先生說小姐正會着女客，請他候一候。』僕人答應着出去了。

何小姐對她朋友說，『你瞧，我一說他，他就來了。我希望你喜歡他。我先下去，待一回再來請你。』她一面說，一面燙着她底頭髮。

她底朋友笑說，『你別給我瞎介紹啦。你準知道他一見便傾心麼？』

『留學生回國，有些是先找事情後找太太底，有些是先找太太後謀差事底。有些找太太不找事，有些找事不找太太，有些什麼都不找。像我底表哥輔仁他就是第一類底留學生。這位吳先生可是第二類底留學生。所以我把他請來，一來托他給輔仁表哥找一個地位，二來想把你介紹給他。這不是一舉兩得嗎？他急於成家，自然不會很挑眼。』

女朋友不好意思搭腔，便換個題目問他說，『你那位情人，近來有信嗎？』

『常有信，他也快回來了。你說多快呀，他前年秋天才去底，今年便得博士了。』何小姐很得意地說。

『你真有眼，從前他與你同在大學唸書底時候，他是多麼奉承你呢。若他不是你底情人，我一定要愛上他。』

『那時候你爲什麼不愛他呢。若不是他出洋留學，我也沒有愛他底可能。那時他多麼窮呢，一件好衣服也捨不得穿，一頓飯也捨不得請人吃，同他做朋友面子上真是有點不好過。我對於他底愛情是這兩年來才發生底。』

『他倒是裝成底一個窮孩子。但他有特別的聰明，樣子也很漂亮，這會回來，自然是格外不同了。我最近才聽見人說他祖上好幾代都是讀書人，不曉得他告訴你沒有。』

何小姐聽了，喜歡得眼眉直動，把燙鉗放在酒精燈上，對着鏡子調理她底兩鬢。她說，『他一向就沒告訴過我底家世。我問他，他也不說。這也是我從前不敢同他交朋友底一個原因。』

她底朋友用手搔搔她腦後底頭髮，向着鏡裏底何小姐說，『聽說他家裏也很有錢，不過他喜歡裝窮罷了。你當他真是一個窮鬼嗎？』

『可不是，他當出國的時候，還說他底路費和學費都是別人底呢。』

『用他父母底錢也可以說是別人底。』他底朋友這樣說。

『也許他故意這樣說吧。』他越發高興了。

黃小姐催他說，『頭髮燙好了，你快下去吧。關於他底話還多着呢。回頭我再慢慢地告訴

你。教客廳裏那個人等久了，不好意思。」

「你瞧，未曾相識先有情。多停一會兒就把人等死了！」她奚落着她底女朋友，便起身要到客廳去。走到房門口正與表哥甄輔仁撞個滿懷。表妹問，「你急什麼？險些兒把人撞倒！」

「我今晚上要化裝做交際明星，借了這套衣服，請妹妹先給我打扮起來，看看時樣不時樣。」

「你到媽屋裏去，教丫頭們給你打扮吧，我屋裏有客，不方便。你打扮好就到那邊給我瞧瞧。瞧你淨以爲自己很美，淨想扮女人。」

「這年頭扮女人到外洋也是博士待遇，爲什麼扮不得？」

「怕底是你扮女人，會受「遊街示衆」底待遇咧。」

她到客廳，便說，「吳博士，久候了，對不起。」

「沒有什麼。今晚上你一定賞臉吧。」

「豈敢。我一定奉陪。您瞧我都打扮好了。」

主客坐了，敘了些閒話。何小姐才說她有一位表哥甄輔仁現在沒有事情，好歹在教育界給他安置一個地位。在何小姐方面，本不曉得她表哥在外洋到底進了學校沒有。她只知道他是藉着當隨員底名義出國底。她以爲一留洋回來，假如倒霉也可以當一個大學教授，吳先生在教育界很認識些可以爲力底人，所以非請求他不可。在吳先生方面，本知道這位甄博士底來歷，不

過不知道他就是何小姐底表兄。這一來，他也不好推辭，因為他也有求於她。何小姐知道他有幾分愛她，也不好明明地拒絕，當他說出情話底時候，只是笑而不答。她用別的話來支開。

她問吳博士說：『在美國得博士不容易吧？』

『極難啦。一篇論文那麼厚。』他比仿着，接下去說，『還要考英俄德法幾國文字，好些老教授圍着你，好像審犯人一樣。稍微差了一點，就通不過。』

何小姐心裏暗喜，喜底是她底情人在美國用很短的時間，能夠考上那麼難的博士。

她又問，『您寫底論文是什麼題目？』

『凡是博士論文都是很高深很專門的。太普通和太淺近的，不說寫，把題目一提出來，就通不過。近年來關於中國文化底論文很時興，西方人厭棄他們底文化，想得些中國文化去調和調和。我寫底是一篇麻雀牌與中國文化。這題目重要極了。我要把麻雀牌在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地位介紹出來。我從中國經書裏引出很多的證明，如詩經裏「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底「雀」便是麻雀牌底「雀」。為什麼呢？真的雀那裏會有角呢？一定是麻雀牌才有八隻角呀。「穿我屋」表示當時麻雀很流行，幾乎家家都穿到底意思。可見那時候底生活很豐裕，像現在的美國一樣。這個鐵證，無論那一個學者都不能推翻。又如「索子」本是「竹子」，寧波音讀「竹」爲「索」，也是我考證出來底。還有一個理論是麻雀牌底名字是從「一竹」得來底。做牌底人把「一竹」雕成一隻鳥底樣子，沒有學問底人便叫它做「麻雀」，其實是一隻

鳳，取「鳴鳳在竹」底意思。這個理論與我剛才說底雀也不衝突，因為鳳凰是貴族的，到了做那首詩底時代，已經民衆化了，變爲小家雀了。此外還有許多別人沒曾考證過底理論，我都寫在論文裏。您若喜歡唸，我明天就送一本過來獻獻醜，請您指教指教。我寫底可是英文。我爲那論文花了一千多塊美金。您看要外國得個博士多難呀，又得花時間，又得花精神，又得花很多的金錢。」

何小姐聽他說得天花亂墜，也不能評判他說底到底是對不對，只一味底稱讚他有學問。她站起來，說，「時候快到了，請你且等一等，我到屋裏裝飾一下就與你一同去。我還要介紹一位甜人給你。我想你一定會很喜歡她。」她說着便自出去了。吳博士心裏直盼着要認識那人。

她回到自己屋裏，見黃小姐張皇地從她底床邊走近前來。

「你放什麼在我床裏啦？」何小姐問。

「沒什麼。」

「我不信。」何小姐一面說一面走近牀邊去翻她底枕頭。她搜出一捲筒底郵件，指着黃小姐說，「你還搗鬼！」

黃小姐笑說，「這是剛才外頭送進來底。所以把它藏在你底枕底，等你今天晚上回來，可以得到意外底喜歡。我想那一定是你底甜心寄來底。」

『也許是他寄來底吧。』他說着，一面打開那卷子。原來是一張文憑。她非常地喜歡，對着她底朋友說，『你瞧，他底博士文憑都寄來給我了！多麼好看底一張文憑呀，羊皮做底咧！』

她們一同看着上面底文字和金印。她底朋友拿起空筒子在那裏摩挲着，顯出是很羨慕底樣子。

何小姐說，『那邊那個人也是一個博士呀，你何必那麼羨慕我底呢？』

她底朋友不好意思，低着頭儘管看那空筒子。

黃小姐忽然說，『你瞧，還有一封信呢！』她把信取出來，遞給何小姐。

何小姐把信拆開，唸着：

『最親愛底何小姐，

我底目的達到，你底目的也達到了。現在我把這一張博士文憑寄給你。我底論文是油炸膾與燒餅底成分。這題目本來不難，然而在這學校裏前幾年有一位中國學生寫了一篇北京松花底成分也得着博士學位；所以外國博士到底是不難得。論文也不必選很艱難的問題。

我寫這論文底原故都是爲你，爲得你底愛，現在你底愛教我在短期間得到，我底目的已達到了。你別想我是出洋念書，其實我是出洋爭口氣。我並不是沒有本領，不出洋本來也可以，無奈迫於你底要求，若不出來，倒顯得我沒有本領，並且還要冒個「窮鬼」底名字。現在洋也

出過了，博士也很容易地得到了，這口氣也爭了，我底生活也可以了結了。我不是不愛你，但我愛底是性情，你愛底是功名；我愛底是內心，你愛底是外形，對象不同，而愛則一。然而你要知道人類所以和別的動物不同底地方是在戀愛底事情上，失戀固然可以教他自殺，得戀也可以教他自殺。禽獸會因失戀而自殺，却不會在承領得意的戀愛滋味底時候去自殺，所以和人類不同。

別了，這張文憑就是對於我底紀念品，請你收起來。無盡情意，筆不能宣，萬祈原宥。

你所知底男子。」

「呀！他死了！」何小姐念完信，眼淚直流，她不曉得要怎辦才好。

她底朋友拿起信來看，也不覺得傷心起來，但還勉強勸慰她說，「他不致於死底，這信裏也沒說他要自殺，不過發了一片牢騷而已。他是恐嚇你底，不要緊，過幾天，他一定再有信來。」

她還哭着，鐘已經打了七下，便對她底朋友說，「今天晚上底跳舞會，我懶得去了。我教表哥介紹你給吳先生吧。你們三個人去得啦。」

她教人去請表少爺。表少爺却以為表妹要在客廳裏看他所扮底時裝，便搖擺着進來。

吳博士看見他打扮得很時髦，臉模很像何小姐。心裏想這莫不是何小姐所要介紹底那一位。他不由得進前幾步深深地鞠了一躬，問，「這位是……？」

輔仁見表妹不在，也不好意思。但見他這樣誠懇，不由得到客廳門口底長棹上取了一張名片進來遞給他。

他接過去，一看是「前清監生，民國特科俊士，美國烏約克柯藍卑阿大學特贈博士，前北京政府特派調查歐美實業專使隨員，甄輔仁。」

「久仰，久仰。」

「對不住，我是要去赴化裝跳舞會底，所以扮出這個怪樣來，取笑，取笑。」

「豈敢，豈敢。美得很。」

三 街頭巷尾之倫理

在這城市裏，雞聲早已斷絕，破曉底聲音，有時是駱駝底鈴鐺，有時是大車底輪子。那一早晨，胡同裏還沒有多少行人，道上底灰土蒙着一層青霜，騾車過處，便印上蹄痕和輪跡。那車上滿載着塊煤，若不是加上車夫底鞭子，合着小驢和大騾底力量，也不容易拉得動。有人說，做牲口也別做北方底牲口，一年有大半年吃底是乾草，沒有歇底時候，有一千斤底力量，主人最少總要它拉夠一千五百斤，稍一停頓，便連鞭帶罵，這城底人對於牲口好像還沒有想到什麼道德的關係，沒有待遇牲口底法律，也沒有保護牲口底會社，騾子正在一步一步使勁拉那重載的煤車，不提防蹣了一蹄柿子皮，把它滑倒，車夫不問情由揮起長鞭，沒頭沒臉地亂鞭，嘴裏不斷地罵它底娘，它底姊妹。在這一點上，車夫和他底牲口好像又有了人倫的關係。騾子喘了一會氣，也沒告饒，掙扎起來，前頭那匹小驢幫着它，把那車慢慢地拉出胡同口去。

在南口那邊站着一個巡警。他看是個「街知事」，然而除掉捐項，指揮汽車，和跟洋車夫搗麻煩以外，一概的事情都不知。市政府辦了乞丐收容所，可是那位巡警看見教化子也沒請他到所裏去住。那一頭來了一個瞎子，一手扶着小木桿，一手提着破柳罐，一見便知到他也是屬於無產階級底一種人，或者也可以說他屬於毀產階級。他一步一步蹣到巡警跟前，後面一輛汽

車遠遠地響着喇叭，嚇得他急要躲避，不湊巧撞在巡警身上。

巡警罵他說：「你這東西又聾又瞎，汽車快來了，還不快往胡同裏躲。」幸而他沒把手裏那枝「尙方警棍」加在瞎子頭上，只揮着棍子叫汽車開過去。

瞎子進了胡同口，沿着牆邊慢慢地走。那邊來了一羣狗，大概是追母狗底。它們一面吠，一面咬，衝到瞎子這邊來。他底拐棍在無意中碰着一隻張牙裂嘴底公狗，被它在腿上咬了一口。他摩摩大腿，低聲罵了一句，又往前走。

「你這小子，可教我找着了。」從胡同底那邊迎面來了一個人，遠遠地向着瞎子這樣說。那人底身材雖不魁梧，可也比得胡同口街知事。據說他也是個老大爺身份，在家裏創掉龜王爺，就數他大，因為他有很多下輩供養他。住在鬼門關附近，有幾個子姪，還有兒媳婦和孫子。有一個兒子專在人馬雜沓底地方做扒手。有一個兒子專在娛樂場或戲院外頭假裝尋親不遇，求幫於人。一個兒媳婦帶着孫子在街上檢煤渣，有時也會利用孩子偷街上小攤底東西。這瞎子，他底姪兒，却用「可憐我瞎子……」這套話來生利。他們照例都得把所得底財物奉給這位家長受用，若有怠慢，他便要和別人一樣，拿出一條倫常底大道理來譴責他們。

瞎子已經兩天沒回家了。他驀然聽見叔叔罵他底聲音，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叔叔走過來，拉着他底幣臂，說，「你這小子，往那裏跑？」瞎子還沒回答，他順手便給他一拳。

瞎子啣了一聲，哀求他叔叔說，「叔叔別打，我昨天一天還沒吃底，要不着，不敢回

家。」

叔叔也用了罵別人底媽媽和姊姊底話來罵他底姪子。他一面罵，一面打，把瞎子推倒，拳脚交加。瞎子正坐在方才教騾子滑倒底那幾個爛柿子皮底地方。破柳籬也擰了，掉出幾個銅元，和一塊乾麵包頭。

叔叔說：『你還撒謊？這不是銅子？這不是饅頭？你有剩下底，還說昨天一天沒吃，真是該挨底東西。』他罵着，又連踢帶打了一會。

瞎子想是個忠厚人，也不會抵抗，只會求饒。

路東五號底門開了。一個中年的女人拿着藥罐子到街心，把藥渣子倒了。她想着叫往來底人把吃那藥底人底病帶走，好像只要她底病人好了，叫別人病了千萬個也不要緊。她提着藥罐，站在街門口看那人打他底瞎眼姪兒。

路西八號底門也開了。一個十三四歲底黃臉丫頭，提着髒水桶，望街上便潑。她潑完，也站在大門口瞧熱鬧。

路東九號出來幾個人，路西七號也出來幾個人，不一會，滿胡同兩邊都站着瞧熱鬧底人們。大概同情心不是先天的本能，若不然，他們當中怎麼沒有一個人走來把那人勸開？難道看那瞎子在地上呻吟，無力抵抗，和那叔叔凶狠惡煞底樣子，夠不上動他們底惻隱之心麼？

瞎子嚷着救命，至終沒人上前去救他。叔叔見有許多人在兩旁看他教訓着壞子弟，便乘機

演說幾句。這是一個演說時代，所以「諸色人等」都能演說。叔叔把他底姪兒怎樣不孝順，得到錢自己花，有好東西自己吃底罪狀都佈露出來。他好像理會衆人以他所做底爲合理，便又將姪兒惡打一頓。

瞎子底枯眼是沒有淚流出來底，只能從他底號聲理會他底痛楚。他一面告饒，一面伸手去摸他底拐棍。叔叔快把拐棍從地上檢起來，就用來打他。棍落在他底背上發出一種霍霍底聲音，顯得他全身都是骨頭。叔叔說：「好，你想逃？你逃到那裏去？」說完，又使勁底打。

街坊也發議論了。有些說該打，有些說該死，有些說可憐，有些說可惡。可是誰也不願意管閒事，更不願意管別人底家事，所以只靜靜地站在一邊，像「觀禮」一樣。

叔叔打夠了，把地下兩個大銅子檢起來，問他，「你這些子兒都是從那裏來底？還說？」瞎子那些銅子是剛在大街上要來底，但也不敢申辯，由着他叔叔拿走。

胡同口底大街上，忽然過了一大隊軍警。聽說早晨司令部要鎗斃匪犯。胡同裏方才站着瞧熱鬧底人們，因此也衝到熱鬧底胡同去。他們看見大車上綁着底人。那人高聲演說，說他是真好漢，不怕打，不怕殺，更不怕那班臨陣撈錢底丘八。圍觀底人，也像開國民大會一樣，有喝采底，也有拍手底。那人越發高興，唱幾句失街亭，說東道西，一任騾子慢慢地拉着他走。車過去了，還有很多人跟着，爲底是要聽些新鮮的事情。文明程度越低的社會，對於遊街示衆，法場處死，家小拌嘴，怨敵打架等事情，都很感得興趣，總要在傍助威，像文明程度高的人們

在戲院，講堂，體育場裏助威和喝采一樣。說「文明程度低」一定有人反對，不如說「古風淳厚」較爲堂皇些。

胡同裏底人，都到大街上看熱鬧去了。這裏，瞎子從地下爬起來，全身都是傷痕。巡警走來說他一聲「活該」！

他沒說什麼。

那邊來了一個女人，帶着深藍眼鏡，穿着淡紅旗袍，頭髮燙得像石獅子一樣。從跟隨在她後面那位拖着孩子底灰色衣帽人看來，知道她是個軍人底眷屬。抱小孩底大兵，在地下檢了一個大子。那原是方才從破柳罐裏掙出來底。他看見瞎子坐在道邊呻吟，就把檢得底銅子扔給他。

「您積德修好嘞！我給您磕頭啦！」是瞎子謝他底話。

他在這一個大子底恩惠以外，還把道上底一大塊麵包頭踢到瞎子跟前，說，「這地上有你吃底東西。」他頭也不回洋洋地隨着他底女司令走了。

瞎子在那裏摩着塊乾麵包，正拿在手裏，方才咬他底那隻餓狗來到，又把它搶走了。街知事站在他底崗位，望着他說，「瞧，活該！」

四 法眼

『前幾個月這城曾經關閉過十幾天，聽說是反革命軍與正革命軍開仗底緣故。兩軍底旗號是一樣的，實力是一樣的，宗旨是一樣的，甚至黨綱也是一樣的。不過，爲什麼打起來？雙方都說是爲國，爲民，爲人道，爲正義，爲和平……爲種種說不出來的美善理想，所以打仗底目的也是一樣！但是，依據什麼思想家底考察，說是「紅馬」和「白狗」在裏頭作怪。思想家說，「馬」是「馬克思」，或是馬克思主義底走馬，「紅」就是我們所知道底「紅」；「狗」自然是「狗必多」，或是什麼資本，帝國主義底走狗，「白」也是我們所常知道底「白」。

『白狗和紅馬打起來，可苦了城裏頭底「灰貓」！灰貓者誰？不在前線底誰都不是！常人好像三條腿底灰貓，色彩不分明，身體又殘缺，生活自然不順，幸而遇見瞎眼耗子，他們還可以飽一頓天賜之糧；不幸而遇見那紅馬與白狗在他們底住宅裏拋炸彈，在他們底田地裏開濠溝，弄得他們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只能向天嚷着說：「真命什麼時候下來啊！」』

『這是誰說底呢？』

『這一段話好像是誰說過底，一下子記不清楚了。現在先不管它到底是那一方底革命是具有真正目的，據說在革命時代，凡能指揮兵士，或指導民衆，或利用民衆底暴力財力及其它

等等底人們底行爲都是正的，對的，因爲愚隨智和弱隨強是天演的公例。民衆既是三條腿底灰貓，物力心力自然不如紅馬和白狗，所以也得由着他們驅東使東，逐西便西，敢有一言，便是「反革命」。像我便是擔了反革命底罪名到這裏來底，其實我也不知道所反底是那一種革命，不過我爲不主張那毀家滅宅底民死主義而寫了一篇論文罷了。」

這是在一個離城不遠底新式監獄裏兩個青年囚犯當着獄卒不在面前底時候隔着鐵門底對話。看他們底樣子，好像是新近被宣告有反動行爲判處徒刑底兩個大學生。罪本不重，人又很斯文，所以獄卒也不很嚴厲地監視他們。但依法，他們是不許談話底。他們日間底勞工只是抄寫，所以比其餘的囚徒較爲安適。在回監底時候，他們常偷偷地低談。獄卒看見了，有時也干涉了下，但不像對待別的囚徒用法權來制止他們。他們底囚號是九五四，一個是九五。

「你方才說這城關閉了十幾天是從那裏得來底消息？我有親戚在城裏，不曉得他們現在怎樣？」他說時，現出很憂慮的樣子。

九五四回答說，「今天獄吏叫我到病監裏去替一個進監不久卻病得很沉重底囚犯記錄些給親屬底遺言，這消息是從他聽來底。」

「那是一個什麼人？」九五四問。

「一個平常的農人罷。」

「犯了什麼事？」

九五四搖搖頭說，「這不是經濟問題？在監裏除掉一兩個像我們犯底糊塗罪名以外，誰不都是爲飲食和男女嗎？說來他底事情也很有趣。我且把從他和從別的獄卒聽來底事情慢慢地說給你聽吧。」

「這城關了十幾天，城裏底糧食已經不夠三天底用度，於是司令官不得不偷偷地把西門開了一會，放些難民出城，不然城裏不用外攻，便要內訌了。據他說，那天開城是在天未亮底時候，出城底人不許多帶東西，也不許聲張，更不許打着燈籠。城裏底人得着開城底消息，在前一晚上，已經有人抱着孩子，背着包袱，站在城門洞等着。好容易三更盼到四更，四更盼到五更，城門才開了半扇，這一開，不說脚步底聲音，就是喘氣底聲音也足以賽過飛機。不許聲張，成嗎？」

「天已經快亮了。天一亮，城門就要再關閉底。再一關閉，什麼時候會再開，天也不知道。因爲有這樣底顧慮，那班灰貓真得拚命地擠。他現在名字是「九九九」，我就管他叫「九九九」吧。原來「九九九」也是一隻逃難底灰貓，他也跟着人家擠。他胸前是一個女人，雙手高舉着一個包袱。他背後又是黑壓壓底一大羣。誰也看不清是誰，誰也聽不清誰底聲音。爲丟東西而哭底，更不能遵守那靜默底命令，所以在黑暗中，只聽見許多悲慘的嚷聲。」

「他前頭那女人忽然回頭把包袱遞給他說，「大嫂，你先給我拿着吧，我底孩子教人擠下

去了。」他好容易伸出手來，接着包袱，只聽見那女人連哭帶嚷說，「別擠啦！擠死人啦！我底孩子在底下哪！別擠啦！踩死人啦！」人們還是沒見，照樣地向前擠，擠來擠去，那女人底哭聲也沒有了，她底影兒也不見了。九九九頂着兩個包袱，自己底脚不自由地向着抵抗力最弱的前方進步，好容易才出了城。

「他手裏提着一個別人底和一個自己底包袱，站在橋頭衆人必經之地守望着。但交給誰呢？他又不認得。等到天亮，至終沒有女人來問他要那個包袱。」

「城門依然關閉了，作戰底形勢忽然緊張起來，飛機底聲音震動遠近。他慢慢走，直到看見黨飛機底炸彈遠遠掉在城裏底黨旗台上爆炸了，才不得不拚命地逃。他在歧途上，四顧茫茫，耳目所觸都是炮烟彈響；也不曉得要往那裏去。還是照着原先的主意回本村去吧。他說他也三四年沒回家，家裏也三四年沒信了。」

「他背着別人底包袱像是自己底一樣，惟恐兵或匪要來充主人硬領回去。一路上小心，走了一天多才到家。但他底村連年鬧底都是兵來匪去，匪來兵去這一套「出將入相」底戲文。家呢？只是一片瓦礫場，認不出來了。田地呢？一溝一溝底水，由戰壕一變而爲運糧河了。妻子呢。不見了！可是村裏還剩下斷垣裂壁底三兩家和枯枝零落幾棵樹，連老鴉也不在上頭歇了。他正在張望徘徊底時候，一個好些年沒見面底老婆婆從一間破房子出來。老婆婆是他底堂大媽，對他說他女人前年把田地賣了幾百塊錢帶着孩子往城裏找他去了。據他大媽說賣田地是他媳婦

接到他底信說要在城裏開小買賣，敬他賣了，全家搬到城裏住。他這才知道他妻子兩年來也許就與他同住在一個城裏。心裏只詫異着，因為他並沒寫信回來敬賣田，其中必定另有原故。他盤究了一兩句，老婆婆也說不清，於是他便找一個僻靜的地方，打開包袱一看，三件女衣兩條褲子，四五身孩子衣服；還有一本小摺子兩百塊現洋，和一包銀票同包在一條小手巾裏着。「有錢！天賜底呀！」他這樣想。但他想起前幾天晚間在城門洞接到包袱時發底光景，又想着這恐怕是孤兒寡婦底錢吧。估爲己有，恐怕有點不對，但若不估爲己有，又當交給誰呢？想來想去，拿起小摺子翻開一看，一個字也認不得。村裏兩三家人都沒有一個人認得字。他想那定是天賜底了，也許是因爲妻子把他底產業和孩子帶走，跟着別的男人過活去了，天才賜這一注橫財來幫補幫補。「得，我未負人，人却負我」，他心裏自然會這樣想。他想着也許老天爺爲憐憫他，再送一份財禮給他，教他另娶吧。他在村裏住了幾天，聽人說城裏已經平復，便想着再回到城裏去。

「城已經被攻破了，前半個月那種恐慌漸漸地被人忘却。九九九本來是在一個公館裏當園丁，這次回來，主人已經回籍，目前不能找到相當的事，便在一家小客棧住下。」

「慣於無中生有的便衣偵探最注意底是小客棧，下處，酒樓等等地方。他們不管好歹，凡是住棧房底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有盤查底必要。九九九在自己屋裏把包袱裏底小手巾打開，拿出摺子來翻翻，還是看不懂。放下摺子，拿起現洋和鈔票一五一十這樣地數着，一共數了一

千二百多塊錢。這個他可認識，不由得心裏高興，幾乎要嘔出來。他底錢都是進一個出一個底，那裏禁得起發這一注橫財。他搗了一把銀子和一疊鈔票望口袋裏塞，想着先到街上吃一頓好館子。有一千多塊錢，還捨不得吃嗎？得，吃飽了再說。反正有錢，就是妻子跟人跑了也不要緊。他想着大吃一頓可以消滅他過去的憂鬱，可以發揚他新得的高興。他正在把銀子包在包袱裏預備出門底時候，可巧被那眼睛比蒼蠅還多底便衣偵探瞥見了。他開始被人注意，自己却不知道。

「九九九先到估衣鋪，買了一件很漂亮的青布大衫罩在他底破棉襖上頭。他平時聽人說同心樓是城裏頂闊的飯莊，連外國人也常到那裏去吃飯，不用細想，自然是到那裏去吃一頓飽，也可以藉此見見世面。他僱一輛車到同心樓去。他問夥計頂貴的，菜是什麼。夥計以為他是打哈哈，信口便說十八塊底燕窩，十四塊底魚翅，二十塊底熊掌，十六塊底鮑魚，……說得天花亂墜。他只懂得燕窩魚翅是貴菜，所以對夥計說，「不管是燕窩，是魚翅，是鮑魚，是銀耳，你只給做四盤一湯頂貴的菜來下酒。」頂貴的菜，現時得不了，您哪。您要，先放下定錢，今晚上來吃罷。現在隨便吃吃得啦。」夥計這樣說。「好罷。你要多少定錢？」他一面說一面把一疊鈔票掏出來。夥計給他一算，說「要吃頂好的四盤一湯合算起來就得花五十三塊，您哪。多少位？」他說一句「只我一個人！」便拿了六張十圓鈔票交給夥計，另外點了些菜吃。那頭一頓就吃了十幾塊錢，已經撐得他飽飽地。肚子裏一向少吃油膩，加以多吃，自是不好

過。回到客棧，躺了好幾點鐘，肚子裏頭怪難受，想着晚上不去吃罷，錢又已經付了，五十三塊可不是少數，還是去罷。

「吃了兩頓貴菜，可一連瀉了好幾天。他吃病了。最初捨不得花錢，找那個大夫也沒把他治好。後來進了一個小醫院，在那裏頭又住了四五天。他正躺在床上後悔，門便被人推開了。進來兩個巡警，一個問「你是汪綬嗎？」「是。」他毫不驚惶地回答。一個巡警說，「就是他，不錯，把他帶走再說吧。」他們不由分說，七手八腳，給那病人一個五花大綁，好像要押赴刑場似的，傍人都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也不便打聽，看着他們把他扶上車一直地去了。

「由發橫財底汪綬一變而為現在的九九九底關鍵就在最後底那一番。他已經在不同的衙門被審過好幾次，最後連賊帶證被送到地方法院刑庭裏。在判他有罪底最後一庭，推事問他錢是不是他底，或是他搶來底。他還說是他底。推事問「既是你底，一共有多少錢？」他回答「共有一千多。又問「怎樣得底那麼些錢？你不過是個種園子的？」

「種地底錢積下來底。」他這樣回答。推事問「這摺子是你底嗎？」他見又問起那摺子，再也不能撒謊了，他只靜默着。推事說「憑這摺子就可以斷定不是你底錢摺子是姓汪底倒不錯，可不是叫汪綬。你老實說罷。」他不能再瞞了，他本來不曉得欺瞞，因為他覺得他並沒搶人，也沒騙人，不過叫最初審底問官給他打怕了，他只能定是他自己底，或是搶人家底，若說是檢底或人家給底話，當然還要挨打。他曾一度自認是搶來底。幸而官廳沒把他馬上就槍斃，也許是

因爲沒有事主出來證明罷。推事也疑惑他不是搶來底，所以還不用強烈的話來逼迫他。後來倒是他自己說了真話。推事說「你受人底寄托，縱使物主不來問你要，也不能算爲你自己底。」
「那麼我當交給誰呢？放在路邊嗎？交給別人嗎？物主只有一個，他既不來取回去，我自然得拿着。錢在我手裏那麼久，既然沒有人來要，豈不是一注天財嗎？」推事說，「你應當交給巡警。」他沉思了一會，便回答說，「爲什麼要交給巡警呢？巡警也不是物主呀。」

九五一點頭說，「可不是！他又沒受過公民教育，也不知道什麼叫法律。現在的法律是做效羅馬法爲基礎底西洋法律，用來治我們這班久經浸潤於人情世道底中國人，那豈不是頂滑稽的事嗎？依我們底人情和道理說來，拾金不昧固然是美德，然而要一個衣食不豐，生活不裕，知識不足底常人來做，到底很勉強。郭巨掘地得金，並沒看見他去報官，除袁子才以外，人都讚他是行孝之報。九九九並不是沒等，等到不得不離開那城底時候才離開，已算是賢而又賢的人了，何況他回家又遇見那家散人亡底慘事。手裏所有底錢財自然可以使他因安慰而想到是天所賞賜。也許他曾想過這老天爺藉着那婦人底手交給他底。」

九五四說，「他自是這樣想。但是他還沒理會『竊鈞者誅，竊國者侯』這句格言在革命時代有時還可以應用得着。在無論什麼時候，凡有統治與被治兩種階級底社會，就許大掠不許小掠，許大竊不許小竊，許大取不許小取。他沒能力行大取，却來一下小取，可就活該了。推事判他一個侵佔罪，因爲情有可原，處他三年零六個月徒刑，贓物牌示候領。這就是九九九到

這裏來底原委。」

九五問，「他來多久了？」

「有兩個星期了罷。剛來底時候，還沒病得這麼厲害。管他底獄卒以為他偷懶，強迫他做苦工。不到一個星期就不成了，不得已才把他送到病監去。」

九五發出同情底聲音低低地說，「咳，他們每以為初進監底囚犯都是偷懶裝病底，這次可辦錯了。難道他們辦錯事，就沒有罪嗎？哼！」

九五四還要往下說，驀然看見獄卒底影兒，便低聲說，「再談罷，獄卒來了。」他們各人坐在囚床上，各自裝做看善書底樣子。一會，封了門，他們都得依法安睡。除掉從監外底墳堆送來繼續的蟋蟀聲音以外，在監裏，只見獄裏底還卒走來走去，一切都靜默了。

獄中底一個星期像過得很慢，可是九九九已於昨天晚上氣絕了。九五四在他死這前一天還被派去膳錄他入獄後底報告。那早晨獄卒把屍身驗完，便移到屍房去預備入殮，正在忙底時候，一個女人連嚷帶哭地說要找汪綬。獄卒說，「汪綬昨天晚上剛死掉，不能見了。」女人更哭得厲害，說汪綬是他的丈夫。典獄長恰巧出來，問明情由，便命人帶他到辦公室去細問她。

她說丈夫汪綬已經出門好幾年了。前年家裏鬧兵鬧匪，忽然接到汪綬底信，教把家產變賣同到城裏做小買賣。她於是賣得幾百塊錢，帶着一個兩歲底孩子到城裏來找他。不料來到城裏才知道被人暗算了，是同村底一個壞人想騙她出來，連人帶錢騙到關東去。好在她很機伶，到

城裏一見不是本夫，就要給那人過不去。那人因為騙不過，便逃走了。她在城裏，人面生疎，怎找也找不着她丈夫。有人說他當兵去了，有人說他死了，壞人才打那主意。因此她很失望地就去給人做針黹活計，洗衣服，慢慢也會用錢去放利息，又會加入有獎儲蓄會，給她得了幾百塊錢獎，總共算起來這本帶利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塊。往來底賬目都用她底孩子汪富兒底名字寫在摺子上頭。據她說前幾個月城裏鬧什喇鹽元帥和警元帥打仗，把城裏家底飯鍋幾乎都砸碎了。城關了好幾天，好不容易聽見要開城放人。她和同院住底王大嫂於是把錢都收回來，帶着孩子跟着人擠，打算先回村裏躲躲。不料城門非常擁擠，把孩子擠沒了。她急起來，不知把包袱交給了誰，心裏只記得是交給王大嫂。至終孩子也沒找着，王大嫂和包袱也丟了。城門再關底時候，他還留在門洞裏。到逃難底人們全被轟散了，她才看見地下血跡模糊，衣服破碎，那種悲慘情形，實在難以形容。被踹死底不止一個孩子，其餘老的幼的還有好些。地面上底巡警又不許人搶東西，到底她底孩子還有沒有命雖不得而知，看來多半也被踹死了。她至終留在城裏，身邊只剩幾十塊錢。好幾個星期過去，一點消息也沒有，急得她幾乎發狂。有一天，王大嫂回來了。她問要包袱。王大嫂說她們彼此早就擠散了，那裏見她底包袱。兩個人爭辯了好些時，至終還是到法庭去求解決。法官自然把王大嫂押起來，等候證據充足，才宣告她底罪狀。可惜她底案件與汪綬底案件不是同一個法官審理底。她報底錢財數目是一千三百塊，把摺子底名字寫做汪扶爾。她也不曉得她丈夫已改名叫汪綬，只說他底小名叫大頭。這一來，弄得同時

審理底兩樁異名同事底案子湊不在一起。前天同院子一個在高等法院當小差使底男子把報上底法庭判辭和招領報告告訴她，她才知道當時恰巧包袱交給她丈夫。她一聽見這消息，立刻就到監裏。但是那天不是探望囚犯底日子，她怎樣央告，守門底獄卒也不理她。他們自然也不曉得這場冤枉事和她丈夫底病態，不通融辦理，也是應當的。可惜他永遠不知道那是他自己底錢哪！前天若能見着她，也許他就不會死了。

典獄長聽她分訴以後，也不禁長嘆了一聲。說，「你們都是很可憐的。現在他已經死了，你就到法院去把錢領回去吧。法官並沒冤枉他。我們辦事是依法據理底，就是據情也不會想到是他自己妻子交給他底包袱。你去把錢領回來，除他用了一百幾十元以外，有了那麼些錢，還怕養你不活嗎？」典獄長用很多好話來安慰她，好容易把她勸過來。婦人要去看屍首，便即有人帶她去了。

典獄長轉過身來，看見公案上放着一封文書。拆開一看，原來是慶祝什麼戰勝特赦犯人底命令和名單，其中也有九五四和九五五底號頭。他伏在案上畫押，屋裏一時都靜默了。硯台上的水光反射在牆上掛着那幅西洋正義底女神底臉。門口站着一個聽差底獄卒，也靜靜地望着那蒙着眼睛一手持劍一手持秤底神像。監外墳堆裏偶然又送些斷續的蟲聲到屋裏來。

五 歸途

她坐在廳上一條板凳上頭，一手支頤，在那裏納悶。這是一家傭工介紹所。已經過了糖瓜祭竈底日子，所有候工底女人們都已回家了，惟獨她在介紹所裏借住了二十幾天，沒有人屢她，反欠下媒婆王姥姥十幾吊錢。姥姥從街上回來，她還坐在那裏，動也不動一下，好像不會底樣子。

王姥姥走到廳上，把買來底年貨放在桌上，一面把她底圍脖取下來，然後坐下，喘幾口氣。她對那女人說，『我說，大嫂，後天就是年初一，個人得打個人底主意了。你打算怎辦呢？你可不能在我這兒過年，我想你還是先回老家，等過了元宵再來罷。』

她驀然聽見王姥姥這些話，全身直像被冷水澆過一樣，話也說不出來。停了半晌，眼眶一紅，纔說，『我還該你底錢哪。我身邊一個大也沒有，怎能回家呢？若不然，誰不想回家？我已經十一二年沒回家了。我出門底時候，我底大姪兒才五歲，這麼些年沒見面，她爹死，她也不知道，論理我早就該回家看看。無奈……』她底喉嚨受不了傷心底衝激，至終不能把她底話說完，只把淚和涕來補足她所要表示底意思。

王姥姥雖想攢她，只爲十幾吊錢底債權關係，怕她一去不回頭，所以也不十分壓迫她。她

到裏間，把身子倒在冷炕上頭，繼續地流她底苦淚。淨哭是成底，她總得想法子。她爬起來，在炕邊擊過小包袱來，打開，翻翻那幾件破衣服。在前幾年，當她隨着丈夫在河南一個地方底營盤當差底時候，也曾有過好幾件皮襖。自從編遣底命令一下，凡是受編遣底就得爲他底職業拚命。她底丈夫在鄭州那一仗，也隨着那位總指揮亡於陣上。敗軍底眷屬在逃亡底時候自然不能多帶行李。她好容易把些少細軟帶在身邊，日子就靠着零營盤賣這樣過去。現在她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當日丈夫所用底一把小手鎗和兩顆鎗子。許久她就想着把它賣出去，只是得不到相當的人來買。此外還有丈夫剩下底一件軍裝大氅和一頂三塊瓦式底破皮帽。那大氅也就是她底被窩，在嚴寒時節，一刻也離不了它。她自然不敢教人看見她有一把小手鎗，拏出來看一會，趕快地又藏在那件破大氅底口袋裏頭。小包袱裏只剩下幾件破衣服，賣也賣不得，吃也吃不得。她嘆了一聲，把它們包好，仍舊支着下巴顎納悶。

黃昏到了，她還坐在那冷屋裏頭。王姥姥正在明間做晚飯，忽然門外來了一個男人。看他穿底那件鑲紅邊底藍大褂，可以知道他是附近一所公寓底聽差。那人進了屋裏，對王姥姥說，『今晚九點左右去一個。』

『誰要呀？』王姥姥問。

『陳科長。』那人回答。

『那麼，還是找鸞喜去罷。』

『誰都成，可別誤了。』他說着，就出門去了。

她在屋裏聽見外邊要一個人，心裏暗喜說，天爺到底不絕人底生路，在這時期還留給他一個吃飯底機會。她走出來，對王姥姥說，『姥姥，讓我去罷。』

『你那兒成呀？』王姥姥冷笑着回答她。

『爲什麼不成呀？』

『你還不明白嗎？人家要上炕底。』

『怎樣上炕呢？』

『說是呢！你一點也不明白！』王姥姥笑着在她底耳邊如此如彼解釋了些話語，然後說，『你就更，也沒有好衣服穿呀。就使有好衣服穿，你也得想想你底年紀。』

她很失望地走回屋裏。拏起她那缺角底鏡子到窗邊自己照着。可不是！她底兩鬢已顯出很多白髮，不用說額上底縐紋，就是額骨也突出來像懸崖一樣了。她不過是四十二、三歲人，在外面隨軍，被風霜磨盡她底容光；黑滑的鬚髻早已剪掉，剩下底只有滿頭短亂的頭髮。剪髮在這地方只是太太，少奶，小姐們底時裝，她雖然也當過使喚人底太太，可是要給人傭工，這樣的裝扮就很合式。這也許是她找不着主底緣故罷。

王姥姥吃完晚飯就出門找人去了。姥姥那套咬耳朵底話倒啓示了她一個新意見。她拏着那條凍成一片薄板樣底面布到明間白爐子上坐着那盆熱水燙了一下。她回到屋裏，把自己底臉勻

勻地擦了一回，瘦臉果然白淨了許多。她打開炕邊一個小木匣，拏起一把缺齒底木梳，攏攏頭髮。粉也沒了，只剩下些少填滿了匣子底四個犄角。她拏出匣子裏底東西，用一根簪子把那些不很白的剝粉剔下來，倒手上，然後望臉上抹。果然還有三分姿色，她底心略爲開了。她出門口去偷偷地把人家剛貼上底春聯撕了一塊；又到明間把燈罩積着底煤烟刮下來。她蘸濕了紅紙來塗兩腮和嘴唇；用煤煙和着一些頭油把兩鬢和眼眉都塗黑了。這一來，已有了六七分姿色。心裏想着她滿可以做「上炕」底活。

王姥姥回來了。她趕緊迎出來，問她，她好不好看。王姥姥大笑說，「這不是老妖精出現麼！」

「難看麼？」

難看倒不難看，可是我得找一個五六十歲底人來配你。那兒找？去就使有老頭兒，多半也是要大姑娘底。我勸你死心罷，你就是到下處去，也沒人要。」

她很失望地又回到屋裏來，兩行熱淚直滾出來，滴在炕席上不久就凝結了。沒廉恥底事情，若不是爲饑寒所迫，誰願意幹呢？若不是年紀大一點，她自然也會做那生殖機能底買賣。

她披著那件破大氅，躺在炕上，左思右想，總得不着一個解決底方法。夜長夢短，她只睜着眼睛等天亮。

二十九那天早晨，她也沒吃什麼，把她丈夫留下底那頂破皮帽戴上，又穿上那件大氅，乍一看來，可像一個中年男子。她對王姥姥說，『無論如何，我今天總得想個法子得一點錢來還你。我還有一兩件東西可以當當。出去一下就回來。』王姥姥也沒盤問她要當底是什麼東西，就滿口答應了她。

她到大街上一間當舖去，問夥計說，『我有一件軍裝，您櫃上當不當呀？』

『什麼軍裝？』

『新式的小手鎗。』她說時從口袋裏掏出那把手鎗來。掌櫃底看見她掏鎗，嚇得趕緊望櫃下躲。她說，『別怕，我是一個女人，這是我丈夫留下底，明天是年初一，我又等錢使，您就當周全我，當幾塊錢使使罷。』

夥計和掌櫃底看她並不像強盜，接過手鎗來看看。他們在鐵櫃裏唧唧咕咕地商議了一會。最後由掌櫃底把鎗交回她，說，『這東西櫃上可不敢當。現在四城底軍警查得嚴，萬一教他們知道了，我們還要擔干係。你拿回去罷。你擎着這個，可得小心。』掌櫃底人是個好人，纔肯這樣地告訴她，不然他早已按警鈴叫巡警了。無論她怎樣求，這買賣櫃上總不敢做。她沒奈何只得垂着頭出來。幸而她旁邊沒有暗探和別人，所以沒有人注意。

她從一條街走過一條街，進過好幾家當舖也沒有當成。他也有一點害怕了。一件危險的軍器藏在口袋裏，當又當不出去，萬一給人知道，可了不得。但是沒錢，怎好意思回到介紹所

去見王姥姥呢？她一面走一面想，最後決心地說，不如先回家再說罷。她底村莊只離西直門四十里地，走路半天就可以到。她到西四牌樓，還進過一家當舖，還是當不出去，不由得帶着失望出了西直門。

她走到高亮橋上，站了一會。在北京，人都知道有兩道橋是窮人底去路，犯法底到天橋去，活膩了底到高亮橋來。那時正午剛過，天本來就陰開，間中又飄了些雪花。橋底水都凍了。在河當中，流水隱約地在薄冰底下流着。她想着，不站了罷，還是望前走好些。她有了主意，因為她想起那十二年未見面底大妞兒現在已到出門底時候了，不如回家替她找個主兒，一來得些財禮，二來也省得累贅。一身無望礙，要往前走也方便些。自她丈夫被調到鄭州以後，兩年來就沒有信寄回鄉下。家裏底光景如何？女兒底前程怎樣？她自都曉得，可是她自打定了回家嫁女兒底主意以後，好像前途上又爲她露出一點光明，她於是帶着希望在向着家鄉底一條小路走着。

雪下大了。荒涼的小道上，只有她低着頭慢慢地走，心裏想着她底計畫。迎面來了一個青年婦人，好像是趕進城買年貨底。她戴着一頂寶藍色底帽子，帽上還安上一片孔雀翎；穿上一件桃色底長棉袍；腳底下穿着時式的紅繡鞋。這青年婦女從她身邊閃過去，招得她回直望着她。她心裏想，多麼漂亮的衣服呢，若是她底大妞兒有這樣一套衣服，那就是她底嫁粧了。然而她那裏有錢去置這樣時樣的衣服呢？她心裏自己問着，眼睛直盯在那女人底身上。那女人已

經離開她四五十步遠近，再拐一個灣就要看不見了。她看四圍一個人也沒有，想着不如搶了她底，帶回家給大妮兒做頭面。這個念頭一起來，使她不由回頭追上前去，用粗厲的聲音喝着，『大姑娘，站住，你那件衣服借我使使罷。』那女人回頭看見她手裏拿着鎗，恍惚是個軍人，早已害怕得話都說不出來；想要跑，腿又不聽使，她只得站住，問，『你要什麼？』

『我什麼都不要。快把衣服，帽子，鞋，都脫下來。身上有錢都得交出來，手鐲，戒指，耳環，都得交我，不然，我就打死你。快快，你若是不聽出來，我可不饒你。』

那女人看見四圍一個人也沒有，嚷出來又怕那強盜真個把她打死，不得已便照她所要求底一樣一樣交出來。她把衣服和財物一起捲起來，取下大篷底腰帶束上，往北飛跑。

那女人所有底一切東西都給剝光了，身上只剩下一套單衣褲。她坐在樹根上直打抖擻，差不多過了二十分鐘纔有一個騎驢底人從那道經過。女人見有人來，這纔嚷救命。驢兒停住了。那人下驢，看見她穿着一身單衣褲。問明因由，便仗着義氣說，『大嫂，你別傷心，我替你去把東西追回來。』他把自己披着底老羊皮筒脫下來扔給她，『你先披着這個罷，我騎着驢去追她，一會兒就回來。那強盜一定走得不很遠，我一會就回來，你放心吧。』他說着，鞭着小驢便望前跑。

她已經過了大鐘寺，氣喘喘地冒着雪在小道上竄。後面有人追來，直嚷，『站住，站住。』她回頭看看，理會是來追她底人，心理想着不得了，非與他拼命不可。她於是拿出小手

鎗來，指着他說，『別來，看我打死你。』她實在也不曉得要怎辦，姑且把鎗比仿着。驢上底人本來是趕脚底。他底年紀纔二十一二歲，血氣正強，看見她拿出鎗來，一點也不害怕，反說『瞧你，我沒見過這麼小的鎗。你是從市場裏底玩意鋪買來瞎嚇人，我纔不怕哪。你快把人家底東西交給我罷，不然，我就把你細上，送司令部，鎗斃你。』

她聽着一面望後退，但驢上底人節節迫近前，她正在底急時候，手指一舉，無情的鎗子正穿過那人底左胸，那人從驢背掉下來，一聲不響，軟軟地攤在地上。這是她第一次開鎗，也沒瞄準，怎麼就打中了！她幾乎不信那驢夫是死了，她覺得那鎗底響聲並不大，真像孩子們所玩底一樣，她慌得把鎗扔在地上，急急地走進前，摩那驢夫胸口，『呀了不得！』她驚慌地嚷出來，看着她底手滿都是血。

她用那驢夫衣角擦淨她底手，趕緊把驢拉過來，把剛纔搶得底東西夾上驢背，使勁一鞭，又望北飛跑。

一刻鐘又過去了。這裏坐在樹底下披着老羊皮底少婦直等著那驢夫回來。一個剃頭匠挑着擔子來到跟前。他也是從城裏來，要回家過年去。一看見路邊坐着底那個女人，便問，『你不是劉家底新娘子麼！怎麼大雪天坐在這裏？』女人對他說剛纔在這裏遇着強盜，把那強盜穿的什麼衣服，什麼樣子，一一地告訴了他。她又告訴他本是要到新街口去買些年貨，身邊有五塊現洋，都給搶走了。

這剃頭匠本是她鄰村底人，知道她新近纔做新娘子。她底婆婆欺負她外家沒人，過門不久便虐待她到不堪的地步。因為要過新年，纔許她穿戴上那套做新娘時底衣帽；交給她五塊錢，教她進城買東西。她把錢丟了，自然交不了差，所以剃頭匠便也仗着義氣，允許上前追盜去。他說，『你別着急，我去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說着，把擔放在女人身邊，飛跑着望北去了。

剃頭匠走到剛纔贖夫喪命底地方，看見地下躺着一個人。他俯着身子，搖一搖那屍體，驚惶地嚷着，『打死人了！鬧人命了！』他還是望前追，從田間底便道上趕上來一個巡警。郊外底巡警本來就很少見，這一次可碰巧了。巡警下了斜坡，看見地下死一個人，心裏斷定是前頭跑着底那人幹底事。他於是大聲喝着，『站住，往那裏跑呢，你？』

他驀然聽見有人在後面叫，回頭看是個巡警，就住了脚。巡警說，『你打死人，還望那裏跑？』

『不是我打死底。我是追強盜底。』

『你就是強盜，還追誰呀？得，跟我到派出所回話去。』巡警要把他帶走。他多方地分辯也不能教巡警相信他。

他說，『南邊還有一個大嫂在樹底下等着呢，我是剃頭匠，我底擔子還撩在那裏呢，你不信，跟我去看看。』

巡警不同他去追賊，反把他搵住，說，『你別廢話啦，你就是現行犯，我親眼看着，你還賴什麼？跟我走吧。』他一定要把剃頭底帶走。剃頭匠便求他說，『難道我空手就能打死人嗎？您當官明理，也可以知道我不是兇手。我又不搶他底東西，我爲什麼打死他呀？』

『哼，你空手？你不會把鎗扔掉底。我知道你們有什麼冤仇呢？反正你得到所裏分會去。』巡警忽然看見離屍體不遠處有一把浮現在雪上底小手鎗，於是進前去，用法繩把它拴起來，回頭向那人說，『這不就是你底鎗嗎？還有什麼可說麼？』他不容分辯，便把剃頭匠帶往西去。

這搶東西底女人，騎在驢上飛跑着，不覺過了清華園三四里地。她想着後面一定會有人來追，於是下了驢，使勁給它一鞭。空驢望北一直地跑，不一會就不見了，她抱着那捲贓物，上了斜坡，穿入那四圍滿是稠密的杆松底墓田裏。在墳堆後面歇着，她慢慢地打開那件桃色底長袍，看看那寶藍色孔雀翎帽，心裏想着若是給大妮兒穿上，必定是很時樣。她又拿起手鐲和戒指等物來看，雖是銀的，可是手工很好，決不是新打底。正在翻弄，忽然像威觸到什麼一樣，她盯着那銀鐲子，像是前見過底花樣。那不是她底嫁妝嗎？她越看越真，果然是她二十多年前出嫁時陪嫁底東西，因爲那鐲上有一個記號是她從前做下底。但是怎麼流落在那女人手上呢？這個疑問很容易使她想那女人莫不就是她底女兒。那東西自來就放在家裏，當時隨丈夫出門底時候，婆婆不讓多帶東西，公公喜歡熱鬧，把大妮兒留在身邊。不到幾年兩位老親相繼去世。

大妮兒由她底嬌嬌撫養着，纔有五六年底光景。

她越回想越着急。莫不是就搶了自己底大妮兒？這事她必要根究到底。她想着若帶回家去，萬一就是她女兒底東西，那又多麼難爲情。她本是爲女兒纔做這事來，自不能教女兒知道這段事情。想來想去，不如送回原來搶她底地方。

她又望南，緊緊地走。路上還是行人稀少，走到方纔打死底驢夫那裏，她底心驚跳得很厲害。那時雪下得很大，幾乎把屍首掩沒了一半。她想萬一有人來，認得她，又怎辦呢？想到這裏，又要回頭望北走。躊躇了許久，至終把她那件男裝大氅和皮帽子脫下來一起扔掉，回復她本來的面目，帶着那些東西望南邁步。

她原是要把東西放在樹下過一夜，希望等到明天，能夠遇見原主回來，再假說是從地下檢起來底。不料她剛到樹下，就見那青年的婦人還躺在那裏，身邊放着一件老羊皮，和一挑剃頭擔子，她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只想着這個可給她一個機會去認認那女人是不是她底大妮兒。她不顧一切把東西放在一邊，進前幾步，去搖那女人。那時天已經黑了，幸而雪光映着，還可以辨別遠近。她怎搖也不能把那女人搖醒，想着莫不是凍殞了。她檢起羊皮給她蓋上。當她底手摩到那女人底脖子底時候，觸着一樣東西，拏起來看，原來是一把剃刀。這可了不得，怎麼就抹了脖子啦！她抱着她底脖子也不願得害怕，從雪光中看見那副清秀的臉龐，雖然認不得，可有七八分像她初嫁時底模樣。她想起大妮兒底左脚有個駢趾，於是把那屍體底襪子除掉，就摩

着看。可不是！她放聲哭起來，「兒呀」，「命呀」，雜亂地喊着。人已死了，雖然夜裏沒有行人，也怕人聽見她哭，不由得把聲音止住。

東村西落底爆竹斷續地響，把這除夕在淒涼的情境中送掉。無聲的銀雪還是飛滿天地，老不停止。

第二天就是元旦，巡警領着檢察官從北來。他們驗過驢夫底屍，帶着那剃頭底來到樹下。巡警在昨晚就沒把剃頭匠放出來，也沒來過這裏，所以那女人用剃刀抹脖子底事情，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到樹底下，看見剃頭擔子還放在那裏，已被雪埋了一二寸。那邊一個四十多歲底女人攙着那剃頭匠所說被劫底新娘子。雪幾乎把她們埋沒了。巡警進前搖她們，發見兩個底脖子上都有刀痕。在積雪底下搜出一把剃刀。新娘子底桃色長袍仍舊穿得好好地；寶藍色孔雀翎帽仍舊戴着；紅繡鞋仍舊穿着。在不遠地方底雪堆裏，檢出一頂破皮帽，一件灰色底破大氅。一班在場底人們都莫明其妙，面面相覷，靜默了許久。

六 解放者

大碗居前底露店每坐滿了車夫和小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個時辰，連窗戶外也沒有一個空座。紹慈也不短到那裏去。他注意個個往來底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戶底下，他喝着豆粥抽着煙，眼睛不住地看着往來底行人，好像在偵察什麼案情一樣。

他原是武清底警察，因為辦事認真，局長把他薦到這城來試當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面龐，合度的身材，和聽他溫雅的言辭，就知道他過去底身世。有人說他是世家子弟，因為某種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當警察。站崗底生活，他已度過八九年，在這期間，把他本來的面目改變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底新任務，對於應做底偵察事情自然都要學習。

大碗居裏頭靠近窗戶底座，與外頭紹慈所佔底只隔一片紙窗。那裏對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喫，一面談，幾乎忘記了他們在什麼地方。因為街道上沒有什麼新鮮的事情，紹慈就轉過來偷聽窗戶裏頭底談話。他聽見那男子說：『世雄簡直沒當你是人。你原先爲什麼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說，『說來話長。我們是舊式婚姻，你不知道嗎？』他說，『我一向不知道你們底事，只聽世雄說他見過你一件男子所送底東西，知道你曾有過愛人；但你始終沒說出是誰。』

這談話引起了紹慈底注意。從那二位底聲音聽來，他覺得像是在什麼地方曾經認識底人。他

從紙上底小玻璃往裏偷看一下。原來那男子是隱武清不遠一個小鎮底大悲院的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却是縣立小學底教員。契默穿底是平常的藍布長袍；頭上沒戴什麼，雖露光頭，却也顯不出是個出家人底模樣。大概他一進城便當還俗吧。那女教員頭上梳着髻，頭，灰布袍子，雖不入時，倒還優雅。紹慈在縣城當差底時候常見着她，知道她底名字叫陳邦秀。她也常見紹慈在街上站崗，但沒有打過交涉，也不知道他底名字。

紹慈含着煙捲，聽他們說下去。只聽邦秀接着說，『不錯，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給底東西，不過他不是我底愛人。』她說時，微歎了一下。契默還往下問。她說，『那人已經不在了。他是我小時候底朋友，不，寧可說是我底恩人。今天已經講開，我索性就把原告告訴你。』

『我原是一個孤女，原籍廣東，那一縣可記不清了。在我七歲那年，被我底伯父賣給一個人家。女主人是個鴉片鬼，她睡底時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時又要我打煙泡，做點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頓毒打。那樣底生活過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曉得尋死，也不能夠求生，真是痛苦極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虧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爺，乘着她鴉片吸足在床，上兀睡底時候，把我帶到他老師陳老師那裏。我們一直就到輪船上，因為那時陳老師正要上京當小京官。陳老師本來知道我底來歷，任從方少爺怎樣請求，他總覺得不妥當，不敢應許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鑼，送客底人都紛紛下船，方少爺忙把一個小包遞給我，雜在人叢中下了船。陳老師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說到香港再打電報教人來帶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

家來電請陳老師收留我。

「陳老師陳師母和我三個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爺來信說加倍賠了人家底錢，還把我底身契寄了來。我感激到萬分，很盡心地伺候他們。他們兩年紀很大，還沒子女，覺得我很不錯，就把我底身契燒掉，認我做女兒。我進了幾年學堂，在家又有人教導，所以學業進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還沒畢業，武昌就起了革命。我們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廣東，知道那位方老爺在高州當知縣，因為辦事公正，當地底劣紳地痞很恨惡他。在革命風潮澎湃時，他們便樹起反正旗，藉着撲殺滿洲奴底名義，把方老爺當牛待遇，用繩穿着他底鼻子，身上掛着貪官污吏底罪狀，領着一家大小，游遍滿城底街市，然後把他們害死。」

紹慈聽到這裏，眼眶一紅，不覺淚珠亂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聽見或看見可憐的事情，常要掉淚。他盡力約束他底情感，還鎮定地聽下去。

契默像沒理會那慘事，還接下去問，「那方少爺也被害了麼？」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風潮稍微平定，我義父和我便去訪尋方家人底遺體，但都已被毀滅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爺原先給我拿包東西是幾件他穿過底衣服，預備給我在道上穿底。還有一個小繡花筆袋，帶着兩枝鉛筆。因為我小時看見鉛筆每覺得很新鮮，所以他送給我玩。衣服我已穿破了，惟獨那筆袋和鉛筆還留着，那就是世雄所疑惑底「愛人贈品」。

「我們住在廣州，義父沒事情做，義母在民國三年去世了。我那時在師範學校唸書。義父

因爲我已近成年，他自己也漸次老弱，急要給我擇婿。我當時雖不願意，只爲厚恩在身，不便說出一個「不」字。由於輾轉的介紹，世雄便成爲我底未婚夫。那時他在陸軍學校還沒有現在這樣荒唐，故此也沒覺得他底可惡。在師範學校底末一年，我義父也去世了。那時我感到人海茫茫，舉目無親，所以在畢業禮行過以後，隨着便行婚禮。」

「你們在初時一定過得很美滿了。」

「不過很短很短的時期以後就越來越不成了。我對於他，他對於我，都是半斤八兩，一樣地互相敷衍。」

「那還成嗎？天天換着這樣虛僞的生活。」

「他在軍隊裏，蠻性越發發展，有三言兩語不對勁，甚至動手動脚，打踢辱罵，無所不至。若不是因爲還有更重大的事業沒辦完底原故，好幾次我真想要了結了我自己底生命。幸而他常在軍隊裏，回家底時候不多。但他一回家，我便知道又是打敗仗逃回來了。他一向沒打勝仗：打惠州，做了逃兵；打韶州，做了逃兵；打南雄，又做了逃兵。他是臨財無不得，臨功無不居，臨陣無不逃底武人。後來，人都知道他底技術，軍官當不了，在家閒住着好些時候。那時我在黨裏已有些地位，他央求我介紹他，又很誠懇地要求同志們派他來做現在的事情。」

「看來他是一個投機家，對於現在的事業也未見得能忠實地做下去。」

「可不是嗎？只怪同志們都受他欺騙，把這麼重要的一個機關交在他手裏。我越來越覺得

他靠不住，時常曉以大義。所以大吵大鬧底戲劇，一個月得演好幾回。」

那和尚沉吟了一會，才說，「我這才明白。可是你們倆不和，對於我們事業底前途，難免不會發生障礙。」

她說，「請你放心。他那一方面，我不敢保。我呢？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事，決不像他那麼不負責任。」

紹慈聽到這裏，好像接觸了什麼，不知不覺間就站了起來。他本坐在長板凳底一頭，那一頭是另一個人坐着。站起來底時候，他忘記告訴那人預防着，猛然把那人擰倒在地上。他手拿着底茶杯也摔碎了，滿頭面都澆濕了。紹慈忙把那人扶起，賠了過失，張羅了一刻工夫。等到事情辦清以後，在大碗居裏頭談話底兩人，已不知去向。

他雖然很着急，却也無可奈何，仍舊坐下，從口袋裏取出那本用了二十多年底小冊子，寫了好些字在上頭。他那本小冊子實在不能叫做日記，只能叫做大事記。因為他有時距離好幾個月，也不寫一個字在上頭，有時一寫就是好幾頁。

在繁劇的公務中，紹慈又度過四五個星期底生活。他總沒忘掉那天在大碗居所聽見底事情，立定主意要去偵察一下。

那天一清早他便提着一個小包袱，向着沙鍋門那條路走。他走到三里河，正遇着一羣羊堵住去路，不由得站在一邊等着。羊羣過去了一會，來了一個人，抱着一隻小羊羔，一面跑，一

面罵前頭趕羊底夥計走得太快。紹慈想着那小羊羔必定是在道上新產生下來底。它底弱小可憐的聲音打動他底惻隱之心，便上前問那人買不賣。那人因為他給底價很高，也就賣給他，但告訴他沒哺過乳底小東西是養不活底，最好是宰來吃。紹慈說他有主意，抱着小羊羔，雇着一輛洋車拉他到大街上，買了一個奶瓶，一個熱水壺，和一匣代乳粉。他在車上，心裏回憶幼年時代與所認識底那個女孩子玩着一對小兔，他曾說過小羊更好玩。假如現在能夠見着她，一同和小羊羔玩，那就快活極了。他很開心，走過好幾條街，小羊羔不斷地在懷裏叫。經過一家飯館，他進去找一個座坐下，要了一壺開水，把乳粉和好，慢慢地餵它。他自己也覺得有一點餓，便要了幾張餅。他正在等着，隨手取了一張前幾天底報紙來看。在一個不重要的篇幅上，登載着女教員陳邦秀被捕，同黨底領袖在逃底新聞。匆忙地吃了東西，他便出城去了。

他到城外，雇了一匹牲口，把包袱揹在背上，兩手抱着小羊羔，急急地走。在驢鳴犬吠中經過許多村落。他心裏一會驚疑陳邦秀所犯底案，那在逃底領袖到底是誰；一會又想起早間在城門洞所見那羣羊被一隻老羊領導着一條死路去；一會又回憶他底幼年生活。他聽人說過沙嶺裏底狼羣出來獵食底時候，常有一隻體力超羣，經驗豐富的老狼領導着。為求食底原故，經驗少和體力弱底羣狼自然得跟着它。可見在生活中，都是依賴的份子，隨着一兩個領袖在那裏瞎跑，幸則生，不幸則死。生死多是不自立不自知底。狼底領袖是帶着羣狼去搶掠；羊底領袖是領着羣羊去送死。大概現在世間底領袖，總不能出乎這兩種以外吧！

不知不覺又到一條村外，紹慈下驢，進入柿子園裏。村道上那匹白驃昂着頭，好像望着那在長空變幻的薄雲。籬邊那隻黃狗閉着眼睛，好像吟味着那在蔓草中哀鳴的小蟲。樹上底柿子映着晚霞，顯得格外燦爛。紹慈底叫驢自在地向那草原上去找它底糧食。他自己却是一手抱着小羊羔，一手拿着乳瓶，在樹下坐着慢慢地餵。等到人畜底因乏都減輕了，他再騎上牲口離開那地方。頃刻間又走了十幾里路。那時夕陽還披在山頭，地上底人影却長得比無常鬼更爲可怕。

走到離縣城還有幾十里底那個小鎮，天已黑了。紹慈於是到他每常歇脚底大悲院去。大悲院原是鎮外一所私廟，不過好些年沒有和尚。到二三年前才有一位外來底和尚契默來做住持。那和尚底來歷很不清楚，戒牒上寫底是泉州開元寺，但他很不像到過那城底人。紹慈原先不知道其中底情形，到早晨看見陳邦秀被捕底新聞，才懷疑契默也是個黨人。契默認識很多官廳底人員，紹慈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比較別人往來得親密一點。這大概是因爲紹慈底知識很好，契默與他談得很相投，很希望引他爲同志。

紹慈一進禪房，契默便迎出來，說：『紹先生，久違了。走路來底嗎？聽說您高升了。』他回答說，『我離開縣城已經半年了。現住在北京，沒有什麼事。』他把小羊羔放在地下，對契默說，『這是早晨在道上買底。我不忍見它生下不久便做了人家底盤裏底肴饌，想養活它。』契默說：『您真心慈，您來當和尚倒很合式。』紹慈見羊羔在地下儘管咩咩地叫，話也

談得不暢快，不得已又把它抱起來，放在懷裏。它也像嬰兒一樣，有人抱就不響了。

紹慈問，『這幾天有什麼新聞沒有？』

契默很鎮定地回答說，『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我早晨見一張舊報紙說什麼黨員運動起事，因洩漏了機關，被逮了好些人，其中還有一位陳邦秀教習。有這事嗎？』

『哦，您問底是政治。不錯，我也聽說來。聽說陳教習還押在縣衙門裏，其餘的人都已鎗斃了。』他接着問，『大概您也是爲這事來底吧？』

紹慈說，『不，我不是爲公事，只是回來取些東西，在道上才知道這件事情。陳教習是個好人，我也認得她。』

契默聽見他說認識邦秀，便想利用他到縣裏去營救一下，可是不便說明，只說，『那陳教習的確是個好人。』

紹慈故意問，『師父，您怎樣認得她呢？』

『出家人那一流底人不認得？小僧向她會化過幾回緣。她很虔心，頭一次就題上二十元。以後進城去拜施主，小僧必要去見見她。』

『聽說她丈夫很不好，您去，不會叫他把您攆攆出來麼？』

『她底先生不常在家，小僧也不到她家去，只到學校去。』他於是信口開河，說，『現在

她犯了案，小僧知道一定是受別人底拖累。若是有人替她出來找找門路，也許可以出來。」

「您想有什麼法子？」

「您明白，左不過是錢。」

「沒錢呢？」

「沒錢，勢力也成，面子也成。像您底面子就夠大的，要保，準可以把她保出來。」

紹慈沉吟了一會，便搖頭說，「我底面子不成。官廳拿人，一向有老例——只有錯拿，沒有錯放。保也是白保。」

「您的心頂慈悲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隻小羊羔您都搭救，何況是一個人？」

「有能救她底道兒，我自然得走。明天我一早進城去相機辦理吧。我今天走了一天，累得很，要早一點歇歇。」他說着，伸伸懶腰，打個哈噓，站立起來。

契默說，「西院已有人住着，就請在這廂房湊合一晚吧。」

「隨便那裏都成。明兒一早見。」紹慈說着抱住小羊羔便到指定給他底房間去。他把臥具安排停當，又拿出那本小冊子記上幾行。

夜深了，下弦底月已昇到天中。紹慈躺在床上，斷續的夢屢在枕邊繞着。從西院送出不清晰的對談聲音，更使他不能安然睡去。

西院底客人中有一個說，「原先議決底，是在這兩區先後舉行。世雄和那區底主任意見不

對。他恐怕那邊先成功，於自己底地位有些妨礙，於是多方阻止他們。那邊也有許多人要當領袖，也怕他們底功勞被世雄埋沒了，於是相持了兩三個星期。前幾天，警察忽然把縣裏底機關包圍起來，搜出許多文件，逮了許多人。事前世雄已經知道。他不敢去把那些機要的文件收藏起來，由着幾位同志在那裏幹。他們正在毀滅文件底時候，人就來逮了。世雄底住所，警察也偵查出來了。當警察拍門底時候，世雄還沒逃走。你知道他房後本有一條可以容得一個人爬進去底陰溝，一直通到護城河去。他不教邦秀進去，因為她不能爬，身體又寬大。若是她也爬進去，溝口沒有人掩蓋，更容易被人發覺。假使不用掩蓋，那溝不但兩個人不能並爬，並且只能進前，不能退後。假如邦秀在前，那麼寬大的身子，到了半道若過不去，豈不要把兩個人都活埋在裏頭？若她在後，萬一爬得慢些，終要被人發見。所以世雄說，不如教邦秀裝做不相干的女人，大大方方出去開門。但是很不幸，她一開門，警察便擁進去，把她綁起來，問她世雄在什麼地方？她沒說出來。警察搜了一回，沒看出什麼痕迹，便把她帶走。」

「我很替世雄慚愧。堂堂的男子，大難臨頭還要一個弱女子替他。你知道他往那裏去嗎？」這是契默底聲音。

那人回答說，「不知道。大概不會走遠了。也許過幾天會逃到這裏來。城裏這空氣已經那麼緊張，所以他不致於再遇見什麼危險。不過邦秀每晚被提到衙門去受祕密的審問，聽說十個指頭都已夾壞了。只怕她受不了，一起供出來，那時，連你也免不了。你得預備着。」

『我不怕。我信得過她決不會說出任何人。肉刑是她從小嘗慣底家常便飯。』

他們談到這裏，忽然記起廂房裏歇着一位警察，便止住了。契默走到紹慈窗下，叫『紹先生，紹先生。』紹慈想不回答，又怕他們懷疑，便低聲應了一下。契默說，『他們在西院談話把您吵醒了吧？』

他回答說，『不，當巡警底本來一叫便醒。天快亮了吧！』契默說，『早着呢。你請睡吧，等到時候，再請您起來。』

他聽見那幾個人底脚音向屋裏去，不消說也是幸免的同志們。契默也自回到他底禪房去了。庭院底月光帶着一枒松影貼在紙窗上頭。紹慈在枕上，瞪着眼，耳鼓裏底音響，與荒草中底蟲聲混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契默便來央求紹慈到縣裏去，想法子把邦秀救出來。他掏出一疊鈔票遞給紹慈，說：『請您把這二百元帶着，到衙門裏短不了使錢。這都是陳教習歷來的布施，現在我仍拿出來用回在她身上。』

紹慈知道那錢是要送他底意思，便鄭重地說：『我一輩子沒使人家底黑錢，也不願意給人家黑錢使。爲陳教習底事，萬一要錢，我也可以想法子，請您收回去吧。您不要疑惑我不幫忙，若是人家冤屈了她，就使丟了我底性命，我也要把她救出來。』

他整理了行裝，把小羊羔放在契默給他預備底一個筐子裏，便出了廟門。走不到十里路，

經過一個長潭，岸邊底蘆花已經半白了。他沿着岸邊底小道走到一棵柳樹底下歇歇，把小羊羔放下，拿出手巾擦汗。在張望底時候，無意中看見岸邊底草叢裏有一個人躺着。他進前一看，原來就是邦秀。他叫了一聲「陳教習」。她沒答應。搖搗她，她才懶慵慵地睜開眼睛。她沒看出是誰，開口便說，「我餓得很，走不動了。」話還沒有說完，眼睛早又閉起來了。紹慈見她底頭髮散披在地上，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穿一件薄呢長袍，也是破爛不堪的，皮鞋上滿沾着泥土，手上底傷痕還沒結疤。那可憐的模樣，實在難以形容。

紹慈到樹下把水壺底塞子拔掉，和了一壺乳粉，端來灌在她口裏。過了兩三刻鐘，她底精神漸次恢復回來。在注目看着紹慈以後，她反驚慌起來。她不知道紹慈已經不是縣裏底警察，以為他是來捉拿她。心頭一急，站起來，蹣跚雞一樣，飛快地攢進草叢裏。紹慈見她這樣慌張，也急得在後面嚷着，別怕，別怕。她那裏肯出來，越攢越進去，連影兒也看不見了。紹慈發楞一會，才追進去，口裏嚷着「救人，救人！」這話在邦秀耳裏，便是「揪人，揪人！」她當然越發要藏得密些。

一會兒草叢裏底喊聲也停住了。邦秀從那邊躲躲藏藏地蹣跚出來。當頭來了一個人，問她「方才喊救人底是誰嗎？」她見是一個過路人，也就不害怕了。她說，「我沒聽見。我在這裏頭解手來底。請問這裏離前頭鎮上還有多遠？」那人說，「不遠了，還有七里多地。」她問了方向，道一聲「勞駕」，便急急邁步。那人還在那周圍找尋，沿着岸邊又找回去。

邦秀到大悲院門前，正趕上沒人在那裏，她怕廟裏有別人，便裝做叫化婆，噴着『化一個破，』契默認得她底聲音，趕緊出來，說，『快進來，沒有人在裏頭。』她隨着契默到西院一間小屋子裏。契默說，『你得改裝，不然逃不了。』他於是拿剃刀來把她底頭髮刮得光光地，爲她穿上僧袍，儼然是一個出家人模樣。

契默問她出獄底因由，她說是與一羣獄卒串通，在天快亮底時候，私自放她逃走。她隨着一幫趕集底人們急急出了城，向着大悲院這條路上一氣走了二十多里。好幾天挨餓受刑底人，自然當不起跋涉，到了一個潭邊，再也不能動彈了，她怕人認出來，就到葦子裏躲着歇歇，沒想到一躺下，就昏睡過去。又說，在道上遇見縣裏底警察來追，她認得其中一個是紹慈，於是拚命鑽進葦子裏，經過很久才逃脫出來。契默於是把早晨托紹慈到縣營救她底話告訴了一番，又教她歇歇，他去給她預備飯。

好幾點鐘在平靜的空氣中過去了。廟門口忽然來了一個人，提着一個筐子，上面有大悲院底記號，問當家和尙說，『這筐子是你們這裏底嗎？』契默認得那是早晨給紹慈盛小羊羔底筐子，知道出了事，便說，『是這裏底。早晨是紹老總借去使底。你在那裏把它檢起來底呢？』那人說，他『淹死啦！這是在柳樹底下檢底。我們也不知是誰，有人認得字，說是這裏底。你去看吧，官免不了要驗，你總得去回話。』契默說，『我自然得去看看。』他進去給邦秀說了，教她好好藏着，便同那人走了。

過了四五點鐘底工夫，已是黃昏時候，契默才回來。西院裏昨晚談話底人們都已走了，只剩下邦秀一個人在那裏。契默一進來，對着她搖搖頭說，『可惜，可惜！』邦秀問，『怎麼樣了？』他說，『你道紹慈那巡警是什麼人？他就是你底小朋友方少爺！』邦秀「呀」了一聲，站立起來。

契默從口袋掏出一本濕氣還沒去掉底小冊子，對她說，『我先把情形說完，再唸這裏頭底話給你聽。他大概是怕你投水，所以向水邊走。他不提防在葦叢裏躡着一個深水坑，全身掉在裏頭翻不過身來，就淹死了。我到那裏，人們已經把他底屍身撈起來，可還放在原地。葦子裏沒有道，也沒有站底地方，所以沒有圍着看熱鬧底人，只有七八個人遠遠站着，我到屍體跟前，見這本日記露出來，取下來看了一兩頁。知道記底是你和他底事情，趁着沒有人看見，便放在口袋裏，等了許久，官還沒來。一會來了一個人說，驗官今天不來了，於是大家才散開。我在道上一面走，一面翻着看。』

他翻出一頁，指給邦秀說，『你看，這段說他在革命時候怎樣逃命，和怎樣改底姓。』邦秀細細地看了一遍以後，他又翻過一頁來，說，『這段說他上北方來找你沒找着。在流落到無可奈何底時候，才去當警察。』

她拿着那本日記細看了一遍，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停了許久，才抽抽噎噎地對契默說：『這都是想不到的事。在縣城裏，我幾乎天天見着他，只恨二年來沒有同他說過一句話，

他從前給我底東西，這次也被沒收了。」

「哭獸也很傷感，同情底淚不覺滴下來，他勉強地說，『看開一點吧！這本就是 he 最後留給你底東西了。不，他還有一隻小羊羔呢！』他才想起那隻可憐的小動物，也許還在長潭邊底樹下，但也有被人拿去剝皮的可能。」

七 無憂花

加多憐新近從南方回來，因為她父親剛去世，遺下很多財產給她幾位兄妹。她分得幾萬元現款和一所房子。那房子很寬，是她小時跟着父親居住過底。很多可紀念的交際會，都在那裏舉行過，所以她寧願少得五萬元，也要向她哥哥換那房子。她底丈夫樸君，在南方一個縣裏底教育機關當一份小差事，所得薪俸雖不很夠用，幸賴祖宗給他留下一點產業，還可以勉強度過日子。

自從加多憐沾着新法律底利益，得了父親這筆遺產，她便嫌樸君所住底地方閉塞簡陋，沒有公園、戲院，沒有舞場，也沒有夠得上與她交遊底人物。在窮鄉僻壤裏，她在外洋十年間所學底種種自然沒有施展底地方。她所受底教育使她要求都市底物質生活，喜歡外國器用，羨慕西洋人底性情。她底名字原來叫做黃家蘭，但是偏要譯成英國音義，叫加多憐伊羅。由此可知她底崇拜西方底程度。這次決心離開他丈夫，為底要恢復她底都市生活。她把那舊房子修改成中西混合的形式，想等到佈置停當才為樸君在本城運動一官半職，希望能夠在這裏長住下去。

她住底正房已經佈置好了。現在正計劃着一個游泳池，要將西花園那五間祖祠來改造。兩間暗間改做更衣室，把神龕挪進來，改做放首飾，衣服，和其它細軟底櫃子。三間明間改做池

子。瓦匠已經把所有的神主都取出來放在一邊。還有許多人在那裏，搬神龕底搬神龕，起磚底起磚，掘土底掘土，已經工作了好些時，她才來看看。她走到房門口，便大聲喚：「李媽，來把這些神主拿走。」

李媽是個三十歲左右底少婦，長得還不醜，是她父親用過底人。她問加多憐把要那些神主搬到那裏去。加多憐說：「愛搬那兒搬那兒。現在不興拜祖先了。那是迷信。你拿到廚房當劈柴燒了罷。」她說，「這可造孽，從來就沒有有人燒過神主，您還是挑一間空屋子把它們擱起來罷。或者送到大少爺那裏也比燒了強。」加多憐說：「大爺也不一定需要它們。他若是要，早就該搬走。反正我是不要它們了，你要送到大少爺那裏就送去。若是他也不要，就隨你怎樣處置，燒了也成，埋了也成，賣了也成。那上頭底金，還可以值幾十塊，你要是把它們賣了，換幾件好衣服穿穿，不更好嗎？」她答應着，便把十幾座神主放在籃裏端出去了。

加多憐把話吩咐明白，隨即回到自己底正房。房間也是中西混合型。正中一間陳設底東西更是複雜，簡直和博物院一樣。在這邊安排着幾件魏齊造像，那邊又是意法底裸體彫刻。壁上掛底，一方面是香光、石菴底字畫，一方面又是什麼表現派後期印象派底油彩。一邊掛着先人留下來底鐵笛玉笙，一邊却放着皮安奧與梵歐林。這就是她底客廳。客廳底東西廂房，一邊是她底臥房和裝飾室，一邊是客房，所有的設備都是現代化的。她從客廳到裝飾室，便躺在一張軟牀上，看看手錶已過五點，就按按電鈴，順手點着一支紙煙。一會，陳媽進來。她說，「今

晚有舞局，你把我那新做的舞衣拿出來，再打電話叫裁縫立刻把那套蟬紗衣服給送來。回頭來伺候洗澡。」陳媽一一答應着，便即出去。

她洗完澡出來，坐在裝台前，塗脂抹粉，足夠半點鐘工夫。陳媽等她裝飾好了，便把衣服披在她身上。她問，「我這套衣服漂亮不漂亮？」陳媽說，「這花了多少錢做的？」她說，「這雙鞋合中國錢六百塊，這套衣服是一千。」陳媽才顯出很贊美的樣子說，「那麼貴，敢情漂亮啦！」加多憐笑她不會鑑賞，對她解釋那雙鞋和那套衣服會這麼貴和怎樣好看底原故，但她都不懂得。她反而說，「這件衣服就夠我們窮人置一兩頃地。」加多憐說，「地有什麼用呢？反正有人管你吃底穿底用底就得啦。」陳媽說，「這兩三年來，太太小姐們穿得越發講究了，連那位黃老太太也穿得花花綠綠地。」加多憐說，「你們看得不順眼嗎？這也不希奇。你曉得現在娘們都可以跟爺們一樣，在外頭做買賣，做事，和做官，如果打扮得不好，人家一看就討厭，什麼事都做不成了。」她又笑着說，「從前底女人，未嫁以前是一朵花，做了媽媽就成了了一個大倭瓜。現在可不然，就是八十歲的老太太，也得打扮得像小姑娘一樣才好。」陳媽知道她心裏很高興，不再說什麼，給她披上一件外衣，便出去叫車夫伺候着。

加多憐在軟牀上坐着等候陳媽底回報，一面從小桌上取了一本洋文底美容雜誌，有意無意地翻着。一會兒李媽進來說，「真不湊巧，您剛要出門，邱先生又來了。他現時在門口等着，請進來不請呢？」加多憐說，「請他這兒來罷。」李媽答應了一聲，隨即領着邱力里亞進來。

耶力里亞是加多憐在紐約留學時所認識的西班牙朋友，現時在領事館當差。自從加多憐回到這城以來，他幾乎每個星期都要來好幾次。他是一個很美麗底少年，兩撇小鬍映着那對像電光閃爍的眼睛。說話時那種濃烈的表情，乍一看見，幾乎令人想着他是印度欲天或希拉伊羅斯底化身。他一進門，便直趨到加多憐面前，撫着她底肩膀說，『達靈，你正要出門嗎？我要同你出去吃晚飯，成不成？』加多憐說：『對不住，今晚我得去赴林市長底宴舞會，謝謝你底好意。』她拉着耶先生底手，教他也在軟椅上坐。又說，『無論如何，你既然來了，談一會再走罷。』他坐下，看見加多憐身邊那本美容雜誌，便說，『你喜歡美國裝還是法國裝呢？看你底身材，若扮起西班牙裝，一定很好看。不信，明天我帶些我們國裏底裝飾月刊來給你看。』加多憐說，『好極了。我知道我一定會很喜歡西班牙底裝束。』

兩個人坐在一起，談了許久。陳媽推門進來，正要告訴林宅已經催請過，驀然看見他們在椅子上揷着唛嘴。在半驚半詫異的意識中，她退出門外。加多憐把耶力里亞推開，叫，『陳媽進來。有什麼事？是不是林宅來催請呢？』陳媽說，『催請過兩次了。』那耶先生隨即站起來，拉着她底手說，『明天再見吧。不再耽誤你底美好的時間了。』她叫陳媽領他出門，自己到裝台前再勻勻粉，整理整理頭面。一會陳媽進來說車已預備好，衣箱也放在車裏了。加多憐對她說，『你們以後該學學洋規矩才成，無論到那個房間，在開門以前，必得敲敲門，教進來才進來。方才耶先生正和我行着洋禮，你闖進來，本來沒多大關係，爲什麼又要縮回去？好在耶先

生知道中國風俗，不見怪；不然，可就得罪客人了。」陳媽心裏才明白外國風俗，咬嘴是一種禮節，她一連回答了幾聲「唔，唔，」隨即到下房去。

加多憐來到林宅，五六十位客人已經到齊了。市長和他底夫人走到跟前同她握手。她說，「對不住，來遲了。」市長連說，「不遲不遲，來得正是時候。」他們與她應酬幾句，又去同別的客人週旋。席間也有很多她所認識底朋友，所以和她談笑自如，很不寂寞，席散後，麻雀黨員，撲克黨員，白麪黨員等等，各從其類，各自消遣。但大部份的男女賓都到舞廳去。她底舞藝本是冠絕一城的，所以在場上底獨舞與合舞，都博得賓衆底讚賞。

已經舞過很多次了。這回是市長和加多憐配舞。在進行時，市長極力讚美她身底苗條和技術底純熟。她越發播弄種種嫵媚的姿態，把那市長底心緒攪得紛亂。這次完畢，接着又是她底獨舞。市長目送着她進更衣室，靜悄悄地等着她出來。衆賓又舞過一回，不一會，燈光全都熄了，她底步伐隨着樂音慢慢地踏出場中。她頭上底紗巾和身上底紗衣，滿都是螢火所發底光，身體底全部在燐光閃爍中斷續地透露出來。頭面四周更是明亮，直如圓光一樣。這動物質底衣裳比起其餘的舞衣，直像寒冰獄裏底鬼皮與天宮底霓裳底相差。舞罷，市長問她這件舞衣底做法。她說用螢火縫在薄紗裏，在黑暗中不用反射燈能夠自己放出光來。市長讚她聰明，說會場中一定有許多人不知道，也許有人會想着天衣也不過如此。

她更衣以後，同市長到小客廳去休息。在談話間，市長便問她說，「聽說您不想回南了，

是不是？」她回答說，『不錯，我有這樣打算，不過我得替外子在這裏找一點事做才成。不然，他必不讓我一個人在這裏住着。如果他不能找着事情，我就想自己去考考文官，希望能考取了，派到這裏來。』市長笑着說，『像您這樣漂亮，還用考什麼文官武官呢！您只告訴我您願意做什麼官，我明兒就下委札。』她說，『不好吧，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官。您若肯提拔，就請派外子一點小差事，那就感激不盡了。』市長說，『您底先生我沒見過，不便造次。依我看來，您自己做做官，豈不更抖嗎？官有什麼叫做會做不會做？您若肯做就能做。回頭我到公事房看看有什麼缺，馬上就把您補上好啦。若是目前沒有缺，我就給您一個祕書底名義。』她搖頭，笑着說，『當祕書，可不敢奉命。女底當人家底祕書，都要給人說閒話底。』市長說，『那倒沒有關係，不過有點屈才而已。當然我得把比較重要的事情來叨勞。』

舞會到夜闌才散。加多憐得着市長應許給官做，回家以後，還在臥房裏獨自跳躍着。

從前老輩們每笑後生小子所學非所用，到近年來，學也可以不必，簡直就是不學有所用。市長在舞會所許加多憐底事已經實現了。她已做了好幾個月底特稅局幫辦，每月除到局支幾百元薪水以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她自己的。督辦是市長自己兼。實際辦事底是局裏底主任先生們。她也安置了李媽底丈夫李富在局裏，爲底是有事可以關照一下。每日裏她只往來於飯店舞場和顯官豪紳底家庭間，無憂無慮地過着太平日子。平常她起床底時間總在中午左右，午飯總要到下午三四點，飯後便出門應酬，到上午三四點才回家。若是與邱力里亞有約會或朋友們來家

裏玩，她就不出門，起得也早一點。

在東北事件發生後一個月底一天早晨，李媽在廚房爲她底主人預備牀頭點心。陳媽把客廳歸著好，也到廚房來找東西吃。她見李媽在那裏忙着，便問『現在才七點多，太太就醒啦？』李媽說，『快了罷，今天中午有飯局，十二點得出門。不是不許叫「太太」嗎？你真沒記性！』陳媽說，『是呀，太太做了官，當然不能再叫「太太」了。可是叫她做「老爺」，也不合適，回頭老爺來到，又該怎樣呢？一定得叫「內老爺」「外老爺」才能夠分別出來。』李媽說，『那也不對，她不是說管她叫「先生」或是幫辦麼？』陳媽在竈頭拿起一塊烤麵包抹抹果醬就坐在一邊吃。她接着說，『不錯，可是昨天你們李富從局裏來，問「先生在家不在」，我一時也拐不過灣來，後來他說太太，我纔想起來。你說現在的新鮮事可樂不可樂？』李媽說，『這不算什麼，還有更可樂的啦。』陳媽說，『可不是！那「行洋禮」底事。他們一天到晚就打着這洋禮。』她嘻底笑了一陣。又說，『昨晚那邱先生鬧到三點才走。送出院子，又是一回洋禮，還接着「達靈」「達靈」叫了一陣。我說李姐，你想他們是怎麼一回事？』李媽說，『誰知道？聽說外國就是這樣亂，不是兩口子底男女摟在一起也沒有關係。昨兒她還同邱先生一起在池子裏洗澡咧。』陳媽說，『提起那池子來了。三天換一次水，水錢就是二百塊，你說是不是，洗底是銀子不是水？』李媽說，『反正有錢底人看錢就不當錢，又不用自己賣力氣，衙門和銀行裏每月把錢交到手，愛怎花就怎花。像前幾個月那套紗衣裳，在四郊收買了一千多隻火

蟲，花了一百多。聽說那套料子就是六百。工錢又是二百。第二天要我那些火蟲一隻一隻從小口袋裏摘出來。光那條頭紗就有五百多隻，摘了一天還沒摘完，真把我底胳膊累壞了。三天花二百塊底水，也好過花八九百塊做一件衣服穿一晚上就拆。這不但糟蹋錢並且造孽。你想，那一千多隻火蟲底命不是命嗎？」陳媽說，「不用提那個啦。今天過午，等她出門，咱們也下池子去試一試，好不好？」李媽說，「你又來了，上次你偷穿她底衣服，險些闖出事來。現在你又忘了！我可不敢。那個神堂，不曉得還有沒有神，若是有咱們光着身子下去，怕褻瀆了受責罰。」陳媽說，「人家都不會出毛病，咱們還怕什麼？」她站起來，順手帶了些吃底到自已屋裏去了。

李媽把早點端到臥房，加多憐已經靠着牀背，手拿一本雜誌在那裏翻着。她問李媽，「有信沒信？」李媽答應了一聲，「有」。隨把盤子放在牀上，問過要穿什麼衣服以後便出去了。她從盤子裏拿起信來，一封一封看過。其中有一封是樸君底，說他在年底要來。她看過以後，把信放下，並沒顯出喜悅的神氣，縐着眉頭，拿起麵包來吃。

中午是市長請吃飯，座中只有賓主二人。飯後，市長領她到一間密室去。坐定後，市長便笑着說，「今天請您來，是為商量一件事情。您如同意，我便往下說。」加多憐說，「只要我底能力辦得到，豈敢不與督辦同意？」

市長說：「我知道只要您願意，就沒有辦不到底事。我給您說，現在局裏存着一大宗緝獲

底私貨和違禁品價值在一百萬以上。我覺得把它們都歸了公，怪可惜的，不如想一個化公為私底方法，把它們弄一部分出來。若能到手，我留三十萬，您留二十五萬，局裏底人員分二萬，再提一萬出來做參與這事底人們底應酬費。如果要這事辦得沒有痕跡，最好找一個外國人來認領。您不是認識一位領事館底朋友嗎？若是他肯幫忙，我們就在應酬費裏提出四五千送他。您想這事可以辦嗎？」加多憐很躊躇，搖着頭說，「這宗款太大了，恐怕辦得不妥，風聲洩漏出去，您我都要擔干係。」市長大笑說，「您到底是個新官僚！賺幾十萬算什麼？別人從飛機軍艦軍用汽身裝運煙土白面，幾千萬幾百萬就那麼容易到手，從來也沒曾聽見有人質問過。我們賺一百幾十萬，豈不是小舉嗎？您請放心，有福大家享，有罪鄙人當。您待一會去找那位邱先生商量一下得啦。」她也沒主意了，聽市長所說，世間簡直好像是沒有不可做底事情。她站起來，笑着說，「好吧，去試試看。」

加多憐來到邱力里亞這裏，如此如彼地說了一遍。這邱先生對於她底要求從沒拒絕過，但這次他要同她交換條件才肯辦。他要求加多憐同他結婚，因為她在熱愛底時候曾對他說過她與樸君離異了。加多憐說，「時候還沒到，我與他底關係還未完全脫離。此外，我還怕社會底批評。」他說，「時候沒到，時候沒到，到什麼時候才算呢？至於社會那有什麼可怕底？社會很有力量，像一個勇士一樣。可是這勇士是瞎的，只要你不走到他跟前，使他摩着你，他不看見你，也不會傷害你。我們離開中國就是了。我們有了這末些錢，隨便到阿根廷住也好，到意大利

利往也好，就是到我底故鄉巴悉羅那住也無不可。我們就這樣辦吧。我知道你一定要喜歡巴悉羅那底蔚藍天空，那是沒有一個地方能夠比得上底。我們可以買一隻遊艇，天天在地中海遨遊，再沒有比這事快樂了。」

邱力里亞底話把加多憐說得心動了。她想着和樸君離婚倒是不難，不過這幾個月底官做得實在有癮，若是嫁給外國人，國籍便發生問題，以後能不能回來，更是一個疑問。她說，「何必做夫婦呢？我們這樣天天在一塊玩，不比夫婦更強嗎？一做了你底妻子，許多困難底問題都要發生出來。若是要到巴悉羅那去，等事情弄好了，就拿那筆款去花一兩年也無妨。我也想到歐洲去玩玩。……」她正說着，小使進來說幫辦宅裏來電話，請幫辦就回去，說老媽子洗澡，給水淹壞了。加多憐立刻起身告辭。邱先生說，「我跟你去罷，也許用得着我。」於是二人坐上汽車飛駛到家。

加多憐和邱先生一直來到游泳池邊，陳媽和李媽已經被撈起來，一個沒死，一個還躺着。她們本要試試水裏底滋味，走到跳板上，看見水並不很深，陳媽好玩，把李媽推下去，那裏知道跳板底彈性很強，同時又把她彈下去。李媽在水裏翻了一個身，冲到池邊，一手把繩揪着，可是左臂已擦傷了。陳媽浮起來兩三次，一沉到底。李媽大聲嚷救命，園裏底花匠聽見，才趕緊進來，把她們撈起來。邱先生給陳媽施行人工呼吸法，好容易把她救活了。加多憐叫邱先生把她們送到醫院去。

邱力里亞從醫院回來，加多憐繼續與他談那件事情，他至終應許去找一個外商來承認那宗私貨，並且發出一封領事館底證明書。她隨即用電話通知督辦。督辦在電話裏一連對她說了許多誇獎底話，其喜歡可知。

兩三個月月底國難期間，加多憐仍是無憂無慮能樂且樂地過她底生活。那筆大款她早已拿到手，那邱先生又催着她一同到巴悉羅那去。她到市長那裏，偶然提起她要出洋底事，並且說明這是當時底一個條件。市長說，『這事容易辦，就請樸君代理您底事情，您要多久回任都可以。』加多憐說，『很好，外子過幾天就可以到。我原先叫他過年二三月才來，但他說一定要在年底來。現在給他這差事，真是再好不過了。』

樸君到了，加多憐遞給他一張委任狀。他對丈夫說，政府派她到歐洲考查稅務，急要動身，教他先代理幫辦，等她回來再謀別的事情做。樸君是個老實人，太太怎麼說，他就怎麼答應，心裏並且讚賞她底本領。

過幾天，加多憐要動身了。她和邱力里亞同行，樸君當然不曉得他們底關係，把他們送到上海候船，便趕快回來。剛一到家，陳媽底丈夫和李富都在那裏等候着。陳媽底丈夫說他妻子自從出院以後，在家裏病得不得勁，眼看不能再出來做事了，要求幫辦賞一點醫藥費。李富因局裏底人不肯分給他那筆款，教他問幫辦要。這是遷延很久，加多憐也會允許教那班人分些給他，但她沒辦妥就走了。樸君把原委問明，才知道他妻子自離開他以後底做官生活底大概情

形。但她已走了，他卽不備用書信去問她，又不願意拿出錢來給他們。說了很久，不得要領，他們都悵悵地走了。

一星期後，特稅局底大侵吞案被告發了。告發人便是李富和幾個分不着款底局員。市長把事情都推在加多憐身上。把樸君請來，說了許多官話，又把上級機關底公文拿出來。樸君看得眼呆呆地，說不出半句話來。市長假裝好意說，『不要緊，我一定要辦到不把閣下看管起來。這事情本不難辦，外商來領那宗貨物，也是有憑有據，最多也不過是辦過失罪，只把尊寓交出來當做賠償，變賣得多少便算多少，敷衍得過便算了事。我與尊夫人底交情很深，這事本可以不必推究，不過事情已經鬧到上頭，要不辦也不成。我知道尊夫人一定也不在乎那所房子，她身邊至少也有三十萬呢。』

第二天，撤職查辦底公文送到，警察也到了。樸君氣得把那張委任狀撕得粉碎。他底神氣直像發狂，要到游泳池投水，幸而那裏已有警察，把他看住了。

房子被沒收底時候，正是加多憐同邱力里亞離開中國底那天。他在敵人底砲火底下，和平日一樣，無憂無慮地來了吳淞口。邱先生望着岸上底大火，對加多憐說，『這正是我們避亂底機會。我看這仗一時是打不完底，過幾年，我們再回來吧！』

八 東野先生

一

那時已過了七點，屋裏除窗邊還有一點微光以外，紅的綠的都藏了它們底顏色。延禧還在底小棹邊玩弄他自己日間在手工室做底不倒翁。不倒翁倒一次，他底笑顏開一次，全不理會夜母正將黑暗底餉餵着他。

這屋子是他一位教師和保護人東野夢鹿底書房。他有時叫他做先生，有時叫他做叔叔，但稱叔叔底時候多。這大間屋裏底陳設非常簡單，除十幾架書以外，就是幾張凳子和兩張棹子，乍一看來，很像一間不講究的舊書舖。夢鹿每天不到六點是不回來底。他在一個公立師範附屬小學裏當教員，還主持校中底事務。每日底事務他都要當天辦完，決不教留過明天，所以每天他得比別的教員遲一點離校。

他不願意住在學校裏，純是因為延禧底原故。他不願意小學生在寄宿舍住，說孩子應當多得一點家庭生活，若住在寄宿舍裏，管理上難保不近乎待遇人犯底方法。然而他底家庭也不像個完全的家庭。一個家庭若沒有了女主人，還配稱為家庭麼？

他底妻志能於十年前到比國留學，早說要回來，總接不到動身底信。十幾年來，家中底度支都是他一人經理，甚至晚飯也是他自己做。除星期以外，他每早晨總是到學校去，有時同延禧一起走，有時他走遲一點。家裏沒人時，總把大門關鎖了，中飯就在學校裏喫。三點半後延禧先回家。他辦完事，在市上隨便買些菜蔬回來，自己烹調，或是到外邊館子裏去。但星期日，他每同孩子出城去，在野店裏喫。他並不是因為雇不起人才過這樣的生活，是因他底怪思想，老想着他是替別人經理錢財，不好隨便用。他底思想和言語，有時非常迂腐，性情又很固執，朋友們都怕和他辯論。但他從不苟且，為學做事都很認真，所以朋友們都很喜歡他。

天色越黑了，孩子到看得不分明底時候，才覺得今日叔叔誤了時候回來。他很着急，因為他餓了。他叔叔從來沒會過了六點半才回來，在六點一刻，門環定要響底。孩子把燈點着，放在棹上，抽出抽屜，看看有什麼東西喫沒有。夢鹿底棹子有四個抽屜，其中一個擱錢，一個藏餅乾。這日抽屜裏趕巧剩下些餅屑，孩子到這時候也不管得許多，掏着就望口裏填塞。他一面咀嚼着，一面數着地上底瓶子。

在西牆邊書架前底地上排列着二十幾個牛奶瓶子。他們兩個人每天喝一瓶牛奶。夢鹿有許多怪癖，牛奶連瓶子買，是其中之一。離學校不遠有一所牛奶房，他每清早自己要到那裏，買他親眼看着工人掙出來底奶。奶房允許給他送來，老是被他拒絕了。不但如此，他用過底瓶子，也不許奶房再收回去，所以每次他得多花幾分瓶子錢。瓶子用完，就一個一個排在屋裏的

墻下，也不叫收買爛銅鐵錫底人收去。屋裏除椅棹以外，幾乎都是瓶子。書房裏所有的書架都是用瓶子疊起來底。每一格用九個瓶子作三行支柱，架上一塊板；再用九個瓶子作支柱，再加上一塊板；一連疊五六層，約有四尺多高。桌上底筆筒，花插，水壺，墨洗，沒有一樣不是奶瓶子！那排在地上底都是新近用過底。到排不開底時候，他才教孩子搬出外頭扔了。

孩子正在數瓶子底時候，門環響了。他知道是夢鹿回來，喜歡到了不得，趕緊要出去開門，不提防踢碎了好幾個瓶子。

門開時，頭一聲是『你一定很餓了。』
孩子也很誠實，一直回答他，『是，餓了，餓到了不得。我剛在抽屜裏抓了一把餅屑吃了。』

『我知道你當然要餓底。我回來遲了一點鐘了。我應當早一點回來。』他手中提着一包一包底東西，一手提着書包，走進來，把東西先放在桌上。他看見地上底碎玻璃片，便對孩子說，『這些瓶子又該清理了，明天有工夫就把它們扔出去罷。你嬌嬌在這下午來電，說她後天可以到香港。我在學校裏等着香港船公司底回電，所以回來遲了。』

孩子雖沒有會過他底嬌嬌，但看見叔叔這麼喜歡，說她快要回來，也就很高興。他說，『是麼？我們不用自己做飯了！』

『不要太高興，你嬌嬌和別人兩樣，她一向就不會到過廚房去。但這次回來，也許能做很

好的飯。她會做衣服，幾年來，你底衣服都是裁縫做底，此後就不必再找他們了。她是很好的，我想你一定很喜歡她。」

他脫了外衣，把東西拿到廚房去，孩子幫着他，用半點鐘工夫，就把晚餐預備好了。他把飯端到書房來，孩子已把一張舊報紙鋪在小桌上。舊報紙是他們底桌巾，他們每天都要用底。夢鹿底書棹上也覆着很厚的報紙。他不擦棹子，棹子髒了，只用報紙糊上，一層層地糊，到他覺得不舒服底時候，才把棹子扛到院裏，用水洗括乾淨，重新糊過。這和買瓶奶子底行爲，正相矛盾，但他就是這樣做。他底餐桌可不用糊。食完，把剩下底包好，送到拉圾桶去。

棹上還有兩個紙包，一包是水菓，一包是餅乾。他教孩子把餅乾放在抽屜裏，留做明天底早飯。坐定後，他給孩子倒了一杯水，自己也倒了一杯放在面前。孩子坐在一邊喫，一面對叔叔說，「我盼望嬸嬸一回來，就可以煮好東西給我們喫。」

「很想偷窺底孩子！做飯不一定是女人底事。我方才不說過你嬸嬸沒下過廚房嗎？你敢是嫌我做不好？難道我做底還比學堂底壞麼？一樣的米，還能煮出兩樣的飯麼？」

「你說不是兩樣，怎樣又有乾飯，又有稀飯？怎樣我們在家煮底有時是爛漿飯，有時是半生不熟的飯？這不都是兩樣麼？我們煮底有時實在沒有學堂的好喫。有時候我想着街上賣底餛飩麵，比什麼都好喫。」

他笑了。放下筷子，向着孩子說，「正好，你喜歡學堂底飯。明後天底晚飯你可以在學堂

裏喫，我已經爲你吩咐妥了。我明天下午要到香港去接嬌嬌，晚間教人來陪你。我最快得三天才能回來。你自然要照常上課。我告訴你，街上賣底餛飩，以後可不要隨便買來喫。」

孩子聽見最後這句話，覺得說得有原故，便問，「怎麼啦？我們不是常買餛飩麵麼？以後不買，是不是因爲麵粉是外國來底？」

夢鹿說，「倒不是這個原故。我發現了他們用什麼材料來做餛飩餡了。我不信個個都是如此，不過給我看見了一個，別人底我也不敢喫了。我早晨到學校去，爲抄近道，便經過一條小巷。那巷裏住底多半是小本商販。我有意無意地東張西望，恰巧看見一挑餛飩擔子放在街門口。屋裏那人正在宰割着兩隻肥嫩老鼠。我心裏想，這無疑是用來冒充豬肉做餛飩餡底。我於是盤問那人。那人臉上立時一陣一陣紅，很生氣地說，「你是巡警還是市長呢？我宰我底，我喫我底，你管得了這些閒事？」我說，你若是用來冒充豬肉，那就是不對。我能夠報告衛生局，立刻教巡警來罰你。你只顧謀利，不怕別人萬一會喫出病來。」

「那人看我真像要去叫巡警底神氣，便改過臉來，用好話求我饒他這次。他說他不是常常幹這個，因爲前個月妻子死了，欠下許多債，目前沒錢去稱肉，沒法子。我看他說得很誠實，不像撒謊底樣子，便進去看看他屋裏，果然一點富裕的東西都沒有。棹上放着一座新木主，好像證明了他底話是可靠的。我於是從袋裏掏出一張十元票子遞給他做本錢，教他把老鼠扔掉。他允許以後絕不再幹那事，我就離開他了。」

孩子說，「這倒新鮮！他以後還宰不宰，我們那裏知道呢！」

夢鹿說，「所以教你以後不要隨便買街上底東西喫。」

他們喫了一會，夢鹿又問孩子說，今天汪先生教你們什麼來？」

「不倒翁。」

「他又給了你們什麼「教訓」沒有？」

「有的，問不倒翁爲什麼不倒？有人說，「因爲它沒有兩條腿。」先生笑說，「不對。」阿鑑說，「因爲它底下重，上頭輕。」先生說，「有一部份對了，重還要圓才成。國家也是一樣，要在下底分子沉重，團結而圓活，那在上頭底祇要裝裝樣子就成了。你們給它打鬼臉，或給它打加官臉都成。」

「你做好了麼？」

「做好了，還沒上色，因爲阿鑑允許給我上。」孩子把碗箸放下，要立刻去取來給他看。他止住說，「喫完再拿吧。喫飯時候不要做別的事。」

飯喫完了，他把最後那包水菓解開，拿出兩個蜜柑來，一個遞給孩子，一個自己留着。孩子一接過去便剝，他却把菓子留在手上把玩。他說，「很好看的蜜柑！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好的！」

「我知道你又要把它藏起來了！前兩個星期底蘋菓，現在還放在臥房裏咧。我看它底顏色

越來越壞了。」孩子說。

「對呀，我還有一顆蘋果呢。」他把蜜柑放在桌上，進房裏去取蘋果。他拿出來對孩子說，「喫不得啦，扔了罷。」

「你底蜜柑不喫，過幾天也要「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了。」

「噢！好孩子，幾時學會引經據典！又是阿鑑教你底罷？」

孩子用指在頰上亂括，癢着嘴回答說，「不要臉，誰待她教！這不是國文教科書底一課麼？說來還是你教底呢。」

「對的，但是菓子也有兩樣，一樣當做觀賞用底，一樣才是食用底！好看的菓子應當觀賞，不喫它也罷了。」

孩子說，「你不說過還有一樣藥用的麼？」

他笑着看了孩子一眼，把蜜柑放在桌上，問孩子日間底功課有不懂底沒有。孩子却拿着做好底不倒翁來，說，「明天一上色，就完全了。」

夢鹿把小玩具拿在手裏，稱讚了一會，又給他說些別的。閒談以後，孩子自去睡了。

一夜過去了。夢鹿一早起來，取出些餅乾，又叫孩子出去買些油炸餡。

孩子說，「油炸餡也是街上賣底東西，不是說不要再買麼？」

「油炸底麵食不要緊。」

『也許還是用老鼠油炸底呢！』孩子帶着笑容出門去了。他們喫完早點，便一同到學校去。

二

一天底工夫，他也不着急，把事情辦完，才回來取了行篋，出城搭船去。船於中夜到了香港，他在碼頭附近隨便找一所客棧住下，又打聽明天入口底船。一早他就起來，在棧裏還是一樣地做他日常的功課。他知道妻子所搭底船快要入港了，拿一把傘，就踱到碼頭，隨着一大幫接船底人下了小汽船。

他在小船上，很遠就看見他底妻子，噙了幾聲，她總聽不見，只顧和旁邊一個男人說話。上了大船，妻子還和那人對談着，他不由得叫了一聲，『能妹，我來接你哪！』妻子才轉過臉來，從上望下端詳地看，看他穿一身青布衣服，腳上穿了一雙羽綾學士鞋，簡直是個鄉下人站在她面前。她笑着，進前兩步，摟着丈夫底脖子，把面伏在他底肩上。她是要丈夫給她一個久別重逢底咬嘴禮。但他底臉被羞恥染得通紅，在妻子底耳邊低聲說，『尊重一點，在人叢中摟摟抱抱，怪不好看的。』妻子也不覺得不好意思，把胳膊鬆了，對他說，『我只願談話，萬想不到你會來得這樣早。』她看着身邊那位男子對丈夫說，『我應先介紹這位朋友給你。這位是我底同學卓斐，卓先生。』她又用法語對那人說，『這就是我底丈夫東野夢鹿。』

那人伸出手來，夢鹿却對他鞠了一躬。他用法語回答她，『你若不說，我幾乎失敬了。』
『出去十幾年居然說得滿口西洋話了！我是最笨的，到東洋五六年，東洋話總也沒說好。』

『那是你少用底原故。你爲我預定客棧了麼？卓先生已經爲我預定了皇家酒店，因爲我想不到你竟會出來接我。』

『我沒給你預定宿處，昨晚我住在泰安棧三樓，你如願意，……』

『那麼，你也搬到皇家酒店去罷。中國客棧我住不慣。在船上好幾十天，我想今晚在香港歇歇，明天才進省去。』

丈夫靜默了一會說，『也好，我定然知道你在外國底日子多了，非皇家酒店住不了。』

妻子說，『還有卓先生也是同到省城去底。他也住皇家酒店。』

妻子和卓斐先到了酒店，夢鹿留在碼頭辦理一切的手續。他把事情辦完，才到酒店來，問櫃上說，『方才上船底那位姓卓底客人和一位太太在那間房住？』夥計以爲他是卓先生底僕人，便告訴他卓先生和卓太太在四樓。又說本酒店沒有僕人住底房間，教他到中國客棧找地方住去。夢鹿說，『不要緊，請你先領我上去。那位是我底太太，不是卓太太』。夥計們上下打量了他幾次，楞了一回。他們心裏說：穿一件破藍布大褂，來住這樣的酒店，沒見過！

樓上一對遠客正對坐着，一個含着煙，一個弄着茶碗，各自無言。夢鹿一進來，便對妻子

說，「他們當我做傭人，幾乎不教我上來！」

妻子說，「城市底人都是這般眼淺。誰教你不穿得光鮮一點？也不是置不起。」卓先生也忙應酬着說，「請坐。用一碗茶罷。你一定累了。」他隨即站起來，說，「我也得到我房間去檢點一下，回頭再來看你們。」一面說，一面開開門出去了。

他坐下，只管喝茶。妻子底心神倒像被什麼事情牽掛住似地。她底愁容被丈夫理會了。

「你整天嘿嘿地，有什麼不高興的地方？莫不是方才我在船上得罪了你麼？」

妻子一時倒想不出話來敷衍丈夫。她本不是納悶方才丈夫不擁抱她底事，因為這時她什麼都忘了。她底心事雖不能告訴丈夫，但是一問起來，她總得回答。她說，「不，我心裏喜歡極了，倒沒底可說。我非常喜歡你來接我。」

「喜歡麼？那我更喜歡了。為你，使我告了這三天底假，這是自我當教員以來第一次告假，第一次爲自己耽誤學生底功課。」

「很抱歉，又很感激你爲我告底第一次假。」

「你說底話簡直像外國人說中國話底氣味。不要緊的，我已經請一位同事去替我了。我把什麼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出來底。卽如延禧底晚膳，我也沒有忽略了。」

「那一個延禧？」

「你忘了麼？我不曾在信中向你說過我收養了一個孩子麼？他就是延禧。」

追憶往事，妻子才想起延禧是十幾年前夢鹿收養底一個孤兒。在往來底函件中，他只向妻子提過一兩次，怪不得她忘却了。他們底通信很少，夢鹿幾乎是一年一封，信裏也不說家常，只說他在學校底工作。

『是呀，我想起來了。你不是說他是什麼人帶來給你底麼？你在信中總沒有說得明白，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延禧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你是要當他做養子麼？』

『不，我待遇他如姪兒一樣，因為那送他來底人教我當他做姪兒。』

『什麼意思，我不明白。』妻子注目看着他。

『你當然不明白。』停一回他接着說，『就是我自己也不明白。到現在我還不明白他底來歷咧。』

『那麼，你從前是怎樣收他底？』

『並沒有什麼原故。不過他父親既把他交給我，教我以姪兒底名份待遇他，我祇得照辦罷了。我想這事底原委，我已寫信告訴你了，你怎麼健忘到這步田地？』

『也許是忘記了。』

『因為他父親底功勞，我培養他，說來也很應當。你既然忘記，我當爲你重說一遍，省得明天相見時惹起你底錯謬。』

『你記得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麼？那時你還在不魯日，記得麼？在事前幾天，我忘了是

二十五或二十六晚上，有一個人來敲我底門。我見了他，開口就和我說東洋話。他問我，「預備好了沒有？」我當時不明白他底意思，只回問他我應當預備什麼？他像知道我是岡山底畢業生，對我說，「我們一部份的人都已經來到了，怎麼你還裝裝？你是漢家子孫，能爲同胞出力底地方，應當盡力地幫助。」我說，我以為若是事情來得太倉卒，一定會失敗底。那人說，「凡革命都是在倉卒間成功底。如果有個全盤計畫，那就是政治行爲，不是革命行動了。」我說，我就不喜歡這種沒計畫底行動。他很忿怒地說，「你怕死麼？」我隨即回答說，我有時怕，有時不怕，一個好漢自然知道怎樣「舍生取義」，何必你來苦苦相勸？他沒言語就走了。一會兒他又回來，說，「你是義人，我信得你不把大事洩漏了。」我聽了，有一點氣，說，廢話少說，好好辦你底事去。若信不過我，可以立刻把我殺死。

二十八晚上，那人抱了一個嬰孩來。他說那是他底兒子，要寄給我保養，當他做娃兒看待，等他底大事辦完，才來領回去。我至終沒有問他底姓名，就讓他走了。我只認得他左邊底耳殼是沒有了底。二十九下午以後，過了三天，他底同志們被殺戮底，到現在都成黃花岡底烈士了。但他底屍首過了好幾天才從狀元橋一家米店底樓上被找出來。那地方本來離我們底家不遠，一聽見，我就趕緊去看他。我認得他。他像是中傷後從屋頂爬下來躲在那裏底。他那圍着白毛巾底右手裏還捏着一把手鎗，可是子彈都沒有了。我對着屍首說，壯士，我當爲你看顧小姪兒。米店底人怕惹橫禍，揚說是店裏底夥伴，把他臂上底白毛巾除下，模模糊糊掩埋了。他

雖不葬在黃花岡，但可算爲第七十三個烈士。

『他底兒子是個很可造就底孩子。他到底姓什麼，誰也不知道。我又不配將我底姓給他，所以他在學校裏，人人只叫他做延禧。』

這下午，足談了半天夢鹿所喜歡談底事。他底妻子祇是聽着，並沒提出什麼材料來助談。晚間卓先生邀他們倆同去玩臺球。他在娛樂底事上本來就很缺乏知識和興趣，他教志能同卓先生去，自己在屋裏看他底書。

第二天船入珠江了。卓先生在船上與他們兩人告辭便向西關去了。妻子和夢鹿下了船，同坐在一輛車裏。夢鹿問她那位卓先生來廣州幹什麼事？妻子只是含糊地回答。其實那卓先生也是負著一種革命使命來底，她不願意把他底秘密說出來。不一會，來到家裏，孩子延禧在裏頭跳出來，現出很親切的樣子。夢鹿命他給嬌嬌鞠躬。妻子見了他，也很讚美他是個很好看的孩子。

妻子進屋裏，第一件刺戟她底，便是滿地底瓶子。她問，『你做了什麼買賣來麼？那裏來底這些瓶子？』

『哈哈！在西洋十幾年，連牛奶瓶子也不懂得？中國底牛奶瓶和外國底牛奶瓶豈是兩樣？』夢鹿笑了一回，接着說，『這些都是我們兩人用過底舊瓶子，你不懂麼？』

妻子心裏自問：爲什麼喝牛奶連瓶子買回來？她看見滿屋底『瓶子傢具』，不免自己也失

笑了。她暗笑丈夫過底窮生活。她仰頭看四圍底壁上滿貼了大小不等底畫。孩子說，「這些都是叔叔自己畫底。」她看了，勉強對丈夫說，「很好的，你既然喜歡輪船，火車，我給你帶一個攝影器回來，有工夫可以到處去照，省得畫。」

丈夫還沒回答，孩子便說，「這些畫得不好麼？他還用來賞學生們呢。我還得着他一張，是上月小考賞底。」他由抽屜拿出一張來，遞給志能看。丈夫在旁邊像很得意，得意他妻子沒有嫌他畫得不好。他說，「這些輪子不是很可愛很要緊的麼？我想我們各人都短了幾個輪子。若有了輪子，什麼事情都好辦了。」這也是他很常說底話。他在學校裏，賞給學生一兩張自己畫底輪船和火車，就像一個王者頒賜勳章給他底臣僚一般地鄭重。

這樣簡單的生活，妻子自然過不慣。她把丈夫和小孩搬到芳草街。那裏離學校稍微遠一點，可是不像從前那麼逼仄了。芳草街底住宅本是志能底舊家，因為她母親於前年去世，留下許多產業給他們兩夫婦。夢鹿不好高貴的生活，所以沒搬到岳母給她留下底房子去住。這次因為妻子底相強，也就依從了。其實他應當早就搬到這裏來。這屋很大，夢鹿有時自己就在書房裏睡，客廳底後房就是孩子住，樓上是志能和老媽子住。

夢鹿自從東洋回國以來，總沒有穿過洋服，連皮鞋也要等下雨時節才穿底。有一次妻子鼓勵他去做兩身時式的洋服，他反大發起議論，說中華民國政府定什麼「大禮服」「小禮服」底不對。用外國底「燕尾服」為大禮服，簡直是自己藐視自己。因為堂堂的古國，連章身底衣服

也要跟隨別人，豈不太笑話了！不但如此，一切禮節都要跟隨別人，見面拉手，兵艦下水擲瓶子，用女孩子升旗之類，都是無意義地模倣人家底禮節，外人用武力來要土地，或經濟侵略，只是物質的被征服；若自己去採用別人的衣冠和禮儀，便是自己在精神上屈服了人家，這還成一個民族嗎？話說歸根，當然中國人應當說中國話，吃中國飯，穿中國衣服。但妻子以爲文明是沒有國界底，在生活上有好的利便的事物，就得跟隨人家。她反問他，『你爲什麼又跟着外國人學剪髮？』他也就沒話可回答了。他只說，『是故惡乎佞者！你以爲穿外國衣服就是文明底表示麼？』他好辯論，幾乎每一談就辯起來。他至終爲要討妻子底喜歡，便到洋服店去定了一身衣服，又買了一雙黃皮鞋，一項中摺熊帽。帽子既不入時，鞋子又小，衣服又穿得不舒服，倒不如他本來的藍布大褂自由。

志能這位小姐實在不是一個主持中饋底能手，連輕可的茶湯也弄得濃淡不適宜。志能底娘家姓陳，原是廣西人，在廣州落戶。她從小就與東野訂婚，訂婚後還當過他底學生。她母親是個老寡婦，只有她一個獨生女，家裏底資財很富裕，恐怕沒人承繼，因爲夢鹿底人品好，老太太早就有意將一切交付與他。夢鹿留學日本時，她便在一個法國天主教會底學堂念書。到他畢業回國，才舉行婚禮。不久，她又到歐洲去。因爲從小就被嬌養慣，而且她又常在交際場上出頭面，家裏底事不得不雇人幫忙。

她正在等着丈夫回來吃午飯，所有的都排列在膳堂底桌上，自己呆呆地只看着時計，孩子

也急得了不得。門環響時，孩子趕着出去開門，果然是他回來了。妻子也迎出來，見他底面色有點不高興，知道他又受委屈了。她上下端詳地觀察丈夫底衣服，鞋，帽。

「你不高興，是因你底鞋破了麼？」妻子問。

「鞋破了麼？不。那是我自己割開底。因爲這雙鞋把我底腳趾挾得很痛，所以我把鞋頭底皮割開了。現在穿起來，很覺得舒服。」

「咳，大哥，你真是有一點瘋氣！鞋子太窄，可以送到鞋匠那裏請他給你掙一下；再不然，也可以另買一雙，現在弄得把襪子都露出來，像個什麼樣子？」

「好妻子，就是你一個人第一次說我是瘋子。你怎麼不會想鞋子豈是永遠不破底？就是拿到鞋匠那裏，難保他不給掙裂了。早晚是破，我又何必費許多工夫？我自己帶着腳去配鞋子，還配錯了，可怨誰來？所以無論如何，我得自己穿上。至於另買底話，那筆款項還沒上我底預算哪。」其實他底預算也和別人底兩樣，因爲他用自己底錢從沒記在賬本上。但他有一樣好處，就是經理別人的或公共的款項，絲毫也不苟且。

孩子對於他底不樂另有一番想像。他發言道，「我知道了，今天是教員會，莫不是叔叔又和黃先生辯論了？」

「我何嘗爲辯論而生氣？」他回過臉去向着妻子，「我只不高興校長忽然在教員會裏，提起要給我加薪俸。我每月一百塊錢本自夠用了，他說我什麼辦事認真，什麼教導有方，所以要

給我長薪水。然而這兩件事是我底本務，何必再加四十元錢來獎勵我？你說這校長豈不是太看不起我麼？」說着把他脚下底破而新的皮鞋脫下，換了一雙布鞋，然後同妻子到飯廳去。

他坐下對妻子說，「一個人所得底薪水，無論做底是什麼事，應當量他底需要給才對。若是他得了他所需底，他就該盡其所能去做，不該再有什麼獎勵。用金錢獎勵人是最下等的，想不到校長會用這方法來待遇我！」

妻子說，「不受就罷了，值得生那無益的氣。我們有底是錢，正不必靠着那些東修。此後一百塊定是不夠你用底，因為此地離學校遠了，風雨時節總得費些車錢。我看你從前的生活，所得底除書籍伙食以外，別的一點也不整置，弄得衣，帽，鞋，襪，一榻糊塗。自然這些應當都是妻子管底。好罷，以後你底薪水可以儘量用，其餘需要底，我可以為你預備。」

丈夫用很驚異的眼睛望着她，回答說，「又來了，又來了！我說過一百塊錢準夠我和延禧底費用。既然辭掉學校給我加底，難道回頭來領受你的「補助費」不成？連你也看不起我了！」他帶着氣瞧了妻子一眼，拿起飯碗來狠狠地扒飯，扒得筷與碗相觸底聲音非常響亮。

妻子失笑了，說，「得啦，不要生氣啦，我們不「共產」就是了。你常要發你底共產議論，自己却沒有絲毫地實行過，連你我底財產也要弄得界限分明。你簡直是個個人主義者。」我決不是個人主義者，因為我要人幫助，也想幫助別人。這世間若有真正的個人主義者是不成底。人怎能自滿到不求於人；又怎能自傲到不容人求？但那是兩樣的。你知道若是一個丈

夫用自己底錢以外還要依賴他底妻子，別人要怎樣評論他？你每用什麼「共產」「無政府」來激我，是的，我信無政府主義，然而我不能在這時候與你共產或與一切的人共產。我是在預備底時候呢。現在人們底毛病，就是預備底工夫既然短少，而又急於實行，那還成麼？」他把碗放下，拿着一雙筷子指東揮西，好像拿教鞭在講壇上一樣。因為他妻子自回來以後，常把歐戰時底經濟狀況，大戰後俄國底情形，和社會黨共產黨底情形告訴他，所以一提起，他又興奮地繼續他底演說，「我請問你，一件事情要知道他底好處容易，還是想法子把他做好了容易？誰不知道最近的許多社會政治的理想底好處呢？然而，要實現它豈是暴動所能成事？要知道私產和官吏是因為制度上底錯誤而成底一種思想習慣，一般人既習非成是，最好的是能使他們因理啓悟，去非歸是。我們生在現時，應當做這樣底工夫，為將來的人預備。……」

妻子要把他底怒氣移轉了，教他不要想加薪底事，故意截着話流，說，「知就要行，還預備什麼？」

「很好聽！」他用筷子指着妻子說，「為什麼要預備？說來倒很平常。凡事不預備而行動，雖得暫時成功，終要歸於失敗。縱使你一個人在這世界內能實行你底主張，你底力量還是有限，終不能敵過以非為是底羣衆。所以你第一步底預備，便是號召同志，使人起信，是不是？」

「是很有理。」妻子這樣回答。

丈夫這才把筷子收回來，很高興繼續地說，『你以為實行和預備是兩樣事麼？現在的行，就是預備將來。好，我現在可以給你一個比喻。比喻有所果園，只有你知道裏頭有一種果子，吃了於人有益。你若需要，當然可以進去受用，只因你底心很好，不願自己享受，要勸大家一同去享受。可是那地方底人們因為風俗習慣迷信種種關係，不但不敢吃，並且不許人吃。因為他們以為人吃了那果子，便能使社會多災多難，所以凡是吃那果子底人，都得受刑罰。在這情形之下，你要怎辦？大家都不明白，你一進去，他們便不容你分說，重重地刑罰你，那時你還不能享受裏頭底果子？同時他們會說，恐怕以後還有人進來偷果子，不如把這園門封鎖了罷。這一封鎖，所有的美果都在裏頭腐爛了。所以一個救護時世底人，在智慧方面當走在人們底前頭，在行為方面，當為人們預備道路。這並不是知而不行，乃是等人人至少要多數人都預備好，然後和他們同行。一幅完美的錦，並不是千緯一經所能成，也不能於一秒時間所能織就底。用這個就可以比方人間一切的造作，你要預備得有條有理，還要用相當的勞力，費相當的時間。你對於織造新社會底錦不要貪快，還不要生作者想，或生受用想。人間一切事物好像趨於一種公式，就是凡真作者在能創造使人民康樂底因，並不期望他能親自受用他所成就底果。一個人倘要把他所信底強別人去知去信去行，這便是獨裁獨斷，不是共和合作。……』

他越說越離題，把方才為加薪問題生氣底事情完全消滅了。伶俐的妻子用別底話來阻止他再往下說。她拿起他底飯碗說，『好哥哥，你只願說話，飯已涼到吃不得了！待我給你換些熱

的來罷。」

孩子早已吃飽了，只是不敢離座。夢鹿所說底他不懂，也沒注意。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對夢鹿說，「方才黃先生來找你呢。」

「是麼，有甚事？」

「不知道呢！他沒說中國話，問問嬸嬸便知道。」

妻子端過一碗熱飯來，隨对孩子說，「你吃完了，可以到院子去玩玩，等一會，也許你叔叔要領你出城散步去。」孩子得了令，一溜烟地跑了。

「方才黃先生來過麼？」

「是的，他要請你到黨部去幫忙。我已經告訴他說，恐怕你沒有工夫。我知道你不喜歡跟市黨部底人往來，所以這樣說。」妻子這樣回答。

「我並不是不喜歡同他們來往，不過他們老說要做這事，要做那事，到頭來一點也不辦。我早告訴他們，我今生唯一的事情，便是當小學教員，別的事情，我就不能兼顧了。」

「我也是這樣說，你現在已是過勞了，再加上幾點鐘底工夫，就恐怕受不了。他隨即要求我去。我說等你回來，再和你商量。我去好不好？」

他點頭說，「那是你底事，有工夫去幫幫忙，也未嘗不可。」

「那麼，我就允許他了。下午你還和延禧出城去麼？」

『不，今晚上還得到學校去。』
他吃完了，歇一會又到學校去了。

三

黃昏已到，站在樓頭總不見燦爛的晚霞，只見凹凸而濃黑的雲山映在玻璃窗上。志能正在樓上整理書報，程媽進來，報道，『卓先生在客廳等候着。』她隨着下來。卓先生本坐在一張矮椅上，一看門鈕動時，趕緊搶前幾步，與她拉手。

志能說，『斐立，我告訴你好幾次，我不能跟你，也不能再和你一同工作，以後別再來找我。』

『你時時都是這樣說，只不過要想恐嚇我罷了。我是鐘鼓樓底家雀，這樣的聲音，已經聽慣了。』

他們並肩坐在一張貴妃榻上。斐立問道，『他呢？』

『到學校去了。』

『好，正好，今晚上我們可以出去歡樂一會。你知道我們在不久要來一個大暴動麼？我們所做底事，說不定過兩三天後還有沒有性命。且不管它，快樂一會是一會。快穿衣服去，我們就走。』

「我立，我已經告訴過你好幾次了。我們從前爲社會爲個人底計畫，我想都是很笨，很沒理由，還是打消了罷。」

「呀，你又來哄我！」

「不，我並不哄你。我將盡我這生愛敬你。同時我要懺悔從前對於他一切的誤解，以致做出許多對不起他和你底事。」她底眼睛一紅，珠淚像要滴出來。

卓先生失驚道，「然則你把一切的事都告訴他了。」

「不，你想那事是一個妻子應當對她底丈夫說底麼？如能避免掉，我永遠不對他提及。」他哭起來了。她接着說，「把從前底事忘記了罷。我已定志不離開他。當然，我只理會他於生活上有許多怪癖，沒理會他有很率真的性情，故覺得他很討厭。現在我已明白了他，跟他過得好好地，捨不得與他分離了。」

在卓先生心裏，這是出於人意料之外底事情。他想那麼伶俐的志能，會愛上一個半瘋的男子！她一會說他底性情好，一會說他底學問好，一會又說他底道德好，時時把夢鹿讚得和聖人一樣。他想其實聖人就是瘋子。學問也不是一般人所需要底，只要幾個書獃子學好了，人人都可以沾光。至於道德，他以為更沒有什麼準則，壞事情有時從好道德底人幹出來。他又信人倫中所謂夫婦的道德，更沒憑據。一個丈夫，若不被他底妻子所愛，他若去同別的女人來往，在她眼中，他就是一個壞人，因此便覺得他所做底事都是壞事。男子對於女人也是如此。他沉默

着，雙眼叮在婦人臉上，又像要發出大議論底光景。

婦人說，「請把從前一切的意思打消了罷，我們可以照常來往。我越來越覺得我們底理想不能融洽在一起。你底生活理想是爲享樂，我底是爲做人。做人便是犧牲自己底一切去爲別人，若是自己能力薄弱，就用全力去幫助那能力堅強底人們。我覺得我應當幫助夢鹿，所以寧把愛你底情犧牲了。我現在才理會在世上還有比私愛更重要的事，便是同情。我現在若是離開夢鹿，他底生活一定要毀了，延禧也不能好好地受教育了。從前我所看底是自己，現在我已開了眼，見到別人了。」

「那可不成，我什麼事情都爲你預備好了。到這時候你才變卦！」他把頭擰過一邊，沈吟地說，「早知道是這樣，你在巴黎時爲什麼引誘我，累我跟着你東跑西跑。」

婦人聽見他說起引誘，立刻從記憶底明鏡裏映出他們從前同在巴黎一個客店裏底事情。她在外國時，一向本沒會細細地分別過朋友和夫婦是兩樣的。也許是在她底環境中，這兩樣底界限不分明。自從她回國以後，尊敬夢鹿底情一天強似一天，使她對於從前的事情非常地慚愧。這並不是東方式舊社會底勞力和遺傳把她揪回來，乃是她底責任心與同情心漸次發展底緣故。他們兩人在巴黎始初會面，大戰時同避到英倫去，戰後又在莫斯科同住好些時，可以說是對兒飛來飛去底。她愛斐立，早就想與夢鹿脫離關係。在外國時，夢鹿雖不常寫信，她底寡母却時時有信給她。每封信都把夫婿讚美得像聖人一般，爲母親底緣故，她對於另有愛人底事情一

句也不提及。這次回家，她漸漸證實了她亡母底話，因敬愛而時時自覺昔日所爲都是慚愧。她以羞惡心回答卓先生說，「我底裴立，我對不起你。從前種種都是我底錯誤，可是請你不要說我引誘你。我很怕聽這兩個字。我還是與前一樣地愛你，並且盼望你另找一位比我強的女子。像你這樣的男子，還怕沒人愛你麼？何必定要……」

「你以爲我是爲要妻子而娶妻，像舊社會一樣麼？男人底愛也是不輕易給人底。現在我身心一切的都付與你了。」

「噢，裴立，我很慚愧，我錯受了你底愛了。千恨萬恨只恨我對你不該如此。現在我和他又一天比一天融洽，心情無限，而人事有定，也是無可奈何底啊。總之，我對不起你。」志能越說越惹起他底嫉嫉和怨恨，至終不能向他說個明白。

裴立說，「你未免太自私了！你底話，使我懷疑從前種種都是爲滿足你自己而玩弄我底。你到底沒會當我做愛人看！請罷，我明白了。」

在她心裏有兩副臉，一副是夢鹿莊嚴的臉，一副是裴立可愛的臉。這兩副臉底威力，一樣地可以懾服她。裴立忿忿地抽起身來，要向外走。志能急揪着他說，「裴立我所愛底，不要誤會了我，請你沈靜坐下，我再解釋給你聽。」

「不用解釋，我都明白了。我知道你底能幹，咽下一口唾沫，就可以撒出一萬八千個謊來。你底愛情就像你臉上底粉，敷得容易，洗得也容易。」他甩開婦人，逕自去了。她底心緒

像屋角底炊煙輕輕地消散，一點微音也沒有。沒解法，掏出手帕來，掩着臉暗哭了一陣。回到自己底房裏，伏在鏡台前還往下哭。

晚飯早又預備好了。夢鹿從學校裏攜回一包郵件，到他書房裏，一件一件細細地拆開看。延麟上樓去叫她，她才抬起頭來，從鏡裏照出滿臉底淚痕，眼珠紅絡還沒消退。於是她把手裏那條濕手巾扔在衣櫃裏，從抽屜取出乾淨的來，又到鏡台邊用粉撲重新把臉來勻拭一遍，然後下來。

丈夫帶着幾卷沒拆開底書報，進到飯廳，依着他底習慣，一面吃飯一面看。偶要對妻子說話，他看見她底眼都紅了，問道，「爲什麼眼睛那麼紅？」妻子敷衍他說，「方才安排櫃裏底書，搬動時，不提防教一套書打在臉上，塵土入了眼睛，到現在還沒復原呢。」說時，低着頭，心裏覺得非常慚愧。夢鹿聽了，也不十分注意。他沒說什麼，低下頭，又看他底郵件。

他轉過臉向延禧說，「今晚上青年會演底是法國革命，想你一定很喜歡去看一看。若和你姊姊同去，她就可以給你解釋。」

孩子當然很喜歡。晚飯後，立刻要求志能與他同去。

夢鹿把一卷從日本來底郵件拆開，見是他底母校岡山師範底同學錄，不由得先找找與他交情較厚底同學。翻到一篇，他忽然躡起來，很喜歡地對着妻子說，「可怪雁潭在五小當教員，我一點也不知道！呀，好些年沒有消息了。」他用指頭指着本子上所記雁潭底住址，說，「他

就住在豪賢街，明天到學堂，當要順道去拜訪他。」

雁潭是他在日本時一位最相得的同學。因為他是湖南人，故夢鹿絕想不到他會來廣州當小學教員。志能間嘗聽他提過好幾次，所以這事使他喜歡到什麼程度，她已理會出來。

孩子吃完飯，急急預備到電影院去。她晚上因日間底事，很怕夢鹿看出來，所以也樂得出去避一下。她裝飾好下來，到丈夫身邊，拍着他底肩膀說，「到時候自己睡去，不要等我們了。你今晚在書房睡罷，恐怕我們回來晚了攪醒你。你明天不是要一早出門麼？」

夢鹿在書房一夜沒曾閉着眼，心裏老惦念着一早要先去找雁潭。好容易天亮了。他爬起來，照例盥漱一番，提起書包也沒同妻子告辭，便出門去了。

路上底人還不很多，除掉賣油炸膾底便是出殯底。他拐了幾個灣再走過幾條街，便是雁潭底住處。他依着所記底門牌找，才知道那一家早已搬了。他很惆悵地在街上徘徊着，但也沒有辦法，看看錶已到上課底時候，趕緊坐一輛車到學校去。

早晨天氣還好，不料一過晌午，來去無常的夏雨越下越大。夢鹿把應辦底事情都趕着辦完，一心只趕着再去打聽雁潭底住址。他看見那與延禧同級底女生丁鑑手裏拿着一把黑油紙傘，便向她借，說，「把你底雨傘借給我用一用。若是我趕不及回來，你可以同延禧共坐一輛車回家。明天我帶回來還你。」他掏出幾毛錢交給她，說，「這是你和延禧底車錢。」女孩子把傘遞給他，把錢接過來，說聲「是」，便到休息室去了。夢鹿打着傘，在雨中一步一步慢

移。一會，他走遠了，只見大黑傘把他蓋得嚴嚴地，直像一朵大香蕈在移動着。

他走到豪賢街附近底派出所，爲要探聽雁潭搬到那裏，只因時日相隔很久，一下子不容易查出來。無可奈何，只得沿着早晨所走底道回家。

一進門，黃先生已經在客廳等着他。黃先生說，「東野先生想不到我來找你罷。」

他說，「實在想不到。你一定是又來勸我接受校長底好意，加我底薪水吧。」

黃先生說，「不，不。我來不爲學校底事，有一個朋友要我來找你到黨部去幫忙，不是專工底，一星期到兩三次便可以了。你願意去幫忙麼？」

夢鹿說，「辦這種事底人材濟濟，何必我去呢？況且我又不喜歡談政治，也不喜歡當老爺。我這一生若把一件事做好了，也就夠了。在多方面活動，個人和社會必定不會產出什麼好結果。我還是教我底書罷。」

黃先生說，「可是他們急於要一個人去幫忙，如果你不願去，請嫂夫人去如何？」

「你問她，那是她底事。她昨天已對我說過了，我也沒反對她去。」他於是向着樓上叫志能說，「妹妹，妹妹，請你下來，這裏有事要同你商量。」妻子手裏打着線活，慢慢地踱下樓來。他說，「黃先生要你去辦黨，你能辦麼？我看你有時雖然滿口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若真是教你去做，你也未必能成。」妻子知道丈夫給她開玩笑，也就順着說，「可不是，我那有本領去辦黨呢？」

黃先生攔着說，『你別聽夢鹿兒底話，他總想法子攔你，不要你出去做事』，他說着，對夢鹿笑。

他們正在談着，孩子跑進來說，『嬌嬌，外面有一個人送信來，說要親自交給你。』她立時放下手活說了一聲「失陪」，便隨着孩子出去了。夢鹿目送着她出了廳門，黃先生低聲對他說，『你方才那些話，她聽了不生氣麼？這教我也很難爲情。你這一說，她一定不肯去了。』夢鹿回答說，『不要緊，我常用這樣的話激她。我看，現在有許多女子在公共機關服務，不上一年半載若不出差錯，便要厭膩她們底事情，尤其是出洋回來底女學生，裝束得怪模怪樣，講究底都是宴會跳舞，那會爲所要做底事情預備過？她還算是好的。回國後還不十分洋化，可喜歡談政治。辦底事情她也許會感興趣，只與我不相投便了。但無論如何，我總不阻止她，只要她肯去辦就成。』

他們說着，妻子又進來了。夢鹿問，『誰來底信，那麼要緊？』

妻子慚愧地說，『是卓先生底。那個人做事，有時過於鄭重，一封不要緊的信，也值得這樣張羅！』說着，一面走到原處坐下做她底活。

丈夫說，『你始終沒告訴我卓先生是幹什麼事底人。』妻子沒說什麼。他怕她有點不高興，就問她黃先生要她去辦黨底事，她答應不答應。她沒有拒絕，算是允許了。

黃先生得了她底允許，便站立起來。志能止住說，『現在快三點鐘，請坐一回，用過點心

再走未晚。」

黃先生說，「我正要請東野先生一同到會賢居去喫炒粉，不如我們都去罷。也把延禧帶去。」

她說，「家裏雇着廚子，倒叫客人請主人出去外頭吃東西，實在難爲情了。」

夢鹿站起來，向窗外一看，說，「不要緊，天早晴了。黃先生既然喜歡會賢居，讓我做東，我們就一同陪着走走罷。」

妻子走到樓梯旁邊順便問她丈夫早晨去找雁潭底事。他搖搖頭說，「還沒找着，過幾天再打聽去。他早已搬家了。」

妻子換好衣服下來，一手提着鏡囊，一手拿着一個牛奶瓶子，對丈夫說，「大哥，你今天忘了喝你底奶子了，還喝不喝？」

「噢，是的，我們正渴得慌，三個人分着喝完再走罷。」

妻子說，「我不喝，你們二位喝罷。我叫他們拿兩個杯來。」她順手在門邊按電鈴。丈夫說，「不必攪動他們了，這裏有現成的茶杯，爲什麼不拿出來用？」他到牆角，把那古董櫃開了，拿出一個茶盃，在抽屜裏拿出一張白紙來揩拭幾下，然後倒滿了一杯遞給客人。黃先生讓了一回，就接過去了。他將瓶子送到唇邊，把剩下底奶子全灌入嘴裏。

妻子不覺笑起來，對客人說，「你看我底丈夫，喝牛乳像喝汽水一樣。也不怕教客人笑

話。』正說着，老媽子進來，妻回頭對她說，『沒事了，你等着把瓶子拿去吧。噢，是的，你去把延少爺找來。』老媽應聲出去了。她又轉過來對黃先生笑說，『你見過我丈夫底瓶子書架麼？』

『哈，哈，見過！』

夢鹿笑着對黃先生說，『那有什麼稀奇。她給我換了些很笨的木櫃，我還覺得不方便哪。』他們說着，便一同出門去了。

四

殷勤的家雀一破曉就在屋角連跳帶噪，爲報睡夢中人又是一天底起首。延禧看見天氣清明，吃了早飯，一溜烟地就跑到學校園裏種花去了。

那時學校底時計指着八點二十分，夢鹿提着他底書包進教務室，已有幾位同事先在那裏預備功課。不一會，上課鈴響了。夢鹿這一堂是教延禧那班底歷史，鈴聲還沒止住，他已比學生先入了講堂，在黑板上畫沿革圖。

他點名點到了丁鑑，忽然想起昨天借了她底雨傘，允許今天給帶回來，但他忘記了。他說，『丁鑑，對不起，我忘了把你底雨傘帶回來。』

丁鑑說，『不要緊，下午請延禧帶來，或我自己去取便了。』

她說到「延禧」時，同學在先生面前雖不敢怎樣，坐在延禧後面底，却在暗地推着他底背脊。有些用書擋着向到教壇那面，對着她裝鬼臉。

夢鹿想了一想，說「好，我不能失信，我就趕回去取來還你罷。下一堂是自由習作，不如調換上來，你們把文章做好，我再給你們講歷史。待我去請黃先生來指導你們。」他果然去把黃先生請來，對他說如此這般，便急跑回家辦那不要緊的大事去了。大家都知道他底瘋氣，所以不覺得希奇。

這芳草街底寓所，忽然門鈴怪響起來。老媽子一開門，看見他跑得氣喘喘地，問他什麼原故，他只回答「拿雨傘！」

老媽子看着他發怔，因為他想早晨底天氣很好。妻子在樓上問是誰，老媽子替回答了。她下來看見夢鹿額上點點底汗，忙用自己底手巾替他擦。她說，「什麼事體，值得這樣着急！」

他喘着說，「我忘了把丁鏗底雨傘帶回去！到上了課，才記起來，真是對不起她！」說完拿着雨傘翻身就要走。

妻子把他揪住說，「爲什麼不坐車子回來，跑得這樣急喘喘地！且等一等，僱一輛車子回去罷。小小事情，也值得這麼忙，明天帶回去給她不是一樣麼？看你跑得這樣急，若惹出病來，待要怎辦！」

他不由得坐下，歛一回，笑說，「我怎麼沒想到坐車子回來？」妻子在一傍替他拭額上屬汗。

女僕僱車回來，不一會，門鈴又響了。妻子心裏像預先知道來底是誰，在老媽子要出去應門底時候告訴她說，「若是卓先生來，就說我不在家。」老媽子應聲「哦」便要到大門去。

夢鹿很詫異地對妻子說，「怎麼你也學起官僚派頭來了！明明在家，如何撒謊？」他拿着丁鏗底雨傘，望大門跑。女僕走得慢，門倒教他開了；來底果然是卓先生！

「夫人在家麼？」

「在家。」夢鹿回答得很乾脆。

「我可以見見她麼？」

「請進來罷。」他領着卓先生進來，妻子坐在一邊，像很納悶。他對妻子說，「果然是卓先生來。」又對卓先生說，「失陪了，我還得到學校去。」

他回到學校來，三小時底功課上完，已經是十一點半了。他挾着習作本子跑到教務室去。裏面只有黃先生坐在那裏看報。

「東野先生，功課都完了麼？方才習作堂延騰問我「安琪兒」怎解，我也不曉得要怎樣給他解釋，只對他說這是外國話，大概是「神童」或是「有翅膀底天使」底意思。依你底意思，要怎樣解釋？可怪人們偏愛用西洋翻來的字眼，好像西洋底老鴉，也叫得比中國底更音節一

殺。」

「你說底大概是對的。這些新名詞我也不大高明。我們從前所用底字眼，被人家罵做「盲人瞎馬的新名詞」，但現在越來越新了，看過之後，有時總要想了一陣，才理會說底是什麼意思。延禧最喜歡學那些怪字眼。說他不懂呢？他有時又寫得像一點樣子。說他懂呢？將他底東西拿去問他自己，有時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們試找他底本子來看看。」

他拿起延禧底卷子一翻，看他自定底題目是「失戀的安琪兒」，低下加了兩個字「小說」在括弧當中。夢鹿和黃先生一同念。

「失戀的安琪兒，收了翅膀，很可憐變成一隻灰色的小醜鴨，在那蔷薇色的日光底下顫動。嘴裏呪詛命運的使者，說：「上帝呵，這是何等異常的不幸呢？」赤色的火燄像微波一樣跟着夜幕轟然地捲來，把她女性的美麗都吞咽了！這豈不又是一場赤色的火災麼？」

黃先生問，「什麼叫做「灰色的」「赤色的」「火災」「上帝呵」等等，我全然不懂！這是什麼話！」

夢鹿也笑了。「這就是他底筆法。他最喜歡在報上雜誌上抄襲字眼，這都是從口袋裏那本自抄底袖珍錦字翻出來底。我用了許多工夫給他改，也不成功。只得隨着他所明白底順一順罷了。」

黃先生一面聽着，一面提着書包望外走。臨出門時，對夢鹿說，「昨天所談底事，我已告

訴了那位朋友，不曉得嫂夫人在什麼時候能見他？」

夢鹿說，「等我回去再拜問她罷，」他整整衣冠，把那些本子收在包裹，然後到食堂去。下午功課完了，他又去打聽雁潭底地址，他回家底時候恰打六點。女僕告訴他太太三點鐘到澳門去了。牠遞給他一封信。雁潭拆開一看，據說是她底姑母病危，電信到時已到開船時候，來不及等他。她允許三四天後回家。雁潭心裏也很難過，因為志能底親人只剩下在澳門底姑母，萬一有了危險，她一定會很傷心。

他到書房看見延禧在那裏寫字，便對他說，「你姊姊到澳門去了，今晚上沒有人給你講書。你喜歡到長堤走走麼？」孩子說，「好罷，我跟叔叔去。」他又把日間所寫底習作批評了一會，便和他出門去。

五

志能去了好幾天沒有消息，夢鹿也不理會。他只一心惦着找雁潭底下落，下完課，就在賢街一帶打聽。

又是一個下午，他經過一條小巷，恰巧遇見那個賣過鼠肉餛飩底。夢鹿已經把他忘掉，但他一見便說，「先生，這幾天常遇見，莫不是新近從別處搬到這附近來麼？」夢鹿略一定神，才記起來。他搖頭說，「不，我不住在這附近。我只要找一個朋友。」他把事由給賣餛飩底述

說一遍。真是湊巧，那人聽了便說他知道。他把那家底情形對夢鹿說。夢鹿喜出望外，連說『對對！』他謝過那人，一直走到所說底地址。

那裏是個營業底花園。花匠便是園主，就在園裏一座小屋裏住。挨近金魚池那邊還有兩座小屋，一座堆着肥料和塘泥，傍邊一座，屋脊上瓦塊凌亂，間用茅草鋪蓋着，一扇殘廢的蠔殼窗，被一枝黏滿泥漿底竹竿支住。地上一行小坳，是屋簷底溜水所滴成。破門裏便是一廳一房，窗是開在房中底南牆上，所以廳裏比較地暗。

廳上只有一張黃到帶出黑色底破竹床，一張三脚不齊底桌子，還有一條長凳。牆下兩三個大小不等欲裂不裂底破烘爐，落在地下一掬燒了半截底雜柴。從一個爐裏底殘灰中還隱約透出些少零星的紅燄。壁上除被炊烟薰得黝黑以外，沒有甚麼裝飾。桌上放着兩雙筷子和兩個碗，一碗盛着不曉得喫過多少次底腐乳，一碗盛着蘿蔔，還有幾莢落花生分散在舊報紙上。夢鹿看見這光景，心裏想一定是那賣餛飩底說錯了。他站在門外躊躇着，不敢動問屋裏底人。在張望間，一個二十左右底女孩子從裏間扶着一位瞎眼底老太太出來。她穿底雖是經過多數次補綴底衣服，却還光潔。黑油油的頭髮，映着一副不施脂粉底黃瘦臉龐，若教她披羅戴翠，人家便要讚她清俊；但是從百補的布衫襯出來，可就差遠了。

夢鹿站了一會，想着雁潭底太太雖會見過，可不像裏頭那位底模樣，想還是打聽明白再來。他又到花匠那裏去。

屋裏，女兒扶着老太太在竹床上，把筷子和飯碗遞到她手裏。自己對坐在那條長凳上，兩條腿夾着桌腿，爲底是使他不左右地搖幌，因爲那桌子新近缺了一條腿，她還沒叫木匠來修理。

「娘，今天有你喜歡底蘿蔔。」女兒隨即挾起幾塊放在老太太碗裏。那蘿蔔好像是專爲她預備底。她還把花生剝好，盪數給了母親，自己底碗裏只有些腐乳。

「慧兒，你自己還沒得喫，爲什麼把花生都給了我？」其實花生早已完了，女兒恐怕母親知道她自己沒有，故意把空莢捏得噼噼地響。她說，「我這裏還有呢。」正說着，夢鹿又回來，站在門外。

她回頭見破門外那條泥濘的花徑上，一個穿藍布大褂底人在那裏徘徊。起先以爲是買花底人，並不介意。後來覺得他只在門外探頭探腦，又以爲他是「花公子」之流，急得放下飯碗，要把關不嚴的破門掩上。因爲向來沒有人在門外這樣逗留過，女孩子底羞恥心使她忘了兩腿是替那三腿不齊底桌子支撐着底，起來時，不提防，砰然一聲，桌子翻了！母親底碗還在手裏，桌上底器具滿都摔在地上，碎底碎，缺底缺，裂底裂了。

「什麼原故？怎麼就滑倒了？」瞎母親雖沒生氣，却着急得她手裏底筷子也掉在地上。

女兒沒回答她，直到門邊，要把破門掩上。夢鹿已進一步踏入門裏。他很和藹地對慧兒說：「我是東野夢鹿，是雁潭哥底老同學。方才才知道你們搬到這裏來。想你，就是環妹罷？我雖

然沒見過你，但知道你。』慧兒不曉得要怎樣回答，門也關不成，站在一邊發楞。夢鹿轉眼看見瞎老太太在竹牀上用破袖掩着那聲淚俱盡底臉。身邊放着半碗剩下底稀飯，地下破碗底片屑與菜醬狼藉得很。桌子翻倒底時候，正與他腳踏進來同時，是他眼見底。他俯身把棒子扶起來，說，『很對不起，攪擾你們底晚飯。』女兒這才蹲在地上，收拾那些殘屑。屋裏三個人都靜默了。夢鹿和女孩子檢着碎片，只聽見一塊一塊碗片相擊底聲。他總想不到雁潭底家會窮到這個地步。少停，他說一聲『我一會兒回來，』便出門去了。

原來雁潭於前二年受聘到廣州，只授了三天課，就一病不起。他有兩個妹妹，一個名叫翠環，一個就叫慧兒。他底妻子是在東洋時候娶底。自他死後，不久便投到無着菴帶髮修行去了。老母因兒子死掉，更加上兒媳婦出家，悲傷已極。去年忽然來了一個人，自稱爲雁潭底朋友，獻過許多殷勤，不到四個月，便送上二百元聘金，把翠環娶去。家人時常聚在一起，很熱鬧了一些時日。但過了不久，女婿忽然說要與翠環一同到美國留學去。他們離開廣州以後大約二十天，翠環在太平洋中來信，說她已被賣，那人也沒有蹤跡了！

一天，母親忽得了一封沒貼郵票底欠費信，拆開是一幅小手絹，寫着，『環被賣，決計蹈海，痛極！書不成字。兒血。』他知道事情不好，可是「外江人」既沒有親戚，又不詳知那水底鄉望，幫忙底只有她自己底眼淚罷了。她本有網膜炎，每天緊握着那血絹，哭時便將它拭淚。

母親哭瞎了，也沒地方訴冤枉去。慧兒想着家裏既有殘疾的母親，又沒有生利底人，於是不得不輟學。豪賢街底住宅因拖欠房租也被人驅逐了。母女們至終搬到這花園底破小屋。慧兒除些做活計，每天還替園主修葉，養花，飼魚，汲水，凡園中輕省的事，都是她做，藉此過活。

自她們搬到花園裏住，只有兒媳婦間中從蕙裏回來探望一下。夢鹿算是第一個男子，來拜訪她們底。他原先以為這一家搬到花園裏過清幽的生活，那知道一來，所見的都出乎他意料之外。

慧兒把那碗涼粥仍舊倒在沙鍋裏，安置在竹床底下。她正要出門邊拿掃帚掃地，夢鹿已捧着一付磁碗盤進來說，『舊的碎了，正好換新的。我知道你們這頓飯給我攪擾了，非常對不起。我已經教茶居裏給你們送一盤炒麵來，待一會就到了。』瞎母親還沒有說什麼，他自己便把條長橈子拉過一邊來坐下。他說，『真對不起，驚擾了老伯母。伯母大概還記得我。我就是東野夢鹿。』

老太太聽見他底聲音，只用小手巾去擦她開盲的眼。慧兒在傍邊向夢鹿搖手，教他不要說。她用手勢向他表示她哥哥已不在人間。夢鹿在訪問雁潭住址底時候，也曾到過第五小學去打聽。那學校底先生們告訴他雁潭到校不到兩個星期便去世，家眷原先住在豪賢街，以後搬到那裏或回籍，他們都不知道。他見老太太雙眼看不見，料定是傷心過度。當然不要再提起雁潭

底名字。但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話來說。他楞着，坐在一邊。還是老太太先用顫弱的聲音告訴他兩年來底經過。隨後又說，『現在我就指望着慧兒了。』她拉着女兒的手對她說，『慧兒，這就是東野先生。你沒見過他，你就稱他做夢鹿哥哥罷。』她又轉向夢鹿說，『我們也不知道你在這裏，若知道，景況一定不致這麼苦了。』

夢鹿嘆了一聲說，『都是我懶得寫信所致。我自從回國以後，只給過你們兩封信。那都是到廣州一個月以內寫底。我還記得第二封是告訴你們我要到梧州去就事。』

老太太說，『可不是！我們一向以為你在梧州。』

夢鹿說，『因為岳母不肯放我走，所以沒去得成。』

老太太又告訴他，『二兒和二媳婦在辛亥年正月也到過廣州。但自四月以後，他們便一點消息也沒有。後來才聽他底朋友們說，他們倆在三月二十九晚底革命被人殺死了。但他們底小嬰孩，可惜也沒下落。我們要到廣州，也是因為要打聽他們底下落。直到現在，一點死活底線索都找不出來，雁潭又死了！』她說到此地，悲痛的心制止了她底舌頭。

夢鹿傾聽着一聲也沒響，到聽見老太太說起三月二十九底事，他才說，『二哥我沒會過，因為他在東京，我在岡山，他去不久，我便回國了。他是不是長得像雁潭一樣？』

老太太說，『不，他瘦得多。他不是學化學底麼？庚戌那年，他回上海結婚，在家裏製造什麼炸藥，不留神把左臉炸傷了，到病好以後，却只丟了一個耳朵。』

他聽到此地，立刻站起來說，『嚇！真的！那麼令孫現在就在我家裏。我這十幾年來底迷，到現在才猜破了。』於是把他當日底情形細細地述說一遍，並告訴她延禧最近的光景。

老太太和慧兒聽他這一說，自然轉愁爲喜。但老太太忽然搖頭說，『沒用處，沒用處，慧兒怎能養得起他。我也瞎了，不能看見他，帶他回來有什麼用呢？』

夢鹿說，『當然我要培養他，教他成人，不用你掛慮。你和二妹都可以搬到我那裏去住。我那裏有底是房間。我方才就這樣想着，現在加上這層關係，更是義不容辭了。後天來接你們。』他站起來說聲『再見』，又從口袋裏掏出一張鈔票放在棹上說，『先用着罷，我快回去告訴延禧，教他大快樂一下。』他不等老太太說什麼，大踏大步跳出門去。在門窗下那枝支着蠔窗底竹竿，被他底脚踏着，窗戶立即落下來。他自己也絆倒在地上，起來時，濺得一身泥。

慧兒趕着送出門，看他在那裏整理衣服，說，『我給你擦擦罷。』他說聲，『不要緊，不要緊，』便出了園門。在道上又遇見那賣餛飩底，夢鹿直向着他行禮道謝。他莫名其妙，看見走遠了，手裏有意無意地敲着竹板，自己說，『嚇，真奇怪啦！』

六

夢鹿回到家中，便喚『延禧，延禧』，但沒聽見他回答。他到小孩底屋裏，見他伏在棹上

哭。他撫着孩子底背，問，「又受什麼委曲咄，好孩子？」延禧搖着頭，抽噎着說，「嬭嬭在天字碼頭給人打死了！」孩子告訴他，午後跟同學們到長堤去玩，經過天字碼頭，見一羣人圍着刑場，聽說是兇斃什麼反動份子，裏頭有五六個女的，他底同學們都鑽入人圈裏頭看，出來告訴他說，人們都說裏頭有一個女的是法國留學生名叫志能。他們還斷定是他嬭嬭。他聽到這話，不敢鑽進去看，一氣地跑回家來。

夢鹿不等他細說，趕緊跑上樓，把他妻子底東西翻查一下。他一向就沒動過她底東西，所以她底秘密，他一點也不知道。他打開那個小黑箱，翻出一疊一疊底信，多半是洋文，他看不懂。他搖搖頭自己說，「不致於罷？孩子聽錯了罷？」坐在一張木椅上，他搔搔頭，搓搓手，想不出理由。最後他站起來，抽出他放錢鈔底抽屜，發現裏頭多出好些張五十元底鈔票，還有一張寫給延禧底兩萬元支票。

自從志能回家以後，家政就不歸夢鹿管了。但他用底錢，妻子還照數自每星期放在他底抽屜裏。夢鹿自妻子管家以後，用錢也不用預算了。他抽屜裏放着底，在名目上是他每月底薪水，但實際上志能每多放些，爲底是補足他臨時或意外底費用。他喜歡周濟人，若有人來求他幫助，或他所見底人，他若認爲必得資助底，就資助他。但他一向總以爲是用着他自己底錢，決想不到已有許多是志能底補助費。他數一數那差五十元底鈔票，才縐着眉頭想：我那裏來底這麼些錢呢？莫不是志能知道她要死，留給我作埋葬費底麼？不，她決不會去幹什麼秘密

工作。不，她也許會。不然，她怎麼老是鬼鬼祟祟，老說去赴會，老跟那卓先生在一起呢？也許那卓先生是與她同黨罷？不，她決不是，不然，她爲什麼又允許黃先生去辦市黨部呢？是與不是底懷疑，使他越想越玄。他把鈔票放在口袋裏，正要出房門，無意中又看見志能鏡台底下押着一封信。他抽出來一看，原來就是前幾天卓先生送來底那封信，打開一看，滿是洋文。他把從箱子檢出來底和那一封一起捧下樓來，告訴延禧說，『你快去把黃先生請來，請他看看這些信裏頭說底都是甚麼。快去，馬上就去。』他說着，自己也就飛也似地出門去了。

他一氣跑到天字碼頭，路上底燈還沒有亮，可是見不着太陽了。刑場上圍觀底人們比較少。笑罵底有人，談論底有人，咒咀底也有人，可是垂着頭發憐愍心底人，恐怕一個也沒有。那幾個女屍躺在地上裸露着，因爲衣服都給人剝光了。人們要她們現醜，把她們排成種種難堪的姿勢。夢鹿走進人圈裏，向着陳屍一個一個地細認。談論和旁觀底人們自然笑，用侮辱的態度來對着他。他搖頭說，『這像什麼樣子呢！』說着從人叢中鑽出來，就在長堤一家百貨店買了幾匹白布，還到刑場去。他把那些屍體一個一個放好，還用白布蓋着。天色已漸次昏黑了。他也認不清那個是志能屍體，只把一個他以為就是底抱起來，便要走出人圈外，兩個守兵上前去攔他，他就和他們理論起來，罵他們和觀衆没人道和沒同情心，旁觀底人見他太殺風景，有點罵他，『又不是你底老婆，你管這許多閒事。』有些說，『他們那麼搗亂，死有餘辜，何必這麼奸待他們！』有些說，『大概他也是反動份子罷！』有些說，『他這樣做便是反動！』有些

『打』，有些嚷『殺』，嘈雜的聲音都向着夢鹿底犯衆的行爲發出來。至終有些兵士和激發的人們在羣衆喧嘩中，把夢鹿包圍起來，拳腳交加，把他打個半死。

巡警來了。夢鹿已經暈倒在血泊當中。羣衆還要求非把他送局嚴辦不可。巡警搜查他底口袋，才知道他是誰，於是爲他雇了一輛車，護送他回家。方才蓋在屍頭底白布，在他被扛上車時，仍舊一絲也沒留存。那些可憐的屍體，仍裸露在鐵石般的人圍當中，像已就屠底豬羊，毛被刮掉，橫倒在屠戶門外一般。

夢鹿躺在牀上已有兩三天，身上和頭上底傷稍微好些，不過那雙眼和那兩隻胳膊不見得能恢復原狀。黃先生已經把志能底那疊信細看過一遍，內中多半是卓先生給她底情書，間或談到政治。最後那封信，在黃先生看來，是志能致死底關鍵。那信底內容是卓先生一方面要她履行在歐洲所允許底事。一方面說時機緊迫，暴動在兩三天以內便要辦到。他猜那一定是黨底活動。但他一句也不敢對夢鹿說起。他看見他底朋友在牀上呻吟着怪可憐的，便走到他跟前問他要什麼？夢鹿說把孩子叫來。

黃先生把延禧領到牀前，夢鹿對他說，『好孩子，你不要傷心，我已找着你底祖母和姑姑了。過一兩天請黃先生去把她們接來同住。她們雖然很窮，可是你孀孀已給了你兩萬元。萬一我有什麼事故，還有黃先生可以照料你們。』孩子哭了。黃先生在旁邊勸說，『你叔叔過幾天就好了，哭什麼？回頭我領你去見你祖母去。』他又對夢鹿說，『東野先生，不必太失望，醫生

說不要緊。你只放心多歇幾天可以到學校上課去。你歇歇罷，待一會我先帶孩子去見見他
離母，一切的事我替你辦去得啦。」他拉着延禧下樓來，教先去把醫生找來，再去見他祖
母。

他在書房裏踱着，忽聽見街門底鈴響，便出去應門。沖進來底不是別人，乃是志能。黃先生
瞪眼看着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志能問，「爲什麼這樣看我。」

黃先生說，「大嫂！你：你：你：」

「說來話長，我們進屋裏再談罷。」

黃先生從她手裏接了一個小提包，隨手掩上門。

志能問：「夢哥呢？」

「在樓上躺着咧。」

「莫不是爲我走，就氣病了？」

「唔！唔！」

他們到書房去。志能坐定，對黃先生說，「我實在對不起任何人，但我已盡了我底能力
了。」

黃先生不明白她底意思，請她略爲解釋一下。志能便把她從前和卓先生在政治上秘密活動

鹿經過略說了一遍。又說她不久才與他們脫離關係，因為對於工作底意見不同底原故。那天，她走底那天，卓先生來說他們底機密洩漏了，要藏在她家裏暫避一兩天。她沒允許他，恐怕連累了夢鹿。她教他到澳門去避一下。不料他出門不久，便有人打電話來說他在道上教人捉往了。她想她有幾位住在澳門底朋友與當局幾位要人很有交情，便留下一封信給夢鹿，匆匆地出門，要搭船到那裏去找他們，求他們援救。剛一出門，她又退回來。她怕萬一她也遭卓先生一樣的命運，在道上被人逮去。在自己底房裏坐下，想了一會，她還是不顧一切，決定要去冒這分險，於是把所餘的現錢都移放在夢鹿底抽屜裏，還簽了一張支票給延禧。她想着縱然她底目的達不到，不能回家，夢鹿們底生活一時也不致於受障礙。那時離開船底時候已經很近，她在倉卒間什麼都來不及檢點，便趕到碼頭去了。

她到澳門，朋友們雖然找着，可都不肯援助，都說案情重大，不便出面求情，省得擔當許多干係。在澳門奔走了好幾天，一點結果都沒有，不得已，只有回家。她在回家以前，已經知道許多舊同志們底命都完了。

志能說了許久，黃先生只是傾耳聽着。她很懊惱地說，『我希望這些事永遠不會教我丈夫知道。我很慚愧，我不是一個好妻子，也不是一個好愛人，更不是一個革命家。最使我心痛底是我底行為證明了他們底話說：有資產底人們是不會革命底。』

黃先生說，『他已多少知道一點你們底事。但你也不必悔恨，因為他自你去後，一點忿恨

的神氣却未曾發露出來，可見他還是愛你。至於說你不革命底話，那又未必然。你不是允許到黨部去幫忙麼？那不也是革命工作麼？」

志能很詫異地說，「他怎樣知道呢？」

「你們底通信，他都教我看過，但我沒告訴他什麼。」黃先生又把夢鹿在刑場上被打底情形告訴她。

她說，「不錯，是有一個王志能女士，但他們用底都是假名字。這次不幸卓先生也死在裏頭。」她說時，現出很傷感的模樣。她沉吟了一會，站起來，說，「好罷，我要去求他饒恕。我要將一切的事情都告訴他。」

黃先生也站起來說，「你得仔細一點，醫生說他底眼睛和胳膊都被打壞了。縱然能好，也是一個殘廢人了。所以最好先別對他說這些事。自然我知道他一定會饒恕你，但你得爲他忍一忍。」

志能底眼眶紅了。黃先生說，「我同你上去，等延禧回來，再同他去見他祖母。你知道東野先生最近把那孩子底家世發現了。一會他自然會告訴你。」志能沒說什麼，默默地隨着上樓。

「東野先生，你看誰回來了！東野先生！」黃先生把門打開讓志能進去，然後反扣上門，一步一步下樓去等候延禧。

九 人非人

離電話機不遠底廊子底下坐着幾個聽差，有說有笑，但不曉得倒底是談些什麼。忽然電話機響起來了，其中一個急忙走過去摘下耳機，問，「喂，這是社會局，您找誰？」

「……………」

「唔，您是陳先生，局長還沒來。」

「……………」

「科長！也沒來。還早呢。」

「……………」

「請胡先生說話。是咯，請您候一候。」

聽差放下耳機逕自走進去，開了第二科底門，說：「胡先生，電話。請到外頭聽去吧。屋裏底話機壞了。」

屋裏有三個科員，除了看報抽煙以外，個個都像沒事情可辦。靠近窗邊坐着底那位胡先生出去以後，剩下底兩位起首談論起來。

「子清，你猜是誰來底電話？」

『沒錯，一定是那位。』他說時嚙嘴向着靠近窗邊底另一個座位。

『我想也是她。只有可爲這傻瓜才會被她利用。大概今天又要告假，請可爲替她辦桌上放着底那幾宗案卷。』

『哼，可爲這大頭！』子清說着搖搖頭，還看他底報。一會他忽跳起來說：『老嚴，你瞧，一定是爲這事。』一面拿着報紙到前頭底桌上，鋪着大家看。

可爲推門進來。兩人都昂頭瞧着他。嚴莊問：『是不是陳情又要據你大頭？』

可爲一對忠誠的眼望着他，微微地笑，說：『這算什麼大頭小頭！大家同事，彼此幫忙

……

嚴莊沒等他說完，截着說：『同事！你別侮辱了這兩個字罷。她是緣着什麼關係進來底？你曉得麼？』

『老嚴，您老信一些閒話，別胡批評人。』

『我倒不胡批評人，你才是糊塗人哪。你想陳情真是屬意於你？』

『我倒不敢想。不過是同事，……』

『又是「同事」，「同事」，你說局長底候選姨好不好？』

『老嚴，您這態度，我可不敢佩服，怎麼信口便說些傷人格底話？』

『我說底是眞話，社會局同人早就該鳴鼓而攻之，還留她在同人當中出醜。』

『子清也像幫着嚴莊，說：『老胡是着了迷，真是要變成老糊塗了。老嚴說底對不對，有報爲證。』說着又遞方才看底那張報紙給可爲。指着其中一段說。『你看！』

可爲不再作聲，拿着報紙坐下了。

看過一遍，便把報紙扔在一邊，搖搖頭說：『謠言，我不信。大概又是記者訪員們底影射行爲。』

『噍！』嚴莊和子清都笑出來了。

『好個忠實信徒！』嚴莊說。

可爲縐一縐眉頭，望着他們兩個，待要用話來翻駁，忽又低下頭，撇一下嘴，聲音又吞回去了。他把案卷解開，拿起筆來批改。

十二點到了。嚴莊和子清都下了班。嚴莊臨出門，對可爲說，『有一個葉老太太請求送到老人院去。下午就請您去調查一下罷。事由和請求書都在這裏。』他把文件放在可爲桌上便出去了。可爲到陳情底位上檢檢那些該發出底公文。他想反正下午她便消假了，只檢些待發出去底文書替她簽押，其餘留着給她自己辦。

他把公事辦完，順將身子望後一靠，雙手交抱在胸前，眼望着從窗戶射來底陽光，凝視着微塵紛亂地盲動。

他開始了他底玄想。

陳情這女子到底是個什麼人呢？他心裏沒有一刻不懸念着這問題。他認得她底時間雖不很長，心裏不一定是愛她，只覺得她很可以交往，性格也很奇怪，但至終不曉得她一離開公事房以後幹底什麼營生。有一晚上偶然看見一個豔粧女子，看來很像她，從他面前掠過，同一個男子進萬國酒店去。他好奇地問酒店前底車夫，車夫告訴他那便是有名的一陳皮梅。」但她在公事房裏不但粉沒有擦，連雪花膏一類保護皮膚底香料都不用。穿底也不好，時興底陰丹士林外國布也不用，只用本地織底粗棉布。那天晚上看見底只短了一副眼鏡，她日常戴着帶深紫色底克羅克斯。局長也常對別的女職員讚美她。但他信得過他們沒有什麼關係，像嚴莊所胡猜底。她那裏會做像給人做姨太太那樣下流的事？不過，看早晨底報，說她前天晚上在板橋街底秘密窟被警察拿去，她立刻請出某局長去把她領出來。這樣她或者也是一個不正當的女人。每常到肉市她家裏，總見不着她。她到那裏去了呢？她家裏沒有什麼人，只有一個老媽子，按理每月幾十塊薪水準可以夠她用了。她何必出來幹那非人的事？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恰當的理由。

鐘已敲一下了，他還又着手坐在陳情底位上，雙眼凝視着。心裏想或者是這個原因罷，或者是那個原因罷？

他想她也是一個北伐進行中底革命女同志，雖然沒有何等的資格和學識，却也當過好幾個月戰地委員會底什麼祕書長一類底職務。現在這個職位，看來倒有些屈了她，月薪三十元，

真不如其他辦革命底同志們。她有一位同志，在共同秘密工作的時候剛在大學一年級，幸而被捕下獄。坐了三年監，出來，北伐已經成功了。她便仗着三年間底獄牢生活，請黨部移文給大學，說她有功黨國，准予畢業。果然，不用上課，也不用考試，一張畢業文憑便到了手。另外還安置她一個肥缺。陳情呢？白做走狗了！幾年來，出生入死，據她說，她親自收掩過幾次被鎗決底同志。現在還有幾個同志家屬，是要仰給於她底。若然，三十元真是不夠。然而，她爲什麼不去找別的事情做呢？也許嚴莊說底對。他說陳在外間，聲名狼籍，若不是局長維持她，她給局長一點便宜，恐怕連這小小差事也要掉了。

這樣沒系統和沒倫理底推想，足把可爲底光陰消磨了一點多鐘。他餓了，下午又有一件事情要出去調查，不由得伸伸懶腰，抽出一個抽屜要拿漿糊把批條糊在卷上。無意中看見抽屜裏放着一個巴黎拉色克香粉小紅盒。那種香氣，直如那晚上在萬國酒店門前聞見底一樣。她用這東西麼？他自己問。把小盒子拿起來，打開，原來已經用完了。盒底有一行用鉛筆寫底小字，字迹已經模糊了，但從鉛筆底淺痕，還可以約略看出是「北下窪八號。」唔，這是她常去底一個地方罷？每常到她家去找她，總找不着，有時下班以後自請送她回家時，她總有話推辭。有時晚間想去找她出來走走，十次總有九次沒人應門，間或一次有一個老太太出來說：「陳小姐出門啦。」也許她是一隻夜蛾，要到北下窪八號才可以找到她。也許那是她底朋友家，是她常到處一個地方。不，若是常到底地方，又何必寫下來呢？想來想去總想不透。他只得皺皺眉頭，

嘆了一口氣，把東西放回原地，關好抽屜，回到自己座位。他看看時間快到一點半，想着不如把下午底公事交代清楚，喫過午飯不用回來，一直便去訪問那個葉姓老婆子。一切都弄停妥以後，他戴着帽子，逕自出了房門。

一路上他想着那一晚上在萬國酒店看見底那個，若是陳修飾起來，可不就是那樣。他聞聞方才拿過粉盒底指頭，一面走，一面玄想。

在飯館隨便喫了些東西，老胡便依着地址去找那葉老太太。原來葉老太太住在寶積寺後底破屋裏。外牆是前幾個月下大雨塌掉底，破門裏放着一個小爐子，大概那便是她底移動廚房了。老太太在屋裏聽見有人，便出來迎客，可爲進屋裏只站着，因爲除了一張破炕以外，椅桌都沒有。老太太直讓他坐在炕上，他又怕臭蟲，不敢逕自坐下，老太太也只得陪着站在一邊。她知道一定是社會局長派來底人，開口便問，『先生，我求社會局把我送到老人院底事，到底成不成呢？』那種輕浮的氣度，誰都能夠理會她是一個不問是非，想什麼便說什麼底女人。

『成倒是成，不過得看看你底光景怎樣。你有沒有親人在這裏呢？』可爲問。

『沒有。』

『那麼，你從前靠誰養活呢？』

『不用提啦。』老太太搖搖頭，等耳上那對古式耳環略爲擺定了，才繼續說，『我原先是一個兒子養我。那想前幾年他忽然入了什麼要命黨，——或是敢死黨，我記不清楚了，——可

真要了他底命。他被人逮了以後，我帶些吃底穿底去探了好幾次，總沒得見面。到巡警局，說是在偵緝隊；到偵緝隊，又說在司令部；到司令部，又說在軍法處。等我到軍法處，一個大兵指着門前底大牌樓，說在那裏。我一看可嚇壞了！他底腦袋就掛在那裏！我昏過去大半天，後來覺得有人把我扶起來，大概也灌了我一些薑湯，好容易把我救活了，我睜眼一瞧已是躺在屋裏底炕上。在我身邊底是一個我沒見過底姑娘。問起來，才知道是我兒子的朋友陳姑娘。那陳姑娘答允每月暫且供給我十塊錢，說以後成了事，官家一定有年俸給我養老。她說入要命黨也是做官，被人砍頭或鎗斃也算功勞。我兒子底名字，一定會記在功勞簿上底。唉，現在的世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也糊塗了。陳姑娘養活了我，又把我底姪孫，他也是沒爹娘底，帶到她家，給他進學堂。現在還是她養着。」

老太太正要說下去，可爲忽截着問：「你說這位陳姑娘，叫什麼名字？」

「名字？」她想了很久，才說：「我可說不清，我只叫她陳姑娘，我姪孫也叫她陳姑娘。她就住在肉市大街，誰都認識她。」

「是不是帶着一副紫色眼鏡底那位陳姑娘？」

老太太聽了他底問，像很興奮地帶着笑容望着他連連點頭說：「不錯，不錯，她帶底是紫色眼鏡。原來先生也認識她，陳姑娘。」她又低下頭去，接着說補充的話：「不過，她晚上常不帶鏡子。她說她眼睛並沒毛病，只怕白天太亮了，戴着擋擋太陽，一到晚上，她便除下了。」

我見她底時候，還是不帶鏡子底多。」

「她是不是就在社會局做事？」

「社會局？我不知道。她好像也入了什麼會似地。她告訴我從會裏得底錢除分給我以外，還有兩三個人也是用她底錢。大概她一個月底入款最少總有二百多，不然，不能供給那麼些人。」

「她還做別的事嗎？」

「說不清。我也沒問過她。不過她一個禮拜總要我這裏來三兩次。來底時候多半在夜裏。我看她穿得頂講究底。坐不一會，每有人來找她出去。她每告訴我，她夜裏有時比日裏還要忙。她說，出去做事，得應酬，沒法子。我想她做底事情一定很多。」

「可爲越聽越起勁，像那老婆子底話句句都與他有關係似地。他不由得問：『那麼，她到底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也不大清楚，有一次他沒來，人來我這裏找她。那人說，若是她來，就說北下窪八號有人找，她就知道了。」

「北下窪八號，這是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老太太看他問得很急，很詫異地望着他。

「可爲楞了大半天，再也想不出什麼話問下去。」

老太太也莫明其妙，不覺問此一聲：『怎麼，先生只打聽陳姑娘？難道她鬧出事來了麼？』

『不，不，我打聽她，就是因為你底事。你不說從前都是她供給你麼？現在怎麼又不供給了呢？』

『唔！』老太太搖着頭，擡着拳頭向下一頓，接着說：『她前幾天來，偶然談起我兒子。她說我兒子底功勞，都教人給上在別人底功勞簿上了。她自己底事情也是飄飄搖搖，說不定那一天就要下來。她教我到老人院去掛個號，萬一她底事情不妥，我也有個退步，我到老人院去，院長說現在人滿了，可是還有幾個社會局底額，教我立刻找人寫稟遞到局裏去。我本想等陳姑娘來，請她替我辦。因為那晚上我們有點拌嘴，把她氣走了。她這幾天都沒來，教我很着急，昨天早晨，我就在局前底寫字攤花了兩毛錢，請那先生給寫了一張請求書遞進去。』

『看來，你說底那位陳姑娘我也許認識。她也許就在我們局裏做事。』

『是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她怎麼今日不同您來呢？』

『她有三天不上衙門了。她說今兒下午去，我沒等她便出來啦。若是她知道，也省得我來。』

老太太不等更真實的證明，已認定那陳姑娘就是在社會局底那一位。她用很誠懇的眼光射在可爲臉上問：『我說，陳姑娘底事情是不穩麼？』

『沒聽說，怕不至於罷。』

『她一個月支多少薪水？』

可爲不願意把實情告訴她，只說：『我也弄不清，大概不少罷。』

老太太忽然沈下臉去發出失望帶着埋怨的聲音說：『這姑娘也許嫌我累了她，不願意再供給我了。好好的事情在做着，平白地瞞我幹什麼！』

『也許她別的用費大了，支不開。』

『支不開？從前她有丈夫底時候也天天嚷窮。可是沒有一天不見她穿綢戴翠。窮就窮到連一個月給我幾塊錢用也沒有，我不信。也許這幾年所給我底，都是我兒子底功勞錢，瞞着我，說是她拿出來底。不然，我同她既不是親，又不是戚，她憑什麼養我一家？』

可爲見老太太說上火了，忙着安慰她說：『我想陳姑娘不是這樣人。現在在衙門裏做事，就是做一天算一天，誰也保不定能做多久，你還是不要多心罷。』

老太太走前兩步，低聲地說：『我何嘗多心？她若是一個正經女人，她男人何致不要她。聽說她男人現時在南京或是上海當委員，不要她啦。他逃後，她底肚子漸漸大起來，花了好些錢到日本醫院去，才取下來。後來我才聽見人家說，他們並沒穿過禮服，連酒都沒請人喝過，怨不得拆得那麼容易。』

可爲看老太太一雙小腳站得進一步退半步底，忽覺他也站了大半天，脚步未免也移動一

下。老太太說：『先生，您若不嫌僻就請坐坐，我去沏一點水您喝，再把那陳姑娘底事細細地說給您聽。』可爲對於陳底事情本來知道一二，又見老太太對於她底事業底不明瞭和懷疑，料想說不出什麼好話。卽如到醫院墮胎，陳自己對他說是因爲身體軟弱，醫生說非取出不可。關於她男人遺棄她底事，全局底人都知道。除他以外多數是不同情於她底。他不願意再聽她說下去，一心要去訪北下窪八號，看到底是個什麼人家。於是對老太太說，『不用張羅了，您底事情，我明天問問陳姑娘，一定可以給你辦妥，我還有事，要到別處去，你請歇着罷。』一面說，一面踏出院子。

老太太在後面跟着，叮嚀可爲切莫向陳姑娘打聽，恐怕她說壞話。可爲說：『斷不會。陳姑娘既然教你到老人院，她總有苦衷，會說給我知道，你放心罷。』出了門，可爲又把方才拿粉盒底手指舉到鼻端，且走且閉，兩眼像看見陳情就在他前頭走，彷彿是領他到北下窪去。

北下窪本不是熱鬧街市，站崗底巡警很優游地在街心踱來踱去。可爲一進街口，不費力便看見八號底門牌。他站在門口，心裏想『找誰呢？』他想去問崗警，又怕萬一問出了差，可了不得。他正在躊躇，當頭來了一個人，手裏一碗醬，一把葱，指頭還吊着幾兩肉，到八號底門口，大嚷『開門。』他便向着那人搶前一步，話也在急忙中想出來。

『那位常到這裏底陳姑娘來了麼？』

那人把他上下估量了一會，便問『那一位陳姑娘？您來這裏找過她麼？』

『我……』他待要說沒有時，恐怕那人也說沒有。一位陳姑娘。許久才接着說，『我跟着人來過。我們來找過那位陳姑娘。她一頭底劉海髮不像別人燙得像石獅子一樣，說話像南方人。』

那人連聲說：『唔，唔，她不一定來這裏。要來，也得七八點以後。您貴姓？有什麼話請您留下，她來了我可以告訴她。』

『我姓胡。只想找她談談。她今晚上來不來？』

『沒準，胡先生今晚若是來，我替您找去。』

『你到那裏找她去呢？』

『哼，哼！』那人笑着，說：『到她家裏。她家就離這裏不遠。』

『她不是住在肉市嗎？』

『肉市？不，她不住在肉市。』

『那麼她住在什麼地方？』

『她們這路人沒有一定的住所。』

『你們不是常到寶積寺去找她麼？』

『看來您都知道，是她告訴您她住在那裏麼？』

『爲了不得又要扯謊，說：『是的，她告訴過我。不過方才我到寶積寺。那老太太說到來

這裏找。」

「現在還沒黑，」那人說時仰頭看看天，又對着可爲說，「請您上市場去繞個灣再回來，我替您叫她去。不然請進來歇一歇，我叫點東西您用，等我喫過飯，馬上去找她。」

「不用，不用，我回頭來罷。」可爲果然走出胡同口，雇了一輛車上公園去，找一個僻靜的茶店坐下。

茶已沏過好幾次，點心也吃過，好容易等到天黑了。十一月底黝雲埋沒了無數的明星。懸在園裏底燈也被風吹得搖動不停，游人早已經散了，可爲直坐到聽見街上底更夫敲着二更，然後踱出園門，直奔北下窪而去。

門口仍是靜悄悄的，路上底人除了巡警，一個也沒有。他急進前去拍門。裏面大聲問：「誰？」

「我姓胡。」

門開了一條小縫，一個人露出半臉，問：「您找誰？」

「我找陳姑娘，」可爲低聲說。

「來過麼？」那人問。

可爲在微光裏雖然看不出那人底面目，從聲音聽來，知道他並不是下午在門口同他問答底那一個。他一手急推着門，脚先已踏進去，隨着說：「我約過來底。」

那人讓他進了門口。再端詳了一會，沒領他望那裏走。可爲也不敢走了。他看見院子裏底屋子都像有人在裏面談話，不曉得進那間合式。那人見他不像是來過底。便對他說：『先生，您跟我走。』

這是無上的命令。教可爲沒法子不跟隨他。那人領他到後院去穿過兩重天井，過一個穿堂，才到一個小屋子，可爲進去四圍一望，在燈光下只見鐵床一張，小梳妝桌一台放在窗下，桌邊放着兩張方木椅。房當中安着一個發不出多大煖氣底火爐。門邊還放着一個臉盆架。牆上只有兩三隻凍死了底蠅，還因在籠裏像粧飾品一般。

『先生請坐，人一會就來。』那人說完便把門反掩着。可爲這時心裏不覺害怕起來。他一向沒到過這樣的地方，如今只爲要知道陳姑娘底秘密生活，什麼冒險而來，一會她來了，見面時要說呢？若是把她羞得無地可容，那便造孽了。一會，他又望望那扇關着底門。自己又安慰自己說：『不妨，如果她來，最多是向她求婚罷了。……她若問我怎樣知道時，我必不能說看見她底舊粉盒子。不過，既是求愛，當然得說真話，我必得告訴她我底不該，先求她饒恕。……』

門開了。喜懼交迫底可爲，急急把視線連在門上，但進來底還是方才那人。他走到可爲跟前，說：『先生，這裏底規矩是先賞錢。』

『你要多少？』

「十塊，不多罷。」

可爲隨即從皮包裹取出十元票子遞給他。

那人接過去。又說：「還請您打賞我們幾塊。」

可爲有點爲難了。他不願意多納，只從袋裏掏出一塊，說：「算了罷。」

先生，損一點，我們還沒把茶錢和洗褥子底錢算上哪。多花您幾塊罷。」

可爲說：「人還沒來，我知道你把錢拿走，去叫不去叫？」

「您這一點錢，還想叫什麼人？我不要啦，您帶着。」說着真個把錢都交回可爲。可爲果

然接過來。一把就往口袋裏塞。那人見是如此，又搶進前攔住他底手，說：「先生，您這算什

麼？」

「我要走。你不是不替我把陳姑娘找來嗎？」

「你瞧。你們有錢的人拿我們窮人開玩笑來啦！」我們這裏有白進來，沒有白出去底。你

要走得，把錢留下。」

「什麼，你這不是搶人麼？」

「搶人？你平白進良民家裏，非姦即盜，你打什麼主意？」那人翻出一副凶怪的脸，兩手

把可爲拿定，又嚷一聲，推門進來兩個大漢，把可爲團團圍住，問他，「你想怎樣？」可爲忽

然看見那麼些人進來，心裏早已着了慌，簡直鬧得話也說不出來。一會他才鼓着氣說：「你們

「真是要搶人麼？」

那三人動手掏他底皮包了。他推開了他們，直奔到門邊，要開門。不料那門是望裏開底，門裏底鈕也沒有了。手滑，搥不動。三個人已追上來了。他們把他拖回去，說：「你跑不了。給錢罷。舒服要錢買，不舒服也得用錢買。你來找我們開心，不給錢，成麼？」

可爲果真有了氣了。他端起門邊底臉盆向他們扔過去。臉盆掉在地上，砰噠一聲，又進來兩個好漢。現在屋裏是五個打一個。

「反啦？」剛進來底那兩個同聲問。

可爲氣得鼻息也粗了。

「動手罷。」說時遲，那時快，五個人把可爲底長掛子剝下來，取下他一個大銀錶，一枝墨水筆，一個銀包，還送他兩拳，加兩個耳光。

他們搶完東西，把可爲推出房門，用手巾包着他底眼和塞着他底口，兩個攙着他底手，從一扇小門把他推出去。

可爲心裏想：「糟了！他們一定下毒手要把我害死了！」手雖然放了，却不曉得抵抗，停一回，見沒有什麼動靜，才把嘴裏手巾拿出來，把綁眼底手巾打開，四圍一望原來是一片空地，不但巡警找不着，連燈也沒有。他心裏懊悔極了。到這時才疑信參半。自己又問，「到底她是那天酒店前底車夫所說底陳皮梅不是？」慢慢地踱了許久才到大街，要報警自己又害羞，

只得急急雇了一輛車回公寓。

他在車上，又把午間拿粉盒底手指舉到鼻端聞，忽而覺得兩頰和身上底餘痛還在，不免又去摩挲摩挲。在道上，一連打了幾個噴嚏，才記得他底大衣也沒有了。回到公寓，立即把衣服穿上，精神興奮異常，自在廳上踱來踱去，直到極疲乏底程度才躺在床上。合眼不到兩個時辰，睜開眼時，已是早晨九點。他忙爬起來坐在床上，覺得鼻子有點不透氣，於是急急下床教夥計提熱水來。過一會，又匆匆地穿上厚衣服，上街門去。

他到辦公室，嚴莊和子清早已各在座上。

「可爲，怎麼今天晚到啦？」子清問。

「傷風啦，本想不來底。」

「可爲，新聞又出來了！」嚴莊遞給可爲一封信，這樣說。「這是陳情辭職底信，方才個孩子交進來底。」

「什麼！她辭職！」可爲詫異了。

「大概是昨天下午同局長鬧翻了。」子清用報告底口吻接着說，「昨天我上局長辦公室去回話，她已先在裏頭，我坐在室外候着她出來。局長照例是在公事以外要對她說些「私事」。我說底「私事」你明白。」他笑向着可爲。「但是這次不曉得爲什麼鬧翻了。我只聽見她帶着氣說：「局長，請不要動手動腳，在別的夜間你可以當我是非人，但在日間我是個人，我要在

社會做事，請您用人底態度來對待我。」我正注神聽着，她已大踏步走近門前，接着說：「撒我底差罷，我底名譽與生活再也用不着您來維持了。」我停了大半天，至終不敢進去回話，也回到這屋裏。我進來，她已走了。老嚴，你看見她走時底神氣麼？」

「我沒留神。昨天她進來，像沒坐下，把東西檢一檢便走了，那時還不到三點。」嚴莊這樣回答。

「那麼，她真是走了。你們說她是局長底候補姨太，也許永不能證實了。」可爲一面接過信來打開看。信中無非說些官話。他看完又摺起來，納在信封裏，按鈴叫人送到局長室。他心裏想陳情總會有信給他，便注目在他底桌上。明漆底桌面只有昨夜底宿塵，連紙條都沒有。他坐在自己底位上，回想昨夜底事情，同事們以爲他在爲陳情辭職出神，調笑着說：「可爲，別再想了。找苦惱受幹甚麼？方才那送信底孩子說，她已於昨天下午五點鐘搭火車走了，你還想什麼？」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可爲只回答：「我不想什麼，只估量她到底是人還是非人。」說着，自己摸自己底嘴巴。這又引他想起在屋裏那五個人待遇他底手段。他以爲自己很笨，爲什麼當時不說是社會局員，至少也可以免打。不，假若我說是社會局底人，他們也許會把我打死咧。……無論如何，那班人都可惡，得通知公安局去逮捕，房子得封，家具得充公。他想着，立即打開墨盒，鋪上紙，預備起信稿，寫到「北下窪八號」，忽而記起陳情那個空粉盒，

急急過去，抽開屜子，見原物仍在。他取出來，正要望袋裏藏，可巧被子清看見。

『可爲，到她屜裏拿什麼？』

『沒什麼！昨天我在她座位上辦公，忘掉把我一盒日快丸拿去，現在才記起。』他一面把手插在袋裏，低着頭，回到本位，取出小手巾來洵鼻子。

十 春桃

這年底夏天分外地熱。街上底燈雖然亮了，胡同口那賣酸梅湯底還像唱梨花鼓底姑娘耍着他底銅盤。一個攆着一大簍字紙底婦人從他面前走過，在破草帽底下雖看不清她底臉，當她與賣酸梅湯底打招呼時，却可以理會她有滿口雪白的牙齒。她背上擔負得很重，甚至不能把腰挺直，只如駱駝一樣，莊嚴地一步一步踱到自己門口。

進門是個小院，婦人住底是塌剩下底兩間廂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礫。在她底門前種着一棚黃瓜，幾行玉米。窗下還有十幾棵晚香玉。幾根朽壞的梁木橫在瓜棚底下，大概是她家最貴的坐處。她一到門前，屋裏出來一個男子，忙幫着她卸下背上底重負。

「媳婦，今兒回來晚了。」

婦人望着他，像很詫異他底話。「什麼意思？你想媳婦想瘋啦？別叫我媳婦，我說。」她一面走進屋裏，把破草帽脫下，順手掛在門後，從水缸旁邊取了一個小竹筍向缸裏一連搯了好幾次，喝得換不過氣來，張了一會嘴，到瓜棚底下把簍子拖到一邊，便自坐在朽梁上。

那男子名叫劉向高。婦人底年紀也和他差不多，在三十左右，娘家也姓劉。除掉向高以外，沒人知道她底名字叫做春桃。街坊叫她做檢爛紙底劉大姑，因為她底職業是整天在街頭巷

尾垃圾堆裏討生活，有時沿途嚷着『爛字紙換取燈兒』。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風裏喫塵土，可是生來愛乾淨，無論冬夏，每天回家，她總得淨身洗臉。替她預備水底照例是向高。

向高是個鄉間高小畢業生，四年前，鄉裏鬧兵災，全家逃散了，在道上遇見同是逃難底春桃，一同走了幾百里，彼此又分開了。

她隨着人到北京來，因為總布胡同裏一個西洋婦人要雇一個沒渾過事底鄉下姑娘當『阿媽』，她便被薦去上工。主婦見她長得清秀，很喜愛她。她見主人老是喫牛肉，在饅頭上塗牛油，喝茶還要加牛奶，來去敲着一陣臊味，聞不慣。有一天，主人叫她帶孩子到三貝子花園去，她理會主人家底氣味有點像從虎狼欄裏發出來底，心裏越發難過，不到兩個月，便辭了工。到平常人家去，鄉下人不慣當差，又挨不得罵，上工不久，又不幹了。在窮途上，她自己選了這檢爛紙換取燈兒底職業，一天底生活，勉強可以維持下去。

向高與春桃分別後底歷史倒很簡單，他到涿州去，找不着親人，有一兩個世交，聽他說是逃難來底，都不很願意留他住下，不得已又流到北京來。由別人底介紹，他認識胡同口那賣酸梅湯底老吳，老吳借他現在住底破院子住，說明有人來賃，他得另找地方。他沒事做，只幫着老吳算算賬，賣賣貨。他白住房子白做活，只賺兩頓喫。春桃底檢紙生活漸次發達了，原住底地方，人家不許她堆貨，她便沿着德勝門牆根來找住處。一敲門，正是認識底劉向高。她不用經過許多手續，便向老吳賃下這房子，也留向高住下，幫她底忙。這都是三年前底事了。他認

得幾個字，在春桃檢來和換來底字紙裏，也會抽出些少比較能賣錢底東西，如畫片或某將軍、某總長寫底對聯信札之類。二人合作，事業更有進步。向高有時也教她認幾個字，但沒有什麼功效，因為他自己認得底也不算多，解字就更難了。

他們同居這些年，生活狀態，若不配說像鴛鴦，便說像一對小家雀罷。

言歸正傳。春桃進屋裏，向高已提着一桶水在她後面跟着走。他用快活的聲調說，「媳婦，快洗罷，我等餓了。今晚咱們喫點好的。烙蔥花餅，贊成不贊成？若贊成，我就買蔥醬去。」

「媳婦，媳婦，別這樣叫，成不成？」春桃不耐煩地說。

「你答應我一聲，明兒到天橋給你買一頂好帽子去。你不說帽子該換了麼？」向高再要

求。

「我不愛聽。」他知道婦人有點不高興了，便轉口問，「到底喫什麼？說呀。」

「你愛喫什麼，做什麼給你喫。買去罷。」

向高買了幾根蔥和一碗蔗醬回來，放在明間底桌上。春桃擦過澡出來，手裏拿着一張紅帖子。

「這又是那一位王爺底龍鳳帖！這次可別再給小市那老李了。托人拿到北京飯店去，可以

多賣些錢。」

「那是咱門底。要不然，你就成了我底媳婦啦？教了你一兩年底字，連自己底姓名都認不得！」

「誰認得這麼些字？別媳婦媳婦底，我不愛聽。這是誰寫底？」

「我填底。早晨巡警來查戶口，說這兩天加緊戒嚴，那家有多少人，都得照實報。老吳教我們把咱們寫成兩口子，省得麻煩。巡警也說寫同居人，一男一女，不妥當。我便把上次沒賣掉底那份空帖子填上了。我填底是辛未年咱們辦喜事。」

「什麼？辛未年？辛未年我那兒認得你？你別搗亂啦。咱們沒拜過天地，沒喝過交杯酒，不算兩口子。」

素桃有點不願意，可還和平地說出來。她換了一條藍布褲。上身是白的，臉上雖沒脂粉，却呈露着天然的秀麗。若她肯嫁底話，按媒人底行情，說是二十三四底小寡婦，最少還可以值得一百八十底。

她笑着把那禮帖搓成一長條，說，「別搗亂，什麼龍鳳帖？烙餅喫了罷。」她掀起鍋蓋把紙條放進火裏，隨即到桌邊和麵。

向高說：「燒就燒罷，反正巡警已經記上咱們是兩口子，若是官府查起來，我不會說龍鳳帖在逃難時候丟掉底麼？從今兒起，我可要叫你做媳婦了，老吳承認，巡警也承認，你不願

意，我也要叫。媳婦嚶！媳婦嚶！明天給你買帽子去，戒指我打不起。」

「你再這樣叫，我可要惱了。」

「看來，你還想着那李茂。」向高底神氣沒像方才那麼高興。他自己說着，也不一定要春桃聽見，但她已聽見了。

「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沒信，可不是白想？」春桃這樣說。她會對向高說過她出開那天底情形。花轎進了門，客人還沒坐席，前頭兩個村子來人說大隊兵已經到了，四處拉人挖戰壕，嚇得大家都逃了，新夫婦也趕緊收拾東西，隨着大衆望西逃。同走了一天一宿。第二宿，前面連嚷幾聲「鬍子來了，快躲罷！」那時大家只顧躲，誰也顧不了誰。到天亮時，不見了十幾個人，連她丈夫李茂也在裏頭。她繼續方才底話說，「我想他一定跟着鬍子走了，也許早被人打死了。得啦，別提他啦。」

她把餅烙好了，端到桌上。向高向沙鍋裏搯了一碗黃瓜湯，大家沒言語，喫了一頓。喫完，照例在瓜棚底下坐坐談談。一點點的星光在瓜葉當中閃着。涼風把螢火送到棚上，像星掉下來一般。晚香玉也漸次散出香氣來，壓住四圍底臭味。

「好香的晚香玉！」向高摘了一朵，插在春桃底鬢上。

「別糟蹋我底晚香玉。晚上戴花，又不是窰姐兒。」她取下來，聞了一聞，便放在朽梁上頭。

『怎麼今兒回來晚啦！』向高問。

『嚇！今兒做了一批好買賣！我下午正要回家，經過後門，瞧見清道夫推着一大車爛紙，問他從那兒推來底。他說是從神武門甩出來底廢紙。我見裏面紅的黃的一大堆，便問他賣不賣，他說，你要，少算一點裝去罷。你瞧，』她指着窗下那大簍，『我花了一塊錢，買那一大簍！賠不賠，可不曉得，明兒檢一檢得啦。』

『宮裏出來底東西沒個錯。我就怕學堂和洋行出來底東西，分量又重，氣味又壞，值錢不值，一點也沒準。』

『近年來，街上包東西都作興用洋報紙。不曉得那裏來底那麼些看洋報紙的人。檢起來真是分量又重，又賣不出多少錢。』

『唸洋書底人越多，誰都想看看洋報，將來好渾渾洋事。』

『他們渾洋事，咱們檢洋字紙。』

『往後恐怕什麼都要帶上個洋字，拉車要拉洋車，趕驢要趕洋驢，也許還有洋駱駝要來。』向高把春桃逗得笑起來了。

『你先別說別人。若是給你有錢，你也想唸洋書，娶個洋媳婦。』

『老天爺知道，我絕不會發財。發財也不會娶洋婆子。若是我有錢，回鄉下買幾畝田，咱們兩個種去。』

春桃自從逃難以來，把丈夫丟了，聽見鄉下兩字，總沒有好感想。她說，「你還想回去！恐怕由還沒買，連錢帶人都沒有了。沒飯喫，我也不回去。」

「我說回我們錦縣鄉下。」

「這年頭，那一個鄉下都是一樣，不開兵，便鬧賊；不開賊，便鬧日本，誰敢回去？還是在這裏檢檢爛紙罷。咱們現在只缺一個幫忙底人，若是多個人在家替你歸着東西，你白天便可以出去擺地攤，省得貨過別人手裏，賣漏了。」

「我還得學三年徒弟才成，賣漏了，不怨別人，只怨自己不夠眼光。這幾個月來我可學了不少。郵票，那種值錢，那種不值，也差不多會瞧了。大人物底信札手筆，賣得出錢，賣不出錢，也有一點把握了。前幾天在那堆字紙裏檢出一張康有爲底字，你說今天我賣了多少？」他很高興地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仿着，「八毛錢！」

「說是呢！若是每天在爛紙堆裏能檢出八毛錢就算頂不錯，還用回鄉下種田去？那不是自找罪受麼？」春桃愉悅的聲音就像春深底鶯啼一樣。她接着說，「今天這堆准保有好的給你檢。聽說明天還有好些，那人教我一早到後門等他。這兩天宮裏底東西都趕着裝箱，往南方運，庫裏許多爛紙都不要。我瞧見東華門外也有許多，一口袋一口袋陸續地扔出來。明兒你也打聽去。」

說了許多話，不覺二更打過。她伸伸懶腰站起來說，「今天累了，歇吧！」

向高跟着她進屋裏。窗戶下橫着土炕，夠兩三人睡底，在微細的燈光底下，隱約看見牆上一邊貼着八仙打麻雀底諸畫，一邊是煙公司『還是他好』底廣告畫。春桃底模樣，若脫去破帽子，不用說到瑞蚨祥或別的上海成衣店，只到天橋搜羅一身落伍的旗袍穿上，坐在任何草地，也與『還是他好』裏那麼登女差不多。因此，向高常對春桃說貼底是她底小照。

她上了炕，把衣服脫光了，順手掀一張被單蓋着，躺在一邊。向高照例是給她按按背，捶捶腿。她每天底疲勞就是這樣含着一點微笑。在小油燈底烟燦中，漸次得着蘇息。在半睡的狀態中，她喃喃地說，『向哥，你也睡罷，別開夜工了，明天還要早起咧。』

婦人漸次發出一點微細的鼾聲，向高便把燈滅了。

一破曉，男女二人又像打食底老鴿，急飛出巢，各自辦各底事情去。

剛放過午砲，十刹海底鑼鼓已鬧得喧天。春桃從後門出來，揹着紙簍，向西不壓橋這邊來。在那臨時市場底路口，忽然聽見路邊有人叫她，『春桃，春桃！』

她底小名，就使向高，一年之中也罕得這樣叫喚她一聲。自離開鄉下以後，四五年來沒人這樣叫過她。

『春桃，春桃，你不認得我啦？』

她不由得回頭一瞧，只見路邊坐着一個叫化子。那乞憐的聲音從他滿長了鬍子底嘴發出來。他站不起來，因為他兩條腿已經折了。身上穿底一件灰色的破軍衣，白鐵鈕扣都生了銹，

肩膀從肩章底破縫露出，不倫不類的軍帽斜戴在頭上，帽章早已不見了。

春桃望着他一聲也不響。

「春桃，我是李茂呀！」

她進前兩步，那人底眼淚已帶着灰土透入蓬亂的鬍子裏。她心跳得慌，半晌說不出話來，至終說，「茂哥，你在這裏當叫化子啦？你兩條腿怎麼丟啦？」

「噯，說來話長。你從多磨起，在這裏呢？你賣底是什麼？」

「賣什麼！我檢爛紙咧。……咱們回家再說罷。」

她雇了一輛洋車，把李茂扶上去，把簍子也放在車上，自己在後面推着。一直來到德勝門牆根，車夫幫着她把李茂扶下來。進了胡同口，老吳敲着小銅盤，一面問，「劉大姑，今兒早回家，買賣好呀！」

「來了鄉親啦。」她應酬了一句。

李茂像隻小狗熊，兩隻手按在地上，幫着兩條斷腿爬着。她從口袋裏拿出鑰匙，開了門，引着男子進去。她把向高底衣服取一身出來，像向高每天所做底，到井邊打了兩桶水倒在小澡盆裏教男人洗澡。洗過以後，又倒一盆水給他洗臉。然後扶他上炕坐，自己在明間也洗一回。

「春桃，你這屋裏收拾得很乾淨，一個人住嗎？」

「還有一個夥計。」春桃不遲疑地回答他。

「做起買賣來啦！」

「不告訴你就是檢爛紙麼？」

「檢爛紙？一天檢得出多少錢！」

「先別盤問我，你先說你底罷。」

春桃把水潑掉，理着頭髮進屋裏來，坐在李茂對面。

李茂開始說他底故事：

「春桃，唉，說不盡嘞！我就說個大概罷。」

「自從那晚上教鬍子綁去以後，因為不見了你，我恨他們，奪了他們一桿鎗，打死他們兩個人，拚命地逃。逃到瀋陽，正巧邊防軍招兵，我便應了招。在營裏三年，老打聽家裏底消息，人來都說咱們村裏都變成磚瓦地了。咱們底地契也不曉得現在落在誰手裏。咱們逃出來時，偏忘了帶着地契。因此這幾年也沒告假回鄉下瞧瞧。在營裏告假，怕連幾塊錢底餉也告丟了。」

「我安分當兵，指望月月關餉，至於運到升官，本不敢盼。也是我命裏合該有事：去年年頭，那團長忽然下一道命令，說，若團裏底兵能瞄鎗連中九次靶，每月要關雙餉，還升差事。一團人沒有一個中過四鎗，中，還是不進紅心。我可連發連中，不但中了九次紅心，連剩下那一顆子彈，我也放了。我要顯本領，背着臉，彎着腰，腦袋向地，鎗從褲襠放過去，不偏不

歪，正中紅心。當時我心裏多麼快活呢。那團長教把我帶上去。我心裏想着總要聽幾句褒獎底話。不料那畜生翻了臉，楞說我是鬍子，要鎗斃我！他說若不是鬍子，鎗法決不會那麼準。我底排長隊長都替我求情，擔保我不是壞人，好容易不鎗斃我了，可是把我底正兵革掉，連副兵也不許我當。他說，當軍官底難免不得罪弟兄們，若是上前綫督戰，隊裏有個像我嚇得那麼準，從後面來一鎗，雖然也算陣亡，可值不得死在仇人手裏。大家沒話說，只勸我離開軍隊，找別的營生去。

「我被革了不久，日本人便佔了瀋陽；聽說那狗團長領着他底軍隊先投降去了。我聽見這事，憤不過，想法子要去找那奴才。我加入義勇軍。在海城附近打了幾個月，一面打，一面退到關裏。前個月在平谷東北邊打，我去放哨，遇見敵人，傷了我兩條腿，那時還能走，躲在一塊大石底下，開鎗打死他幾個。我實在支持不住了，把鎗扔掉，向田邊底小道爬，等了一天，兩天，還不見有紅十字會或紅卍字會底人來。傷口越腫越厲害，走不動又沒喫底喝底，只躺在一邊等死。後來可巧有一輛大車經過，趕車底把我扶了上去，送我到一個軍醫底帳幕。他們又不瞧，只把我扛上汽車，往後方醫院送。已經傷了三天，大夫解開一瞧，說都爛了非用鋸不可。在院裏住了一個多月，好是好了，就丟了兩條腿。我想在此地，舉目無親，鄉下又回不去，就說回去得了，沒有腿怎能種田？求醫院收容我，給我一點事情做，大夫說醫院管治不管留，也不管找事，此地又沒有殘廢兵留養院，迫着我不得不出來討飯，今天剛是第三天。這兩天我常

想着，若是這樣下去，我可受不了，非上吊不可。」

春桃注神聽他說，眼眶不曉得什麼時候都溼了。她還是靜默着。李茂用手掙掙額上底汗，也歇了一會。

「春桃，你這幾年呢？這小小地方雖不如咱們鄉下那麼寬敞，看來你倒不十分苦。」

「誰不受苦？苦也得想法子活。在閻羅殿前，難道就瞧不見笑臉？這幾年來，我就是幹這檢爛紙換取燈底生活，還有一個姓劉底同我合夥。我們兩人，可以說不分彼此，勉強能度過日子。」

「你和那姓劉底同住在這屋裏？」

「是，我們同住在這炕上睡。」春桃一點也不遲疑，她好像早已有成了見。

「那麼，你已經嫁給他？」

「不。同住就是。」

「那麼，你現在還算是我底媳婦？」

「不，誰底媳婦，我都不是。」

李茂底夫權意識被激動了。他可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兩眼注視着地上，當然他不是爲看什麼，只爲有點不敢望着他底媳婦。至終他沈吟了一句，「這樣，人家會笑話我是個活王八。」

「王八？」婦人聽了他底話有點翻臉，但她底態度仍是很和平。她接着說，「有錢有勢底

人才怕當王八。像你，誰認得？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麼相干？現在，是我自己，我做底事，決不會玷着你。」

「咱們到底還是兩口子，常言道，一夜夫妻百日恩——」

「百日恩不百日恩我不知道。」春桃截住他底話。「算百日恩，也過了好十幾個百日恩。四五年間，彼此不知下落，我想你也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我。我一個人在這裏，得活，得人幫忙。我們同住了這些年，要說恩愛，自然是對你薄得多。今天我領你回來，是因為我爹同你爹底交情，我們還是鄉親。你若認我做媳婦，我不認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贏。」

李茂掏掏他底褲帶，好像要拿什麼東西出來，但他底手忽然停住，眼睛望望春桃，至終把手縮回去撐着席子。

李茂沒話，春桃哭。日影在這當中也靜靜地移了三四分。

「好罷。春桃，你做主。你瞧我已經殘廢了，就使你願意跟我，我也養不活你。」李茂到底說出這英明的話。

「我不能因為你殘廢就不要你，不過我也捨不得丟了他。大家住着，誰也別想誰是養活着誰，好不好？」春桃也說了她心裏底話。

李茂底肚子發出很微細的咕嚕咕嚕聲音。

「噢，說了大半天，我還沒問你要喫什麼！你一定很餓了。」

「隨便罷。有什麼喫什麼。我昨天晚上到現在還沒喫，只喝水。」

「我買去。」春桃正踏出房門，向高從院子很高興地走進來，兩人在瓜棚底下撞了個滿懷。「高興什麼？今天怎樣這早就回來？」

「今天做了一批好買賣！昨天你攆回來底那一籃，早晨我打開一看，裏頭有一包是明朝高麗王上底表章，一份至少可以買五十塊錢。現在我們手裏有十份！方才散了幾份給行裏，看看主兒出得多少，再發這幾份。裏頭還有兩張蓋上端明殿御寶底紙，行家說是宋家底，一給價就是六十塊，我沒敢賣，怕賣漏了，先帶回來給你開開眼。你瞧……」他說時，一面把手裏底舊藍布包袱打開，拿出表章和舊紙來。「這是端明殿御寶。」他指着紙上底印紋。

「若沒有這個印，我真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洋宣比它還白咧。怎麼官裏管事底老爺們也和我一樣不懂眼？」春桃雖然看了，却不曉得那紙底值錢處在那裏。

「懂眼？若是他們懂眼，咱們還能換一塊幾毛麼？」向高把紙接過去，仍舊和表章包在包袱裏。他笑着對春桃說，「我說，媳婦……」

春桃瞭了他一眼，說，「告訴你別管我叫媳婦。」

向高沒理會她，直說，「可巧你也早回家。買賣想是不錯。」

「早晨又買了像昨天那樣底一籃。」

「你不說還有許多麼？」

『都教他們送到曉市賣到鄉下包落花生去了！』

『不要緊，反正咱們今天開了光，頭一次做上三十塊錢底買賣。我說，咱們難得下午都在家，回頭咱們上十剎海逛逛，消消暑去，好不好？』

他進屋裏，把包袱放在桌上。春桃也跟進來。她說，『不成，今天來了人了。』說着掀開簾子，點頭招向高，『你進去。』

向高進去，她也跟着。『這是我原先的男人。』她對向高說過這話，又把他介紹給李茂說，『這是我現在的夥計。』

兩個男子，四隻眼睛對着，若是他們眼球底距離相等，他們底視線就會平行地連接着。彼此都沒話，連窗台上歇底兩隻蒼蠅也不做聲。這樣又教日影靜靜地移一二分。

『貴姓？』向高明知道，還得照例地問。

彼此談開了。

『我去買一點喫底。』春桃又向着向高說，『我想你也還沒喫罷？燒餅成不成？』

『我喫過了。你在家，我買去罷。』

婦人把向高拖到炕上坐下，說，『你在家陪客人談話。』給了他一副笑臉，便自出去。

屋裏現在剩下兩個男人，在這樣情況底下，若不能一見如故，便得打個你死我活。好在他們是前者底情形。但我們別想李茂是短了兩條腿，不能打。我們得記住向高是拿過三五年筆

榨底，用李茂底分量滿可以把他壓死。若是他有錢，更省事，一動指頭，向高便得過奈何橋。

李茂告訴向高，春桃底父親是個鄉下財主，有一頃田。他自己底父親就在他家做活和趕叫驢。因為他能瞞很準的鎗，她父親怕他當兵去，便把女兒許給他，爲底是要他保護莊裏底人們。這些話，是春桃沒向他說過底。他又把方才春桃說底話再述一遍，漸次迫到他們二人切身的問題上頭。

「你們夫婦團圓，我當然得走開。」向高在不願意的情態底下說出這話。

「不，我已經離開她很久，現在並且殘廢了，養不活她，也是白搭。你們同住這些年，何必拆？我可以到殘廢院去。聽說這裏有，有人情便可進去。」

這給向高很大的詫異。他想，李茂雖然是個大兵，却料不到他有這樣的俠氣。他心裏雖然願意，嘴上還不得不讓。這是禮儀的狡滑，念過書的人們都懂得。

「那可沒有這樣的道理，」向高說。「教我冒一個竊佔人家妻子底罪名，我可不願意。爲你想，你也不願意你妻子跟別人住。」

「我寫一張休書給她，或寫一張契給你，兩樣都成。」李茂微笑誠意地說。

「休？她沒什麼錯，休不得。我不願意丟她底臉。賣？我那兒有錢買？我底錢都是難底。」

『我不要錢。』

『那麼，你要什麼？』

『我什麼都不要。』

『那又何必寫賣契呢？』

『因爲口講無憑，日後反悔，倒不好了。咱們先小人，後君子。』

說到這裏，春桃買了燒餅回來。她見二人談得很投機，心下十分快樂。

『近來我常常想着得多找一個人來幫忙，可巧茂哥來了。他不能走動，正好在家管管事，檢檢紙。你當跑外賣貨。我還是當檢貨底。咱們三人開公司。』春桃另有主意。

李茂讓也不讓，拿着燒餅望嘴送，像從餓鬼世界出來底一樣，他沒工夫說話了。

『兩個男人，一個女人，開公司？本錢是你底？』向高發出不需要的疑問。

『你不願意嗎？』婦人問。

『不，不，不，我沒有什麼意思。』向高心裏有話，可說不出來。

『我能做什麼？整天坐在家裏，幹得了什麼事？』李茂也有點不敢贊成。他理會向高底意

思。

『你們都不用着急，我有主意。』

向高聽了，伸出舌頭舐舐嘴唇，還吞了一口唾沫。李茂依然喫着，他底眼睛可在望春桃，

等着聽她底主意。

檢爛紙大概是女性中心底一種事業。她心中已經派定李茂在家把舊郵票和紙煙盒裏底畫片檢出來。那事情，只要有手有眼，便可以做。她和一和，若是天天有一百幾十張捲煙畫片可以從爛紙堆裏檢出來，李茂每月底伙食便有了門。郵票好的和罕見的，每天能檢得兩三個，也就不劣。外國煙捲在這城裏，一天總銷售一萬包左右，紙包底百分之一給她檢回來，並不算難。至於向高還是讓他檢名人書札，或比較可以多賣錢底東西。他不用說已經是個行家，不必再受指導。她自己幹那吃力的工作，除去下大雨以外，在狂風烈日底下，是一樣地出去檢貨。尤其是在天氣不好底時候，她更要工作，因為同業們有些就出去。

她從窗戶望望太陽，知道還沒到兩點，便出到明間，把破草帽仍舊戴上，探頭進房裏對向高說，「我還得去打聽宮裏還有東西出來沒有。你在家招呼他。晚上回來，我們再商量。」

向高留她不住，便由她走了。

好幾天底光陰都在靜默中度過。但二男一女同睡一舖炕上定然不很順心。多夫制底社會到底不能流行得很廣。其中的一個原故是一般人還不能擺脫原始的夫權和父權思想。由這個，造成了風俗習慣和道德觀念。老實說，在社會裏，依賴人和掠奪人底，才會遵守所謂風俗習慣；至於依自己的能力而生活底人們，心目中並不很看重這些。像春桃，她既不是夫人，也不是小姐；她不會到外交大樓去赴跳舞會，也沒有機會在嚴重的典禮上當主角。她底行爲，沒人批

評，也沒人過問，縱然有，也沒有切膚之痛。監督她底只有巡警，但巡警是很容易對付底。兩個男人呢？向高誠然唸過一點書，含糊地了解些聖人底道理，除掉些少名分底觀念以外，他也和春桃一樣。但他底生活，從同居以後，完全靠着春桃。春桃底話，是從他耳朵進去底維他命，他得聽，因為於他有利。春桃教他不要嫉妬，他連嫉妬底種子也都毀掉。李茂呢？春桃和向高能容他住一天何住一天，他們若肯認他做親戚，他便滿足了。當兵底人照例要丟一兩個妻子。但他底困難也是名分上的。

向高嫉妬雖然沒有，可是在此以外底種種不安，常往來於這兩個男子當中。

暑氣仍沒減少，春桃和向高不是到湯山或北戴河去底人物。他們日間仍然得出去謀生活。李茂在家，對於這行事業可算剛上了道，他已能分別那一種是要送到萬柳堂或天寧寺去做糙紙底，那一樣要留起來底，還得等向高回來鑑定。

春桃回家，照例還是向高伺候她。那時已經很晚了，她在明間裏聞見蚊煙底氣味，便向着坐在瓜棚底下底向高說，「咱們多會點過蚊煙，不留神，不把房子點着了才怪咧。」

向高還沒回答，李茂便說，「那不是熏蚊子，是熏穢氣，我央劉大哥點底。我打算在外面地下睡。屋裏太熱，三人睡，實在不舒服。」

「我說，桌上這張紅帖子又是誰底？」春桃拿起來看。

「我們今天說好了，你歸劉大哥。那是我立給他底契。」聲從屋裏底炕上發出來。

『哦，你們商量着怎樣處置我來！可是我不能由你們派。』她把紅帖子拿進屋裏，問李茂，『這是你底主意，還是他底？』

『是我們倆底主意。要不然，我難過，他也難過。』

『說來說去，還是那話。你們都別想着咱們是丈夫和媳婦，成不成？』她把紅帖子撕得粉碎，氣有點粗。

『你把我賣多少錢？』

『寫幾十塊錢做個彩頭。白送媳婦給人，沒出息。』

『賣媳婦，就有出息？』她出來對向高說，『你現在有錢，可以買媳婦了。若是給你闊一

點……』

『別這樣說，別這樣說，』向高攔住她底話。『春桃，你不明白。這兩天，同行底人們直笑話我。……』

『笑你什麼？』

『笑我……』向高又說不出來。其實他沒有很大的成見，春桃要怎辦，十回有九回是遵從底。他自己也不明白這是什麼力量。在她背後，他想着這樣該做，那樣得照他底意思辦，可是一見了她，就像見了西太后似地，樣樣都要聽她底懿旨。

『噢，你到底是唸過兩天書，怕人罵，怕人笑話。』

自古以來，真正統治民衆底並不是聖人底教訓，好像只是打人底鞭子和罵人底舌頭。風俗習慣是靠著打罵維持底。但在春桃心裏，像已持着『人打還打，人罵還罵』底態度。她不是個弱者，不打罵人，也不受人打罵。我們聽她教訓向高底話，便可以知道。

『若是人笑話你，你不會揍他？你露什麼怯？咱們底事，誰也管不了。』
向高沒話。

『以後不要再提這事罷。咱們三人就這樣活下去，不好嗎？』
一屋裏都靜了。喫過晚飯，向高和春桃仍是坐在瓜棚底下，只不像往日那麼愛說話。連買賣經也不唸了。

李茂叫春桃到屋裏，勸她歸給向高。他說男人底心，她不知道，誰也不願意當王八，佔人妻子，也是不好名譽。他從腰間拿出一張已經變成暗褐色底紅紙帖，交給春桃，說，『這是咱們底龍鳳帖。那晚上逃出來底時候，我從神龕上取下來，揣在懷裏。現在你可以拿去，就算咱們不是兩口子。』

春桃接過那紅帖子，一言不發，只注視着炕上破席。她不由自主地坐下，挨近那殘廢的人，說，『茂哥，我不能娶這個，你收回去罷。我還是你底媳婦。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動，不能幹大活，我就不要你，我還能算人嗎？』
她把紅帖也放在炕上。

李茂聽了她底話，心裏很受感動。他低聲對春桃說，『我瞧你怪喜歡他底，你還是跟他過日子好，等有點錢，可以打發我回鄉下，或送我到殘廢院去。』

『不瞞你說，』春桃底聲子低下去。『這幾年我和他就同兩口子一樣活着，樣樣順心，事如意；要他走，也怪捨不得。不如叫他進來商量，瞧他有什麼主意。』他向着窗戶叫，『向哥，向哥。』可是一點回音也沒有。出來一瞧，向高已不在了。這是他第一次晚間出門。她楞一會，便向屋裏說，『我找他去。』

她料想向高不會到別的地方去。到胡同口，問問老吳。老吳說，望大衙那邊去了。她到他常交易底地方去，都沒找着。人很容易丟失，眼睛若見不到，就是渺渺茫茫無尋覓處。快到一點鐘，她才懷喪地回家。

屋裏底油燈已經滅了。

『你睡着啦？向哥回來沒有？』她進屋裏，掏出洋火，把燈點着，向炕上一望，只見李茂把自己掛在窗櫺上，用底是他自己底褲帶。她心裏雖免不了存着女性的恐慌，但是還有膽量緊爬上去，把他解下來。幸而時間不久，用不着驚動別人，輕輕地撫揉着他，他漸次蘇醒回來。

殺自己的身來成就別人是俠士底精神。若是李茂底兩條腿還存在，他也不必出這樣的手段。兩三天以來，他總覺得自己沒多少希望，倒不如毀滅自己，教春桃好好地活着。春桃於他

雖沒有愛，却很有義。她用許多話安慰他，一直到天亮。他睡着了，春桃下炕，見地上一些紙灰還剩下沒燒完底紅紙。她認得是李茂會給她底那張龍鳳帖，直望着出神。

那天她沒出門。晚上還陪李茂坐在炕上。

『你哭什麼？』春桃見李茂熱淚滾滾地滴下來，便這樣問他。

『我對不起你。我來幹什麼？』

『沒人怨你來。』

『現在他走了，我又短了兩條腿。……』

『你別這樣想。我想他會回來。』

『我盼望他會回來。』

又是一天過去了。春桃起來，到瓜棚摘了兩條黃瓜做菜，草草地烙了一張大餅，端到屋裏，兩個人同喫。

她仍舊把破帽戴着，揩上簍子。

『你今天不大高興，別出去啦。』李茂隔着窗戶對她說。

『坐在家裏更悶得慌。』

她慢慢地踱出門。作活是她的天性，雖在沈悶的心境中，她也要幹。中國女人好像只理會生活，而不理會愛情，生活底發展是她所注意底，愛情底發展只在盲悶的心境中沸動而已。自

然，愛只是感覺，而生活是實質的，整天躺在錦帳裏或坐在幽林中講愛經，也是從皇后船或總統船運來底知識。春桃既不是弄潮兒底姊妹，也不是碧眼胡底學生，她不懂得，只會莫名其妙地納悶。

一條胡同過了又是一條胡同。無量的塵土，無盡的道路，湧着這沈悶的婦人，她有時嚷『爛紙換洋取燈兒』，有時連路邊一堆不用換底舊報紙，她都不檢。有時該給人兩盒取燈，她却給了五盒。胡亂地過了一天，她便隨着天上那班只會嚷嚷和搶喫底黑衣黨慢慢地踱回家。仰頭看見新貼上底戶口照，寫底戶主是劉向高妻劉氏，使她心裏更悶得厲害。

剛踏進院子，向高從屋裏趕出來。

她瞪着眼，只說，『你回來……』其餘的話用眼淚連續下去。

『我不能離開你，我底事情都是你成全底。我知道你要我幫忙。我不能無情無義。』其實他這兩天在道上漫散地走，不曉得要往那裏去。走路底時候，直像脚上扣着一條很重的鐵鍊，那一面是扣在春桃手上一樣。加以到處都遇見『還是他好』底廣告，心情更受着不斷的攪動，甚至餓了他也不知道。

『我已經同向高說好了。他是戶主，我是同居。』

向高照舊幫她卸下簍子。一面替她抹掉臉上底眼淚。他說，『若是回到鄉下，他是戶主，我是同居。你是咱們底媳婦。』

她沒有做聲，直進屋裏，脫下衣帽，行她每日的洗禮。

買賣經又開始在瓜棚底下唸開了。他們商量把宮裏那批字紙賣掉以後，向高便可以在市場裏擺一個小攤，或者可以搬到一間大一點點的房子去住。

屋裏，豆大的燈火，教從瓜棚飛進去底一隻油葫蘆撲滅了。李茂早已睡熟，因為銀河已經低了。

『咱們也睡罷，』婦人說。

『你先躺去，一會我給你搥腿。』

『不用啦，今天我沒走多少路。明兒早起，記得做那批買賣去，咱們有好幾天不開張了。』

『方才我忘了拿給你。今天回家，見你還沒回來，我特意到天橋去給你帶一頂八成新的帽子回來。你瞧瞧！』他在暗裏摸着那帽子，要遞給她。

『現在那裏瞧得見！明天我戴上就是。』

院子都靜了，只剩下晚香玉底香還在空氣中游蕩。屋裏微微地可以聽見『媳婦』和『我不愛聽，我不是你底媳婦』等對答。

十一 無法投遞之郵件

一 給憐生

偶出郊外，小憐野店，見綠榕葉上糝滿了黃塵。樹根上坐着一個人，在那裏呻吟着。裏說大概又是常見底那叫化子在那裏演着動人同情或惹人憎惡底營生法術罷。我喝過一兩杯茶，那淒楚的聲音也和點心一齊送到我面前，不由得走到樹下，想送給那人一些吃底用底。我到他跟前，一看見他底臉，却使我失驚。憐生，你說他是誰？我認得他，你也認得他。他就是汕市那個頂會彈三絃底殷師。你記得他一家七八口就靠着他那十個指頭按彈出底聲音來養活底。現在他對我說他底一隻手已留在那被賊略殺底城市裏。他底家也教毒火與惡意毀滅了。他見人祇會嚷：「手——手——手！」再也唱不出什麼好聽底歌曲來。他說：「求乞也求不出一隻能彈底手，白活着是無意味的。」我安慰他說：「這是賊人行兇底一個實據，殘廢也有殘廢生活底辦法，樂觀些罷。」他說：「假使賊人切掉他一雙脚，也比去掉他一個指頭強。有完全底手，還可以營謀沒慚愧底生活。」我用了許多話來鼓勵他。最後對他說：「一息尚存，機會未失。獨臂擎天，事在人爲。把你底遭遇唱出來，沒有一隻手，更能感動人，使人人底手舉起來，爲你

驅逐醜賊。」他沈吟了許久，才點了頭。我隨即扶他起來。他底臉黃瘦得可怕，除掉心情底奮怒和哀傷以外，肉體上底饑餓，疲乏，和感冒，都聚在他身上。

我們同坐着小車，輪轉得雖然不快，塵土却隨着車後捲起一陣陣的黑旋風。頭上一架銀色飛機掠過去。殷師對於飛機已養成一種自然的反射作用，一聽見聲音就蜷伏着。纔說那是自己的，他才安心。回到城裏，看見報上說，方才那機是專載烤火雞到首都去給夫人小姐們送新年禮底。好貴重底禮物！它們是越過滿佈殘肢死體底戰場，敗瓦頽垣底村鎮，才能安然地放置在粉香脂膩底貴女和她們底客人面前。希望那些烤紅底火雞，會將所經歷底光景告訴她們。希望它們說：我們底人民，也一樣地給賊人烤着吃咧！

二 答寒光

你說你佩服近來流行底口號：革命是不擇手段底。我可不敢贊同。革命是爲民族謀現在與將來的福利底偉大事業，不像潑一盆髒水那麼簡單。我們要顧到民族生存底根本條件，除掉經濟生活以外，還要顧到文化生活。縱然你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文化生活是不重要的，因爲革命便是要爲民族製造一個新而前進的文化，你也得做得合理一點，經濟一點。

革命本來就是達到革新目的底手段。要達到目的地，本來沒限定一條路給我們走。但是有些是崎嶇路，有些是平坦途，有些是捷徑，有些是遠道。你在這些路程上，當要有所選擇。如

你不擇道路，你就是一個最笨的革命家。因為你爲選擇了那條崎嶇又復遼遠的道路，你豈不是白糟蹋了許多精力，時間，與物力？領導革命從事革命底人，應當擇定手段。他要執持信義，廉恥，振奮，公正等等精神的武器，踏在共利互益的道路下，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要知道不問手段去革命，只那手段有時便可成爲前途最大的障礙。何況反革命者也可以不問手段地摧殘你底工作？所以革命要擇優越的，堅強的，與合理的手段；不擇手段底革命是作亂，不是造福。你贊同我的意思罷！寫到此處，忽覺冷氣襲人，於是急閉窗戶，移座近火，也算衛生上選擇底手段罷，一笑。

雖來信說她面貌醜陋，不敢登場。我已回信給她說，戲臺上底人物不得都美，也許都比她醜。只要下場時留得本來面目，上場顯得自己性格，塗朱畫墨，有何妨礙？

三 給華妙

瑰容她底兒子加入某種祕密工作。孩子也幹得很有勁。他看不起那些不與他一同工作底人們，說他們是活着等死。不到幾個月，祕密機關被日人發現，因而打死了幾個小同志。他幸而沒被逮去，可是工作是不能再進行了，不得已逃到別處去。他已不再幹那事，論理就該好好地求些有用的知識，可是他野慣了，一點也感覺不到知識底需要。他不理會他們底祕密底失敗是由組織與聯絡不嚴密和缺乏知識，他常常舉出他底母親爲例，說受了教育只會教人越發頹廢，

越發不振作，你說可憐不可憐！

『瑰呢？整天要錢。不要錢，就是跳舞；不跳舞，就是……，總而言之，據她底行為看來，也真不像是鼓勵兒子去做救國工作底母親。她底動機是什麼，可很難捉摸。不過我知道她底兒子當對她底行為表示不滿意。她也不喜歡他在家裏，尤其是有客人來找她底時候。』

前天我去找她，客廳裏已有幾個歐洲朋友在暢談着。這樣的盛會，在她家裏是天天有底。她在羣客當中，打扮得像那樣的女人。在談笑間，常理會她那抽烟、聳肩、瞷眼底姿態，沒一樣不是表現她底可鄙。她偶然離開屋裏，我就聽見一位外賓低聲對着他底同伴說：『她很美，並且充滿了性的引誘。』另一位說：『她對外賓老是這樣的美利堅化。……受歐美教育底中國婦女，多是擅於表歐美的情底，甚至身居重要地位底貴婦也是如此。』我是裝着看雜誌，沒聽見他們底對話，但心裏已為中國文化掉了許多淚。華妙，我不是反對女子受西洋教育。我反對一切受西洋教育底男女忘記了自己是什麼樣人，自己有什麼文化。大人先生們整天在講什麼「勤儉」、「樸素」、「新生活」、「舊道德」，但是節節失敗在自己底家庭裏頭，一想起來，除掉血，還有什麼可嘔底？

十二 玉官

想起來直像是昨天底事情，可是前前後後已經相隔幾十年。

那時正鬧着中東戰爭，國人與兵士多半是鴉片抽得不像人形，也不像鬼樣。就是那不抽煙底，也麻木得像土俑一般。鎗礮軍艦都如明器，中看不中用。雖然打敗仗，許多人並沒把它當做一件大事。也沒感到何等困苦。不過有許多人是直接受了損害底，玉官底丈夫便是其中底一個。他在一艘戰艦上當水兵，開火不到一點鐘底時間便陣亡了。玉官那時在閩南本籍底一個縣城，身邊並沒有積蓄，丈夫留給她底，只是一間比街頭土地廟稍微大一點底房子和一個不滿兩歲底男孩。她不過是二十一歲，如果願意再醮，還可以來得及。但是她想：帶油瓶諸多不便，倒不如依老習慣撫孤成人，將來若是孩子得到一官半職，給她請個封誥，表個貞節，也就不枉活了一生。

自從立定了主意以後，玉官底家門是常常關着。她每日祇在屋裏做一些荷包煙袋之類，送到蘇杭舖去換點錢。親戚朋友本來就很少，要從他們得着什麼資助是絕不可能的，她所得底工

資只夠衣食之費，想送孩子到學塾去，不說書籍紙筆費沒着落，連最重要的老師束修，一年一千文制錢，都沒法應付。房子是不能賣底，就使能賣，最多也不過十幾二十兩銀子。她丈夫有個叔伯弟弟，年紀比她大，時常來看她。他很殷勤，每一來到，便要求把哥哥底靈柩從威海衛運回來。其實，他哥哥有沒有屍身還成問題，他底要求只是逼嫂嫂把房子或姪兒賣掉底一段。他更大的野心，便是勸嫂嫂嫁了，他更可以沾着許多利益。玉官已覺得叔叔是欺負她，不過面子上不能說穿了，每次來，只得敷衍他。

叔叔底名字在城裏是沒人注意底。他雖然進過兩年鄉塾，有名有字，但因功課不好，被逐出學，所以認得他底人還是叫他底小名「糞掃」。他見玉官屢次都是推諉，心還不死。一天，在見面底時候，他竟然對嫂嫂說，你這麼年輕，孩子命又脆，若過幾年有什麼山高水低，把你底青春就誤了，豈不要後悔一輩子？他又說沒錢讀書，怎能有機會得到功名？縱使有學費，也未必能夠入學中舉。縱然入學中舉，他不一定能得一官半職，也不一定能夠享到他底福。種種說話，無非是勸她服從目前的命運。萬般計畫，無非是勸她自己找個吃飯底地方。這在玉官方面，當然是叔叔給她底咒詛，每一說到，就不免罵了幾聲「黑心肝底路旁屍」。可是也沒奈他何。

因為糞掃來騷擾，玉官待要到縣裏去存個案底，又想到她自己，一個年輕寡婦，在衙門口出頭露面，總是不很妥當。況且糞掃所要求運柩底事也不見得完全是沒理由。她想丈夫停靈在

外本不合式，本得想法子，可是她十指纖纖，能辦得什麼事？房子不能賣出；兒子不能給人；自己不願改嫁。她並不去問丈夫底靈樞到底有沒有，她想就是剩下衣冠也得運回來安葬。她恨不得把她底兒子，她底唯一的希望，快快地長大成人，來替她做這些事情。爲避免叔叔底麻煩，她有時也想離開本鄉，把兒子帶到天涯無藤葛處，但這不過也是空想。第一，她沒有資財，轉動不了；第二，她不認識字，自己不能做兒子底導師；第三，離鄉別井，到一個人地俱疎底地方，也不免會受人欺負；第四，……還有說不盡的理由縈迴的在她心裏。到底還是關起大門，過着螺介式生活，人不惹她時，不妨開門探頭；人惹她時，立刻關門退步。這樣是再安全不過底了。她爲運靈底事，常常關在屋裏痛哭，有時點起香燭在廳上丈夫底靈位前祈禱，許願。

雖然關着門，糞掃仍是常常來。這教玉官底螺介政策不能實施。他一來到，不開門是不行的，但寡婦底家豈能容男子常來探訪？縱然兩方是清白的親屬關係，在這容易發惡醉的社會裏，無論如何，總免不掉街頭坊尾底瑣語煩言。玉官早已想到這一層，周禮她雖然沒考究過，但從姑婆舅公一輩底人物底家教傳下來「男女授受不親」，「叔嫂不通問」一類底法寶，有時也可以祭起來。不過這些法寶是不很靈的，因爲她所處底不是士大夫底環境。不但如此，糞掃知道她害怕，越發天天來麻犯她。人們也真個把他們當做話柄，到處都可以聽見關於他們底事情底街談巷議。

同街住着一個「拜上帝」底女人名叫金杏，人家稱她做杏官。她丈夫姓陳，幾個月前，因為把妻家底人打傷了，官府要拿人，便不知去向。事情底起因，是杏官被她底姪兒引領入教，回到家裏，不由分說把家裏底神像神主破爛乾淨。丈夫氣不過，便到妻家理論，千不該把內姪打個半死。這事由教會洋牧師出頭，非要知縣拿人來儆辦一下不可。因為人逃了，這案至終在懸着。

杏官在街坊上很有點洋勢力，誰也不敢惹她。但知道她底都不很看得起她，背地裏都管她叫連累丈夫底「喫教婆」。她姪兒原先在教會底醫院當藥劑師。人們沒有一個不當他是個配迷魂藥引人破神主，毀神像底老手。杏官自從被他引領入了教，便成爲一個很熱心的信徒，到處對人宣講。但她並不是職業的傳教士，她底生活是靠着在一個通商口岸底一家西藥房底股息來維持，一年可以支三百塊錢左右。她原來住在別的地方，新近才搬到玉官隔鄰幾家來住。一家祇有三口，她和兩個女兒雅麗，雅言。雅麗是兩歲多，雅言才幾個月。玉官在她搬來底時候便認識她，不過沒有什麼來往。近來因為受不了叔叔底壓迫，常常倒扣上家門，搨着一天底糧食和小兒到杏官家去躲避。杏官也很寂寞，所以很歡迎她來做伴。

杏官家裏底陳設雖然不多，却是十分干淨。房子是一廳兩房底結構。中廳懸着一幅「天路歷程圖」，桌上放着一本很厚的金邊黑羊皮新舊約全書，金邊多已變成紅褐色，書皮底光澤也沒有了，書角底殘摺紋和書裏夾底紙片，都指示着主人沒一天不把它翻閱幾次。廳邊放着一張

小風琴，她每天也短不了按幾次，和着她口裏唱底讚美詩歌。這些生活，都是玉官以前沒會見過底。她自從螺介式生活變爲早出晚歸底飛鳥式生活以來，心境比較舒坦得多。在陳家寄托，使她理會喫教底人也和常人一樣和藹可親，甚且能夠安慰人。她免不了問杏官所信底都是什麼。她心裏總不明白杏官告訴她凡人都有罪，都當懺悔和重生底道理。自認爲罪人，可笑。無代價地要一個非親非故來替死，可笑。人和萬物是上帝底手捏出來底，也可笑。處女單獨懷孕，誰見過？更可笑。她笑是心裏笑，可不敢露在臉上，因爲她不能與杏官辯論，也想不出什麼理由來說她不對。杏官不在跟前底時候，她偷偷地掀開那本經書看看，可惜都是洋字，一點也看不懂。她心裏想，杏官平時沒聽她說過洋話，怎麼能念洋書？這不由得她不問。杏官告訴她那是一「白話字」，三天包會讀，七天准能寫，十天什麼意思都能表達出來。她很鼓勵玉官學習。玉官便「愛，卑，西，——」唸呢般學了好幾天。果然靈得很！七天以後，她居然能把那厚本書唸得像流水一般快。

洋姑娘常到杏官家裏。玉官往時沒曾在五尺以內見過外國人，偶爾在街上遇見，自己總是遠遠地站開，正眼也不敢看他們一下。無論多麼鎮定，她一見洋人，心裏總有七分害怕。她怕洋人鉸人頭髮去做符咒；怕洋人挖人眼睛去做藥材；怕洋人把迷魂藥彈在她身上，使她額頭上印上十字，做出褻瀆神明，侮慢祖宗底事。她正在廳上做活，洋姑娘忽然敲門進來，連忙退到屋裏。杏官和洋姑娘互道了「平安」，便談些教裏底話。她雖然不很懂那位姑娘底話，從杏官底

回答，知道是關於她有股份底那間藥房底事情。她聽見那洋姑娘說藥房賣嗎啡，給別的教友攻擊，那經理在聚集禮拜底時候，當衆懺悔，願意獻出一筆款子來，在鄉間修蓋一所福音堂；因為杏官是股東，所以她來說說。杏官對於商務本不明白，聽了姑娘一番話，只是感謝上帝，沒說別的，洋姑娘臨出門底時候又托杏官替她找一個「阿媽」，每月工錢六百文，管住不管吃。

杏官心血來潮，回到屋裏，一味攛掇玉官去混這份事情。玉官想一個月六百文，喫用去四百，還剩二百；管住，她底房子便可以賃出去，一個月至少可以得一二百文，為孩子將來的學費，當然比手磨破了做針黹，一天得不了一二十文好得多。最要緊的是，糞掃再也不敢向她搗亂。她點了頭，却要杏官保證那洋姑娘不會給她迷魂湯喝，也不會在她睡覺時挖掉她兒子底眼睛，或鉸掉她底頭髮。上工底日子已經約定，她心裏仍是七上八下，怕語言不通，怕洋人脾氣不好，怕這，怕那。

洋姑娘許玉官把孩子帶在身邊，給他一間很小的臥房，就在福音堂後面。她主人底住處不過隔着幾棵龍眼樹，相離約距五丈遠。她自己底房子賃不出去。因為教堂距離也很近，她本來想早出晚歸，又怕糞掃來攪擾，孩子放在家裏又沒人照顧，不如把門窗關嚴，在禮拜天悄悄地回來看看。每月初一十五，她破曉以前回家打掃一遍，在神位和祖先神主前插一炷香，有時還默禱片時。這舊房簡直就像她底家祠，雖然沒得賃出去，她倒也很安心。

糞掃知道了嫂嫂混了洋事，惹不起，許久沒見面了。趕巧在一個禮拜天早晨，玉官回家底

時候，他已在門口等着。他是從杏官打聽出她每在那時候回家底。一進門，他還是舊話重提，賣房子還靈，接着就是借錢。玉官說了他幾句，叫他以後莫來麻犯她，不然她便告教堂到衙門去告他一狀。正在分會不開底時候，杏官進來了。她也幫着玉官說了糞掃幾句，把他說得垂頭喪氣，跛出嫂嫂家門。她們也隨着出來，把門倒鎖着，到教堂去了。糞掃一面走，一面想，看她們走遠了，回頭到嫂嫂家門口，見鎖得牢牢地，四圍底牆壁又很高，沒法子進去。越想越把怨恨移在杏官身上。他以為杏官不該引他嫂嫂到教堂去工作，因而動意要到她家去看有什麼可拿底沒有，藉此洩洩憤氣。不想到了杏官家，門也是關得嚴嚴地，沿着牆走到後門，望望四圍都是曠地，沒有人往來，他從土堆裏找出一根粗鉛絲，輕輕把門門撥動，一會工夫就把門打開了。進到屋裏，看見兩個小女孩正在床上熟睡，箱籠雖有幾個，可都上了鎖。桌上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便去動那箱底鎖。開鎖底聲音，幾乎把孩子驚醒了。手一停住，計便上心。他到床邊，輕輕地把雅麗抱在懷裏，用一張小毯蒙着她。在拿小毯底時候，發見了兩錠壓床褥底紋銀，他喜出望外，連忙檢起掖在身邊，從原路出去，一溜煙似地跑了。

二

糞掃一跑出城外，抱着孩子，心裏在盤算着。那時當地有些人家很喜歡買不滿三歲底女嬰來養，大了當丫頭使喚；尤其是有女兒底中等家庭，買了一個小丫頭，將來大了可以用來做小

姐底陪嫁婢。他立定主意要賣雅麗，不過不能在本城或近鄉幹，總得走遠一點。在路邊歇着底時候，他把銀錠取出來放在手裏掂一掂，覺得有十來兩重，自己裂着嘴笑了一會。正要把銀子放回口袋裏，忽然看見遠處來了人，走得非常地快。他疑心是來追他底，站起來，抱着孩子，撒開腿便跑。轉了幾個灣，來到渡頭，胡亂地跳上一隻正要啓碇底船。坐在艙底，他底心願還是怔忡地跳躍着。

他受了無數的虛驚，才輾轉地到了廈門。手裏抱着孩子，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他沒理會沒有媒婆，買賣人口是不容易得着門道，自己又不能抱出去滿街嚷嚷。住了好些日子，沒把孩子賣出去，又改了主意。他想，不如到南洋去，省得住久了給人看出破綻來。

在一個朦朧的早晨，他隨着店裏一幫番客來到碼頭。因為是一個初出口岸底人，沒理會港口有多少航線，也不曉怎樣搭伙上大船去。他胡亂上了圍着渡頭底一隻小艇，因為那上頭也滿載着客人，便想着是同一道底。誰知不湊巧，艇夫把他送上上海船去了！他上了船，也沒問個明白，只願深密躲藏起來。一直到船開出港口以後，纔從旁人底話知道自己上錯了船。無可奈何，只得忍耐着，自己再盤算一下。

一天兩天在平靜的海面進行着，那時正在三伏期間，艙裏熱得不可耐，雅麗直嚷要媽媽。他只得對同艙底人說，他是她底叔叔。因為哥哥在南洋去世，他把嫂嫂同孩子接回家鄉，不料嫂嫂在路上又得了病，相繼死掉了。他是要回鄉去，不幸上錯了船。一番有情有理底話，把聽

底人都說得感動起來。有人還對他說上海底泉漳人也很多，船到時可以到會館去求些盤纏，或找些事情，都不很難。他見人們不懷疑他，才把心意放寬了。此後時常抱着孩子在甲板上走來走去。

在船到上海底前一天，一個老媽走到糞掃身邊說，她底太太要把孩子抱去看看。糞掃還沒問他什麼意思，她已隨着說出來。他說她底太太在半個月以前剛丟了一位小姐，昨天在艙裏偶然聽見他底孩子，不覺大大地傷心起來，淚漣漣地哭着她那位小姐。方才想起又哭，一定要把孩子抱去給她看看。她說她底太太很仁慈，看過了一定會有賞錢給底。問了一番彼此底關係，糞掃便把雅麗交給那女傭抱到官艙裏去。

大半天工夫，傭人還沒把孩子抱回來，急得糞掃一頭冷汗。他上到甲板，在官艙門口探望，好看人盼得那傭人出來。她說，太太一看他底孩子，便覺得眼也像她底小姐，鼻也像她底小姐，甚至頭髮也像得一毫不差。那女孩子，真有造化，教太太看中了。

糞掃却有一點小聰明，他把女傭揪到甲板邊一個稍微僻靜的地方，問她太太是個什麼人。從女傭口裏，他知道那太太是欽差大臣李爵相幕府裏熟悉洋務一位頂紅的黃道台底太太。女傭啓發他多要一點錢。他却想藉着機緣求一個長遠的差使，在船上不便講價，相約上岸以後再談。

黃太太自從見過雅麗以後，心地開朗多了。她一時也離不開那孩子，船一到，便教人把糞

掃送到一間好一點的客棧去。她回公館以後，把事情略為交待，便趕到客棧裏來。她底心比糞掃還急。糞掃知道這買賣勢在必成，便故意地裝出很不捨得底情態。這把那黃太太驚得越急了。糞掃不願意賣斷，只求太太賞他一碗飯喫。太太以為這在將來恐怕拖着一條很長的尾巴。兩造磋商了半天，終於用一百兩銀子附帶着一個小差使，把雅麗換去了。

糞掃認識底字不多，黃太太只好把他薦到蘇松太兵備道衙門裏當個親兵什長。他底名字也改了。在衙門裏做事倒還安分，道台漸漸提拔他，不到一年工夫又把他薦到遊擊衙門當哨官去。他有了一個小功名，更是奮發，將餘閒底工夫用在書籍上，居然在短期內把文理弄順了。有時他也到上海黃公館底門房去，因為他很感激恩主黃太太底栽培，同時也想看看雅麗底生活。

雅麗居然是一位嬌滴滴的小姐，有一個娘姨伺候着她。小屋裏，什麼洋玩意兒都有，單說洋娃娃也有二三十個。天天同媽媽坐在一輛維多利亞馬車出去散步。喫底喝底，不用提，都是很精美的。她越長越好看，誰見了都十分贊美，說孩子有造化。不過黃太太絕對不許人說小姐是抱來底。她愛雅麗就和親生底一樣。她屢次小產。最後生底那個，養了一年多又死了。在抱雅麗底時候，她到城隍廟去問了個卦，城隍老爺與「小半仙」都說得抱一個回來養，將來可以招個弟弟。自從抱了雅麗以後，她底身體也是一天好似一天，菩薩說她底運氣轉好了，使她越發把女兒當做活寶。黃觀察並不常回家，爵相在什麼地方，他更忙着到什麼地方去，所以家

裏除掉太太小姐以外，其餘都是當差底。

門房底人都知道糞掃是小姐底叔父，他一來到，當然是格外客氣。那時候，他當然不叫「糞掃」了，而官名却不能隨便叫出來底，所以大家都稱他做李總爺或李增官。過年過節，李總爺都來叩見太太。太太叮嚀他不得說出小姐與他彼此底關係，也不敢怠慢他。

李總爺既然有了官職，心裏真也惦着他哥哥底遺體，雖曾寄信到威海衛去打聽，却是一點蹤跡都沒有，他沒敢寫信給他嫂嫂，怕惹出大亂子來不好收拾。那邊杏官因為丟了孩子，便立刻找牧師去。知縣老爺出了很重的花紅賞格，總是一點頭緒都沒有。原差為過限銷不了差，不曉得挨了多少次底大板子。自然，誰都懷疑是玉官底小叔子幹底，只為人賊不在，沒法證明。幾個月幾個月底工夫忽忽地過去，城裏底人也漸漸把這事忘記掉，連杏官底情緒也隨日鬆弛，逐漸復原了。

玉官自從小叔子失蹤以後，心境也清爽了許多。洋主人意外地喜歡她，因為她又聰明，又伶俐。傳教是她主人底職業，在有空底時候，她便向玉官說教。教理是玉官在杏官家會領路過一二底，所以主人一說，她每是講頭解尾，聞一知十。她做事尤其得人喜歡，那般周到，那般妥貼，是沒有一個僕人能比得上底。主人一意勸她進教，把小脚放開，允許她若是願意底話，可以造就她，使她成爲一個「聖經女人」，每月薪金可以得到二兩一錢六分，孩子在教堂裏唸書，一概免繳學費。

經過幾個星期底考慮，她至終允許了。主人把她底兒子暫時送到一個牧師底家裏，伴着幾個洋孩子玩。雖然不以放腳爲然，她可也不能不聽主人底話。她底課程除掉聖經以外，還有「真道問答」，「天路歷程」，和聖詩習唱。姑娘每對她說天路是光明，聖潔，誠實，人路是黑暗，罪污，虛偽，但她究竟看不出大路在那裏。她雖然找不到天使，却深信有魔鬼，好像她在睡夢中曾遇見過似地。她也不很信人路就如洋姑娘說底那般可怕可憎。

一年底修業，玉官居然進了教。對於教理雖然是人家說什麼，她得信什麼，在她心中却有她底主見。兒子已進了教堂底學塾，取名李建德，非常聰明，逢考必佔首名，塾師很喜歡他。不到兩年，他已認識好幾千字，英語也會說好些。玉官不久也就了「聖經女人」底職務，每天到城鄉各處去派送福音書，聖迹圖，有時對着太太姑娘們講道理。她受過相當的訓練，口才非常好，誰也說她不贏。雖然她不一定完全信她自己底話，但爲辯論和傳教底原故，她也能說得面面俱圓。「爲上帝工作，物質的享受總得犧牲一點。」玉官雖常聽見洋教士對着同工底人們這樣說，但她對於自己底薪金已很滿意；加上建德在每天放學後到網球場去給洋教士們檢球，因而免了學費，更使她樂不可支。這時她不用再住在福音堂後面底小房子，已搬回本宅去了。她是受條約保護底教民，街坊都有幾分忌畏她。住宅底門口換上信教底對聯：「愛人如己，在地若天。」門楣上貼上「崇拜真神」四個字。廳上神龕不曉得被挪到那裏，但準知道她把神主東縛起來，放在一個紅口袋裏，懸在一間臥裏底半閣底梁下。那房門是常關着，像很神

聖的樣子。她不能破祖先底神主，因為她想那是大逆不道，並且於兒子底前程大有關係。她還有個祕密的地方，就是廚房灶底下，那裏是她藏銀子底地方。此外一間臥房是她母子倆住着。

不久，北方鬧起義和拳來了。城裏幾乎也出了亂子。好在地方官善於處理，叫洋人都到口岸去。玉官受洋主人底囑託，看守禮拜堂後底住宅。幾個月後，事情平靖了，洋主人回來，覺得玉官是個熱心誠信底人，管理底才幹也不劣，越發信任她。從此以後，玉官是以傳教著了名。在與人講道時，若遇見問雖如「上帝住在什麼地方」，「童貞女生子」，「上帝若是慈悲，為什麼容魔鬼到別處去害人，然後定被害者底罪？」等等問題，雖然有口才，她只能回答說，那是奧妙的道理，不是人智與語言所能解明底。她對於教理上不明白的地方，有時也不敢去請教洋教士們；間或問了，所得底回答，她也不很滿意。她想，反正傳教是勸人為善，把人引到正心修身底道上，那管他信底是童貞女生子或石頭縫裏爆出來底妖精。她以為神奇的事跡也許有，不過與為善修行沒甚關係。這些祇在她心裏存着。至於外表上，為要名副其實，做個遵從聖教底傳道者，不能不反對那拜偶像，敬神主，信輪迴等等舊宗教，說那些都是迷信。她那本羅馬字底白話聖經不能啓發她多少神學的知識，有時甚至令她覺得那班有學問底洋教士們口裏雖如此說，心理不一定如此信。她底裝束，在道上，誰都看出是很特別的黑布衣裙；一隻手裏永不離開那本大書；一隻手常拿着洋傘；一雙尖長的腳，走起來活像母鵝底步伐。這樣，也難

爲她，一天平均要走十多里路。

城鄉各處，玉官已經走慣了。她下鄉底時候，走乏了便在樹蔭底下歇歇。以後她底佈教區域越大，每達到了一天不能回城底鄉村，便得在外住一宿。住底地方也不一定，有教堂當然住在教堂裏，而多半的時候却是住在教友家中。她爲人很和藹，又常常帶些洋人用過底玻璃瓶，餅乾匣，和些現成藥材，如金雞納霜，白樹油之類，去送給鄉下人。因此，人們除掉不大愛聽她那一套悔罪拜真神底道理以外，對她都很親切。

因爲工作優越，玉官被調到鄰縣一個村鎮去當傳道，一個月許她回家兩三天。這是因爲建德仍在城裏唸書，不能隨在身邊，她得回來照料，同時可以報告她一個月底工作。離那村鎮十幾里底官道上不遠，便是她公婆底墳墓。她只在下葬底時候到過那裏，自入教以來，好些年就没人去掃祭。一天下午，她經過那道邊，忽然想起來，便尋找了一回，果然在亂草叢茸中找着了。她教田裏農人替她斬除乾淨，到完工底時候已是黃昏時分，趕不上回鎮。四處底山頭都教晚雲籠罩住，樹林裏底歸鳥噪得很急。初夏底稻田，流水是常響着底。田邊底濕氣蒸着幾朵野花，顏色雖看不清楚，氣味還可以聞得出來。她拄着洋傘，一手提着書包，慢慢地踱進樹林裏那個小村。那村與樹林隔着一條小溪，名叫錦鯉社，沒有多少人，因爲男丁都到南洋謀生去了。同時又是在一條官道上，不說是士商行旅常要經過，就是官兵，土匪，凡有移動，也必光臨，所以年來居民越少，剩下底只有幾十個老農和幾十個婦孺。教會在那裏買了一所破舊的大

房子，預備將來修蓋教堂和學堂。玉官知道那就是用杏官入股底那間藥房底獻金買來底，當晚便到那裏去歇宿。

房子買過來雖有了些日子，却還沒有動工改建，只有一個看房底住在門內。裏面臥房，廂房，廳堂，一共十幾間。外門還有一所荒涼的花園。前門外是一個大魚池，水幾乎平岸。因為太靜，院子裏所有的聲音都可以聽見。在衆多聲音當中，像蝙蝠拍着房簷，輕風吹着那貼在柱上底殘破春聯，鑽洞底老鼠，撲窗底甲蟲，園後底樹籟，門前底魚躍，不慣聽見底人，在深夜裏，實在可以教他信鬼靈底存在。

看房子底是個四十左右底男子，名叫廉，姓陳。玉官是第一次來投宿。他問明了，知道她是什麼人，便給她預備晚飯。他在門外底瓜棚底下排起食具，讓玉官坐在一邊候着，因為怕屋裏一有燈光便會惹得更多蚊子飛進去。棚柱上掛着一盞小風燈，人面是看不清楚底。喫過晚飯以後，玉官坐在原位與陳廉閒談。他含着一桿旱煙，抱膝坐在門檻上。所談無非是房子底來歷和附近村鄉底光景。他又告訴玉官說那房子是凶宅，主人已在隔溪底林外另蓋了一座大廈，所以把它賣掉。又說他一向就在那裏看房，後來知道是賣給教會開學堂，本想不幹了，因為教會央求舊主人把他留到學堂開辦底時候，故此不得不勉強做下去。從他底話知道他不但不是教徒，並且是很不以信教為然底。他原不是本村人，不過在那裏已經住過許久，村裏底情形都很熟悉。他底本業是挑着肉担，吹起法螺，經村過社，賣完了十幾二十斤肉，恰是停午。看房子

是他底臨時的副業，他不但可以多得些工錢，同時也落個住處。村裏若是酬神演戲，他在早晨賣肉以後，便在戲台下擺個味攤。有時他也到別的村鎮去，一去也可以好幾天不回來。

玉官自從與丈夫離別以後，就沒同男人有過夜談。她有一點忘掉自己，彼此直談到中夜，陳廉才領她到後院屋裏去睡。他出來倒扣着大門，自己就在瓜棚底下打鋪。在屋裏底玉官因味方才底談話，閉眼想像燈光下陳廉底模糊的樣子，心裏總像有股熱氣向着全身衝動，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直睡不着。她睜着眼聽外面許多的聲音，越聽越覺得可怕。她越害怕，越覺得有鬼迫近身邊。天氣還熱，她躺在竹床上沒蓋什麼。小油燈，她不敢吹滅它，怕滅了更不安心。她一閉着眼就不敢再睜開，因為她覺得有個大黑影已經站在她跟前。連蚊子咬，她也不敢拍，怕着不敢動，冷汗出了一身。至終還是下了床，把桌上放着底書包打開，取出聖經放在床上，口裏不歇地念乃西信經和主禱文，這教她底心平安了好些。四圍底聲音雖沒消滅，她已抱着聖經睡着了。一夜之間，她覺得被鬼壓得幾乎喘不了氣。好容易等到雞啼，東方漸白，她坐起來，抱着聖經出神。她想中國鬼大概不怕洋聖經和洋禱文，不然，昨夜又何故不得一時安寧？她下床到門口，見陳廉已經起來替她燒水做早餐。陳廉問她昨夜可睡得好。玉官不敢說甚麼，只說蚊子多點而已。她看見陳廉底枕邊也放着一本小冊子，便問他那是什麼書？陳廉說是聖經，因為他也怕鬼。她恍然大悟中國鬼所怕底，到底是中國聖經！

一夜底經過，使玉官確信世間是有鬼底。吃過早飯以後，身上覺得有點燒，陳廉斷定她是

昨夜受了涼，她却不以爲然。她端詳地看着陳廉，心裏不曉得發生了一種什麼作用，形容不出來，好像得着極大的愉快和慰安。他伺候了一早晨，不但熱度不退，反加上另一樣底熱在心裏。本來一清早，陳廉得把担子挑着到鎮去批肉。這早晨伺候玉官，已是延遲了許多時候，見她確像害病，便到鎮裏順便替她找一頂轎子把她送回城裏。走了一天多，才回到家裏。她躺在床上發了幾天燒，自己不自在，却沒敢告訴人。

她想，這也許是李家底祖先作祟，因爲她常離家，神主沒人敬拜底原故。建德回家也是到杏官那邊去底時候多，自玉官調到別處，除教友們有時借來聚聚會以外，家裏可說是常關鎖着。她在床上想來想去，心裏總是不安，不由得起來，在夜靜底時候，從梁上取下紅口袋，把神主抱出來，放在案上。自己重新換了一套衣服，洗淨了手，拈着香向祖先默禱一回。她雖然改了教，祖先崇拜是沒會改過。她常自己想着如果死後有靈魂底存在，子孫更當敬奉他們。在地獄裏底靈魂也許不能自由，在天堂裏底應有與子孫交通底權利。靈魂睡在墳墓裏等着最後的審判，不是她所佩服底信條。並且她還有她自己的看法，以爲世界末日未到，善惡底審判未舉行，誰該上天，誰該入地，當然不知，那麼，世間充滿了鬼靈是無疑的。她沒曾把她這意思說過出來，因爲聖經沒這樣說，牧師也沒這樣教她。她又想，凡是鬼靈都會作威作福，尤其是惡鬼底假威福更可怕，所以祛除邪惡鬼靈底咒語圖書，應當隨身攜着。家裏底祖先雖不見得是惡鬼，爲要安慰他們，也非常時敬拜不可。

自她拜過祖先以後，身體果然輕快得多，精神也漸次恢復了。此後每出門，她底書包裏總夾着一本易經。她有時也翻翻看，可是怪得很，字雖認得好些個，意義却完全不懂！她以為這就是經典有神秘威力底所在。敬惜字紙底功德，她也信。在無論什麼地方，一看見破字條，廢信套，殘書，斷簡，她都給檢起來，放在就近底倉聖爐裏。

四

忽忽又過了幾年，建德已經十來歲了。玉官被調到錦鯉去住，兼幫管附近村落底教務。建德仍在城裏，每日到教堂去上課，放學後，便同雅言一起玩。杏官非常喜愛建德，每見他們在一起，便想像他們是天配底一對。她也曾把這事對玉官提過，不過二人底意見不很一致。杏官底理想是把建德送到醫院去當學生，七八年後，出來到通商口岸去開間西藥房。她知道許多西醫從外邊回來底，個個都很闊綽。有些從醫院出來，開張不到兩年，便在鄉下買田置園，在城裏蓋大房子。這一本萬利底買賣，她當然希望她底未來女婿去幹。玉官底意見却有兩端。第一，牧師們希望她底兒子去學神道，將來當傳教士。第二，她自己仍是望兒子將來能得一官半職，縱然不能為她建一座很大的牌坊，小小的旌節方匾也足夠滿她底意。關於第一端，杏官以為聰明的孩子不應當去學神道，應當去學醫。至於第二端，她又提醒玉官說底教人不能進學，因為進學得拜孔孟底牌位，這等於拜偶像，是犯賊底。基本的功名不能得，一官半職從何而

來？在理論上杏官好像是勝一籌。可是玉官不信西藥房便是金鑛坑，她仍是希望她底兒子好好地念書，只要文章做得好，不怕沒有稟保。建德底前程目前雖然看不清，玉官與杏官底意見儘管不一致，二人底子女的確是像形影相隨；至終，婚約是由雙方底母親給定好了。

在建德正會做文章底時候，科舉已經停了。玉官對於這事未免有點失望，然而她還沒拋棄了她原來的理想。希望建德得着一官半職，仍是她生活中最強的原動力。從許多方面，她聽見學堂畢業生也可以得到舉人進士底功名，最容易是到外洋游學。她請牧師想法子把建德送出洋去，牧師底條件是要他習神學，回來當教士，這當然不是她理想中兒子底前程。不得已還是把建德安置在一個學膳費俱免底教會學堂。那時這種學堂是介紹新知底唯一機關。她想十年八年後，她底積聚必能供給建德到外國去，因為有人告訴她說，到美國可以半工半讀，勤勞些的學生還可以寄錢回家，祇要預備一千幾百底盤纏就可以辦得到。玉官這樣打定了主意，仍舊下鄉去做她底事情。

年月過得很快，玉官底積聚也隨着加增，因為計算給建德去留學，致使她底精神弄得恍恍惚惚，日忘飲食，夜失睡眠。在將近清明底一個晚上，她得着建德病得很厲害底信，使她心跳神昏，躺在床上沒睡着，睡着了，又做一個夢。夢見她公公婆婆站在她跟前，形狀像很狼狽，衣服不完，面有菜色。醒來，坐在床上，凝思了一回，便斷定是許多年沒到公姑墳上去祭掃，也許兒子底病與這事有關。從早晨到下午，她想不出什麼辦法。祭掃是吃教人所不許底。祇

錢，她也不能自己去買。她每常勸人不要費錢買紙錢來燒，今日底難題可落在她自己身上了！她爲這事納悶，坐不住，到村外，跋過溪橋，到樹林散步去。

自從錦鯉底福音堂修葺好以後，陳廉已不爲教會看守房子，每天仍舊挑着肉担，到處吹螺。他與玉官相遇於林外，便坐在橋上攀談起來。談話之中，陳廉覺得她心神好像有所愜望。問起原由，才知道她做了鬼夢。陳廉不用懷疑地說，她公婆本來並不信教，當然得用世俗底習慣來拜他們。若是不願意人家知道底話，在半夜起程，明天一早便可以到墳地。祭回再回城裏去也無不可。同時，他可以替她預備酒肉香燭等祭品。玉官覺得他很同情，便把一切預備底事交待他去辦，到時候在村外會他。住在鄉間底人們爲趕程底原故，半夜動身本是常事，玉官也曾做過好幾次，所以福音堂底人都不大理會。

月光蓋着底銀灰色世界好像只剩下玉官和陳廉。山和樹只各伴着各底陰影，一切都靜得怪可怕的。能夠教人覺得他們還是在人間底，也許就是遠村裏偶然發出來底犬吠。他們走過樹下時，一隻野鳥驚飛起來，拍翅底聲，把玉官嚇得心跳肉顫，骨軟毛悚。陳廉爲破除她底恐怖，便與她並肩而行，因爲他若在前，玉官便跟不上；他若在後，玉官又不敢前進。他們一面走，一面談。談話底範圍離不開各人底家世。陳廉知道玉官是希望着她底兒子將來能夠出頭，給她一個好的晚景。玉官却不知道陳廉到底是個什麼人，因爲他不大願意說他家裏底事。他只說，他什麼人都沒有，只是賺多少用多少。這互述身世底談話剛起頭，魚白色底雲已經布滿了東方

底天涯。走不多時，已到了目的地。陳廉爲玉官把祭品安排停當，自己站在一邊。玉官拈着香，默禱了一回，跪下磕了幾個頭。當下她定要陳廉把祭品收下自用。讓了一回，陳廉只得聽從，領着她出了小道，便各自分手。

陳廉站在路邊，看她走遠了，心裏想，像這樣喫教底婆娘倒還有些人心。他讚美她底志氣，悲愴她底境遇，不覺嘆了幾口氣，挑着担子，慢慢地望鎮裏去。

玉官心裏十分感激陳廉，自丈夫去世以後，在一想起便能使她身上發生一種奇妙的感覺。底還是這個人。她在道上祇顧想着這個知己，在開心底時候他會微笑，可是有時忽然出現出莊廟的情態，這大概是她想到陳廉也許不會喜歡她，或彼此非親非故所致罷。總之，假如「彼此爲夫婦」底念頭，在玉官心裏已不知盤桓了多少次，在道上幾乎忘掉她趕程回家底因由。幾次底玄想，幫助她忘記長途跋涉。走了很遠才到一個市鎮，她便雇了一頂轎子，坐在裏頭，還玄想着。不知不覺早已到了家門，從特別響亮底拍門聲中知道她很着急。門一開，站在她面前底不是別人，正正確確地是她底兒子建德。她發了楞，說她兒子應當在床上躺着，因爲那時已經快到下午十點鐘了。建德說他並沒有病，不過前兩天身上有點不舒服，向學校告了幾天假罷了。其實他是戀上了雅言，每常藉故回家。玉官一踏進廳堂，便見雅言迎出來，建德對他母親說，虧得他底未婚妻每日來做伴，不然真要寂寞死了。這教玉官感激到了不得。建德順即請求擇日完婚。他用許多理由把母親說動了。杏官也沒異議。於是玉官把她底積金提些出來，一面

請教會調她回來城裏工作，等過一年半載再回原任。

舉行婚禮那一天，照例她得到教堂去主婚。牧師唸聖經祈禱，祝福，所有應有的禮節一一行過。回到家中，她想着兒子和新婦當向她磕頭，那裏想到他們只向她彎了彎腰。揖不像揖，拜不像拜！她不曉得那是什麼禮，還是官伶俐，對她說，教會底信條記載過除掉向神以外，不能向任何人物拜跪，所以他只能行鞠躬禮。玉官心想，想不到教會對於拜跪看得那麼嚴重，祖先不能拜已經是不妥，現在連父母也不能受子女最大的敬禮了！她以為兒子完婚不拜祖先纔是不對的。第四天一早趁着建德和雅言出門拜客底時候，她把神主請下來，叩拜了一陣，心裏才覺稍微安適一點。

五

自從雅言嫁到玉官家裏，一切都和氣。玉官真個享了些婆福，出外回來，總有熱茶熱湯送到她面前。媳婦是想不到地恭順，連在地上檢得一張紙條都交回給她。一見面便媽媽長媽媽短底問，把她老人家奉承得眉飛目舞，逢人便讚。

花無百日香，媳婦到底不是自家人，不到半年，玉官對於雅言有些厭惡了，原因是建德入了革命黨。她以為雅言知道，沒勸他猶可說，連告訴她一聲都沒有。他同十幾個同志預謀到同安舉事，響應武漢；不料事機不密，被逮了十幾個人，連他也在內。知縣已經把好幾個人殺了。

這消息傳到玉官耳邊，急得她捶胸踰地，向天痛哭，一面向上帝祈禱，一面向顧先許願。她以為媳婦不懂得愛護丈夫，連這殺頭大罪，也不會阻止他，教他莫去幹。她向着雅麗一面哭，一面罵，罵得媳婦也哭起來。

玉官到牧師那裏，求他到縣裏去說人情，把兒子保出來。一面又用了許多銀子托人到縣裏去想法子。她底錢用夠了，也就有人出來證明建德是被誣陷，可不是嗎？他底年紀不過是十八九，懂得什麼革命呢？加以洋牧師到知縣面諭面保，不好拒絕，恐怕惹出領事甚至公使底照會，不是玩的。當下知縣把建德提出來，教訓了幾句，命保人具結，當堂釋放。牧師攙着他，兩眼望天直禱告了一刻工夫。出了衙門，一面走，一面勸建德不要貪圖世間的功業，要獻身給天國。建德底入黨也是胡裏胡塗地，自思既然受了天恩，便當隨教會底意思，要怎樣便怎樣。牧師當然勸他去當牧師。於是在他畢業中學之後，便被送到一個神學校去。牧師又勸玉官說，不要對於建德底將來太失望。他也許不能滿足她一切的期望，但她應當要求一個更高的理想，活在理論的世界裏。

玉官自從建德進神學校以後，仍舊下鄉去佈道，只留着雅言在家。她底私積爲建德底婚事和官司用得精光，一想起來，那怨恨便飛到雅言身上。因此她一回家，媳婦雖然像往常那般奉承，她總免不了要挑眼，找岔。雅言常常受她底氣，不曉得暗地裏哭了多少次。這樣下去，兩人底感情便隨日喪失，竟然交口對罵起來。在玉官看來，媳婦當然是不孝，她想無論叫誰來評

轉，也要判雅言爲不孝。可是她沒想到凡事都有例外。第一，她底兒子並不這樣想。第二，她底親家姆也沒以她底女兒爲不然。她兒子一從學校回來，雖沒別的話，一切惡底條都向雅言發射，射得她體無完膚。兒子聽得受不了，教她裝裝扮扮，這樣倒使他母親把他也罵個臭，說他不長進，聽媳婦底話，同媳婦一鼻孔出氣，合謀要氣死她。建德在家裏，最使她忿忿不平底是雅言躲在屋裏與兒子密談。她想，兒媳婦若非淫蕩，便是長舌，這於家庭，於她自己，都是有害無利。到親家姆那裏去分會罷。她在氣不適底時候，總是這樣想。可是一到杏官那裏，她都沒得着同情的解答。她若說雅言親匿丈夫不招呼她，杏官便回答她，年輕的夫婦應當那樣，因爲聖經說，夫婦應當合爲一體，況且她女兒嫁底是丈夫，不是婆婆。

又是一個時候，玉官在杏官面前囉囉得沒開交，激怒了杏官，杏官便說她如果是眼紅兒媳婦與兒子親密，把她撇在一邊，沒人來理，爲何不去改嫁？她又勸玉官不要把雅言迫得太甚，因爲女兒已經有娠，萬一有什麼差錯，她是不答應底。這把玉官氣得捶胸大哭，伸過手來，一巴掌便落在杏官臉上。這樣底「斷然處置」，當然不能使杏官忍受，兩個女人在緊張的情形底下不宜而戰。

交了兩三手，杏官一句話提醒了她，說她身爲佈道家，不能這般任性，玉官羞得滿臉漲熱，心裏底難受直如受了天上人間最酷的刑罰。她坐在一邊喘氣，眼淚源源地滴在襟前。慚愧的小心情迫着她向杏官求饒恕。杏官當下又安慰了她幾句。她將她自己作比，說她把丈夫丟

了，把一個女兒丟了，也是這樣過活，萬事都依賴上天，隨遇而安，那就快活了。做人到不必斤斤於尋求自己底享樂受用，名譽恭敬，如她心裏想着子女無論如何是孝順的，他們也自然地不給她氣受了。

玉官出了杏官底門，心裏仍然有無限的愧恨。她還沒看出那「理想」底意義，她仍然要求「現實」，生前有親朋奉承，死後能萬古流芳，那才不枉做人。她雖走着天路，却常在找着達到這目的底人路。因為她不敢確斷她是在正當的路程上走着。她想兒子和媳婦那樣不理會她，將來的一切必使她陷在一個很孤寂的地步。她不信只是冷清清的一個人能夠活在這世界裏。富，貴，福，壽，康，寧，最少總得攀着一樣。

到家裏，和衣躺在床上，雅言上前問好，她也沒理會，足足睡了一天一夜。她覺得她一切的希望都是空的，從希望，理想，想到實際，使她感到她現在的工作也沒意味。想透一點，甚至有點辜負良心。但是她又想回來，以為造就兒子底前程就是她底良心。她底工作，勞力，也和用在其它的事業上一樣，主人要她怎樣做，她便怎樣做，主人要她怎樣說，她便怎樣說。她是一個職業的婦人，不是一個尼姑。不過兒子是她底，如今他像是屬於別的女人，不大受她統制，再也不需要她了。這使她底工作意義根本動搖。想來想去，還是得為自己想想。從自己想到她底亡夫，從亡夫又想到陳廉。她想到陳廉，幾乎把一切的苦腦都忘掉，好像他就是在黑洞裏底一盞引路燈，隨着它走，雖然旁的都看不見，卻深信它一定可以引到一條出路。

她已決定辭掉女傳道底職業，跟着陳廉在村裏住。她想陳廉一定會答應底，因此寫了一封沒具理由底辭職書遞給傳道公會，洋姑娘來慰留她，問她到底爲什麼不滿意，她只是說不出來。用女人底心來猜女人，說不出來底不過是一兩件事而已。洋姑娘忖度玉官若非到鄉下傳教被不信的人們所侮辱，便是在隴陌間給暴徒傷害了她底清白。這個，除掉祈禱以外，絕不能對外人聲張。他們禱告了半天，却也沒什麼結果。洋姑娘還是勸她權且担任下去，等公會開會來討論。

她回到錦鯉，一心要同陳廉說她這一點心事。因爲離社幾十里底一個村莊演戲賽會，陳廉到那戲台下賣鹵味去了。等了一天，兩天，他都没回來，以致她底心情時刻在轉動着。

五六天後，醮打完了，陳廉賺了些錢，很高興地回到社裏。他做了許多年底買賣，身邊有了夠上置幾十畝地底積蓄，都放在鎮上生利。大王廟口那棵樟樹有一條很粗的根露出地面一尺多高，往來底人們每坐在那上頭歇息。玉官出外回來也常坐在那裏與陳廉閑談。聽着隔溪底鳥聲很可以使人忘却疲倦。他坐在那裏正計算着日間底收入，抬頭看見玉官立即讓坐，說了許多閒話，漸次談到他們倆人結合底事。這在陳廉方面是一件可詫異的事：喫教人願意嫁給世俗人。但是玉官把她底真情說出來，說得陳廉也動了心。他說，若是彼此成親，這社裏是不能住底，他可以把積蓄提出來，一同到南洋去做小買賣。

玉官一向不會對陳廉說過她與家人不和底事情。陳廉是十幾年沒到過城裏去，所以玉官底

實在光景，他也不大明瞭。還是他自己對玉官說，他從前也往往在城裏，因為犯了些事，逃到錦繡來。他把事情底原委說出來，玉官心裏想，那不就是杏官底事情嗎？她嘴裏雖沒說出來，從他說底妻子姓名，有兩個女兒底話推想起來，不是杏官是誰？玉官獨自忖度半晌，一言不發，陳廉看她發楞，以為是計畫到南洋底事情，也不細細問她。至終玉官站起來告訴他，彼此仔細想過，再作最後的決定。她快快地回到教堂，心裏盤算：這事是問明白好呢，還是由它呢？

陳廉本是個極反對信洋教底，自從在村裏與玉官認識以後，態度便漸漸變了。他雖不接近教會，然而一見玉官，每至談到不知時辰。他常說他從前的脾氣很壞，動不動就打人，自來到鄉間，性格便醇了許多；自與玉官相識以後，更善得像羔羊一般。玉官到底有什麼法力能夠吸引他，旁人也不得而知。他安分營生，從來沒曾與人鬧過口角，所有的村人都看他是個老實人。與玉官結婚原不是他底奢望，因為玉官底要求，他就不加考慮地答允。但從玉官懷疑他是杏官底逃夫以後，心裏已冷了七八分。她沒敢把杏官與她底關係說出，也許是以為到南洋結婚還有考慮餘地。

雅言分娩底日期近了。杏官只忙着做外孫底衣帽，沒工夫顧別的。玉官辭職底事，她一點也不理會。建德也從學校回來照料。到時請了一個西法接生婆來。玉官心裏是隨便請個本地的吉祥姥姥，所化底當要比用洋法，帶着鉗子，叉子底接生婆省得多。不過她這幾個月來底心事

大變，什麼事都不願意主張，一心只等着公會准她辭職，她再改嫁。生產底一切只得由着杏官照料。接生婆足足鬧了一天也沒把嬰兒抱下來。雅言是痛得冒出一頭冷汗。全家底人都急得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到深夜，一個男嬰墮了地，產母躺在床，面色慘白。大家忙着照料嬰兒，竟沒覺得雅言底靈魂已離開軀殼。玉官摩摩雅言底心頭還熱，可是呼吸已經停了，不由得大叫。個個看見這樣，也都隨着狂叫一陣，至終認定是沒希望。接生婆也沒法子，口中喃喃，一半像祈禱，一半像自白。杏官是哭得死去活來。玉官是眼瞪瞪說不出一句話，枯坐在一邊。建德也只顧擦着眼淚。第二天早晨，他便出門去辦一切應辦底事。全家忙了好幾天，才把喪事弄停妥了。孩兒由杏官看護，抱回外家去。

媳婦死了以後，玉官對着建德像恢復了從前一切的希望。自古道，「一山不容二虎，一國不容二主」，也許家裏沒有兩個女人，婆媳對奏底交響樂作不起來，多有清靜的時間教她默想。她現在也不覺得再醮是需要，反而有了祖母底心情。她算算自己的年紀是四十二三，雖然還不出十分老，可是已有孫子。一個祖母還要嫁給一個後祖父麼？她想到這裏也不覺失笑。她還是安心做她底事，栽培兒子，接受了教會底慰留。

她覺得對陳廉不住，想把杏官底近況告訴他，但沒預備好要說底話。同時他又不敢告訴杏官，怕杏官酸性發作起來，奚落她幾句，反倒不好受。

六

自從雅言去世以後，教會便把玉官調回城裏，鄉間底工作暫時派別人去替代，爲底是給她一點時間來照料孫兒。建德這時候也在神學校畢業了，教會一時沒有相當的位置安置他，校長因爲愛惜他底才學，便把他送到美國再求深造，玉官年中也張羅些錢寄去給他。她底景况雖然比前更苦，精神却是很活潑的。

流水眼一般底年月一頁一頁地翻得很快，她底孫兒天錫也漸次長大了。教會仍舊派她到鯉和附近的鄉間去工作，可是垂老的心情再也不向陳廉開放了。陳廉對於從前彼此所計畫底事本來是無可無不可底，何況已經隔了許多年，情感也就隨着冷下去。他在城裏自己開了一間小肉舖子，除非是收賬或定貨，輕易不到錦鯉來，彼此見面底機會越少。

歐洲底大戰，使教會在鄉間底工作不如從前那麼順利。這情形到處都可以看出來。因爲一方面出錢底母會大減佈道底經費，一方面是反對基督教底人們因爲回教底民族自相殘殺，更得着理論的根據。接着又來了種種主義，如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等等運動，從都市傳到鄉間，從口講達到身行。這是社會制度上一場大風雨，思想上一度大波瀾，區區的玉官雖有小聰明，也擋不住這新潮底激蕩。鄉間底小學教師時常與她辯論，有時辯到她結舌無言，只有閉目祈禱。其實她對於她自己的信仰，如說搖動是太重底話，最少可以說是弄不清楚。她也不大想做傳

道，一心只等建德回來，若能給她一個恬靜安適的生活，心裏就非常滿足了。

建德一去便是八九年。戰後底美國，男女是天天狂歡着底。他很羨慕這種生活，到了該回國底年限也不願意回來。在最後一二年間，他不再向母親要錢，因為他每月有點小小的入款，是由輔助一位牧師記賬得來底工資。在留學生當中，他算是很能辦事底一個。

在一個社交的晚會上，他認識了一個南京底女學生黃安妮。建德與她一見面，便如前好幾生底相識，彼此互相羨慕。安妮家裏只有一位母親，父親留下底一大樁財產都是用母親和她名字存在銀行裏。要說她學底是什麼，却很難說，因為她底興趣是常改變底。她學過一年多底文學，又改習家庭經濟。不久厭惡了，又改學繪畫，由繪畫又改習音樂，因為她受不了野外底日光。由音樂又改習哲學，因為美學是哲學底一部門。太高深的學問又使她頭痛，至終又改習政治。在美國，她也算是老資格，誰都知道她。缺德的同學給她起個外號叫「學園裏底黃蝴蝶」，但也有許多故意表示親切底同學管她叫安妮。她對人們怎樣稱呼她都不在意，因為她是蝴蝶，同時也是花；是藝術家，同時也是政治家。當她是花底時候，其它的蝴蝶都先後地擁護着她，追隨着她，向她表示這樣那樣。她常轉變的學業，使她滯留在外國，轉眼間已到了四七年華。不回國也不要緊，反正她不必為生活着急。在外國有受用處，便盡量受用，什麼野球會，麻雀會，晚餐會，跳舞會，乃至「公雞尾巴會」，她都有份，而且忙個不了。

建德是她意中人之一，她覺得他底性情與她非常相投。自從相識以後，二人常是如影隨

形，分離不開。有一次，他接到杏官一封信說要給他介紹一個親戚底女兒。她說得天仙不知那位小姐底美麗，希望建德同意與她訂婚。建德把信拿給安妮看，安妮大半天也沒說半句話。這便使建德理會她是屬意於他，越發與她親密起來。

玉官知道兒子在外國已經有了女朋友，心裏雖然高興，只是爲他不回來着急。她也常接建德底信說起安妮怎樣怎樣好，有時也附寄上二人同拍底照片。她看了自然很開心，早忘掉從前與雅言底淘氣，心境比前好得多。建德年來不要她再寄錢去使用，身邊底積蓄也漸次豐裕起來。天錫仍在杏官家住着，雖然到小學去念書，因爲外祖母非常溺愛他，一早出門，便不定到那裏去玩，到放學底時候才回來。學校報告他曠課：杏官也不去理會。玉官從鄉間回家，最多也不過是十天八天，那裏顧到孫子底功課。

天錫在學校裏簡直就是花果山底小猴王，爬牆上樹，攢洞揭瓦，無所不爲，先生也沒奈他何。有一次他與一個小同學到郊外一座荒廢的玄元觀去，上了神座，要把偶像頭上戴底髮箍摘下來玩。神像拱着雙手捧着玉圭看來是非常莊嚴的。他們攀到袖子上，不提防那兩隻泥手連袖子塌了下來，好像是神君顯靈把他們推到地底下光景。他底腦袋磕在龕欄上，血流不止。那小同學却只擦破了皮。他把書包打開，拿出幾張竹紙，忙忙地搗在天錫頭上，不到一分鐘，滿臉紅了，於是又加上幾張，脫下汗衫加裹得緊緊地，才稍微好一點。他們且不回家，還在廟裏擲筊去。那玄元觀在幾十年前是一座香火很盛的廟宇，後來因爲各鄉連年鬧兵，外處僑居在城

裏底，人死了不能就葬，都把靈柩停厝在那裏。傳說那裏底幽鬼很猛烈，所以連乞丐都不敢在裏頭歇宿。各間屋子除掉滿布木板長箱以外，一個人都沒有。門窗早教人拉去做柴火燒了。

小同學自己到後院去，試要找出什麼好玩底東西。天錫却因頭痛，抱着腦袋坐在大門底檻上等他。等了一回，忽然聽見一聲巨響從後院發出來。他趕緊進去，看見小同學躺在血泊當中，眼瞪瞪，說不出話來。他也莫名其妙，直去扶那孩子。孩子已經斷了氣，走不動，反染得他一身都是血。無可奈何，天錫只得把屍首擦在地下，臉青青地溜出廟門。

天錫不敢逕自回家，只在樹林裏坐着，直等到斜陽沒後，家家燈火烟燦到他眼前，才頹唐地踱進城去。一進家門，杏官看見他一身血漬，當然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天錫不敢說別的，只說在外頭摔了一交，把頭摔破了。杏官少不了一面罵，一面忙去舀水替他洗頭面手脚，換上衣服，端上喫底。在放學後，天錫每得在外頭玩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常是喫完就睡。

過了兩天，城裏哄傳玄元觀裏出了命案，引得一般不投稿底新聞訪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趕出城去看熱鬧。不到半天工夫，玄元觀直像開了廟會，早有十幾担賣花生湯，油炸檜，芝麻糖底排在那裏。廟門口已有幾個兵士把守住，不許閒人進去。人們把那幾個兵士圍圍圍住，好像來到只爲看看他們似地。不一會，人們在喝讓道底聲中分出一條小道，縣長扶着手杖和他底公人大搖大擺地來到廟門口。兵士舉鎗立正，行禮，煞是威風。在場有些老百姓看見

這種神氣，恐怕要想自己將來死底時候也得請一位官員來驗屍，才可以引得許多人來增光闕里。縣長進到後院，用香帕掩着鼻子，略爲問了幾句，作作照例也報告些死者底狀態。幾個公人東張西望，其中一個看見離屍首不遠底一個靈柩底蓋板是斜放着，沒有蓋嚴，便上前去檢驗。他一掀開棺蓋，便看見裏頭全是軍火，還有許多炸彈，不由嘖了一聲「炸彈呀！」那縣長是最怕這樣東西底，一聽見他嘖，嚇得扔了手杖，撒開腿望廟門外直奔，一般民衆見縣長直在人叢中亂竄，也各自分頭狂奔。有些以爲是白日鬧鬼，有些以爲是縣長着魔，有些是莫名其妙，看見人家亂跑，也跟着亂跑一陣。

縣長走了很遠，才教幾個公人把他扶住，請他先回衙門去，再請司令部派軍隊去搜查。原來近幾個月間，縣裏常發見私藏軍火底地方，間中也找出畫上鎌刀鐵鎚底紅旗。軍政人員也不知道那是代表什麼，見了軍火，只樂得沒收，其餘的都不去理會它們。廟外還是圍滿了羣衆，個個都昂着頭，望這裏，望那裏，好像等待什麼奇蹟底出現一般。忽聽見遠地嚷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帶着整齊的腳音，越來越近。大家知道是兵隊來了，急忙讓道，兵士們進到廟裏，把發現底鎗枝炸彈等物分幫運進城裏。

作作把屍驗完，出到廟門口，圍着他底羣衆，忙問死底是什麼人。他把死者底模樣，服飾，略略說出，不到片刻工夫都傳開了。當時有一個婦人大啼大哭，闖進廟裏，口裏不住地叫「兒，心肝，肉。」她斷定是賊人把她兒子害死，非要把兇手找出來不可。那時兵士們已經回

去了。隨着進去看熱鬧底人們中間，有勸她快到縣衙去報案底，有勸她出花紅緝兇底。她哭得死去活來，直說要到小學校去質問校長。公人把她帶到衙門裏，替她寫狀。縣長稍爲問了幾句話，便命人送她回家。

好幾天底調查，搔動了全城底人。杏官被校長召去問話，才知道玄元底命案與天錫有關，回來細細地問孫子，果然。她立刻帶着天錫去找洋牧師，說明原委。洋牧師勸他自首去，說這事於他一點過失也沒有。杏官想想也是道理，於是忙帶着孫子去找校長，求他做過保證。校長却勸她不要去惹官廳，一進衙門，是非是關不清底，說不定要用三千兩千才能洗刷乾淨，不如先請牧師到衙門去疏通一下，再定辦法。杏官無奈，又去找洋牧師。到了縣衙門，縣長忙把他請到客廳去，一見天錫年紀並不大，不像個兇首，心裏已想不追究，加上天錫自己說明那天底光景，命案一部分的情由就明白了。縣長說他還得細細調查那些軍火是那裏來底，不是與天錫和他底同學有關。洋牧師當然極力辯論天錫是個好孩子，請縣長由他担保，隨傳隨到，縣長也就答應了。臨出門時，聽見衙門裏底人說，月來四處底風聲很緊，反對現政府底叛徒到處埋伏，那些軍火當然是他們秘密存貯在那廟裏底。他帶天錫回到杏官家裏，把一切的情形都告訴了她。杏官聽說大亂將到，心裏更加不安，等牧師去後，急急寫了一封信給玉官，問她怎樣打算。

玄元發現軍火底事，縣裏雖沒查出什麼頭緒，但杏官聽見街上有人說李建德會做革命

黨，這事又與他女婿有關，莫非就是他連底。事情又湊巧得很，在兵士運回去底軍火當中，發現了有些貼上李字第幾號底字條。他們正在研究這「李」字是什麼意思。天錫被傳到營裏問了好些次，終不能證明他知道其中的底細。誰也不知道那些假棺木是從那裏，在什麼時候停在廟裏，天錫也是偶然和同學到那裏玩，他家裏和常到底地方也沒一點與軍火相關底痕迹。爲避禍起見，杏官在神不知鬼不覺底一個早晨，帶着天錫悄悄地離開縣城，到口岸去了。

七

玉官傳教底區域已不像往年那麼平靜，早晚牛羊車于于聲音常從參着軍號戰鼓底雜響。什麼警備令和戒嚴令，一兩個月中總會來幾次。陳總司令退出福建以後，兵隊隨地紮營是好幾年來常見的事，玉官和其他民衆一樣，不加注意。

自從接到杏官報告天錫底事以後，她一心想回城裏去看看，那幾天是她在鄉間佈道廬期間，好不容易把禮拜天忙過了，想在星期以前趕到錦鯉過夜，第二天一早趕程回家，不料還沒看見大王廟，前路已有幾個行人回頭走。他們說大路上有許多臂纏紅布底兵士把住，無論是誰都不許通行。玉官不得已，只得折回，到一個小村裏。那裏有一家信教底農夫，因爲地方不多，他把玉官安置在稻草房裏。她開着稻草房附近底糞堆和茅廁底氣味已經不大受得住，又加上大大小小的老鼠，穿窗竄進像沒理會她也在裏頭似地。她心裏斷定，凡老鼠自由來往底屋裏必定

是有鬼底。不過她已得到陳廉防鬼底補術，把聖經和易經放在身邊，放心躺在稻草上。治鬼雖有妙術，辟臭却無奇方，玉官好容易到夜深了才合得眼睛睡着了。

她在夢中覺得有鎗聲和許多人底脚步聲，吵嚷聲，睜開眼已看見離她不遠底稻草已經着了火，她無暇思索那是彈子引底火還是人放底火，扯起衣裙，望外便跑，那時已過夜半，全村都在火光裏照着。她想事情是凶多吉少，不如逃到瓜田邊那座看守棚去躲避一下。棚裏底人已不在，她攢進去蹲着，心裏非常害怕，閉着眼睛求上帝，睜着眼睛求祖宗，村裏底人聲挾着火焰四處發射，原來一隊臂纏紅布底兵到村裏擄人。村裏底人早就聽聞數年來中國各地「關共」底事情。他們也知道有一種軍隊叫做「土共」，其他還有「紅軍」，「蘇維埃軍」等名目。但土共與非土到底有什麼分別，他們說不出來；他們只從行為來判斷，凡是焚掠村莊，擄人勒索，不顧羣衆底安全與利益行為和強盜一般的，他們便叫那些人做土共。這次來底大概也是土共，因為他們在村裏足足擄掠了一夜。玉官在棚裏沒敢閉眼睛，直等到天亮。看守棚只是一片竹籬圍成底一個圓穹，兩頭沒什麼遮擋，她若不出來，往來底人必要看見她。她想，還是趕回錦鯉去再作計較，可是走不多遠，就被幾個開路先鋒攔住。

她成了那隊戴黑帽纏紅布底軍隊底俘虜，被送到另一個村裏。被擄來底婦女都聚在一處，有許多是玉官認識底。紛亂了幾天，各人都派上一種工作。所謂工作是澆洗，縫補，炊煮等等。玉官是專管縫補底。那隊人馬底破衣爛帽特別多，把她兩隻手忙得發顫，到連針也拿得像

銅柱一樣頂才勉強款，這樣底生活於她算是破天荒第一遭。自從當了傳教士以後，她底生活底單調，天天循規蹈矩地生活着，沒人催促她，也沒人監視她。如今却是相反，生活直如囚徒一般。她懷念着在外國底兒子和城裏底小孫，又想到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脫離這場大難。她沒有別的方法，流出幾行淚就當安慰了自己。

有十幾天底工夫在村外開了仗。纏紅布底人們被打死了不少。他們退到村裏，把輜重及其它一切貨物匆忙地收拾起來，齊向村後二十多里底密林退却。村中底男女丁口，馬牛羊雞犬豕，能帶底也都得跟着他們走，一時人畜底號叫聲響入雲際，因為誰也不願意跟他們做這樣危險的旅行，可也沒法擺脫。全村頓然顯得像死寂的廢墟，所剩底只有十幾個老公公老婆婆，嬰孩能走路也得隨着走，在懷抱底就由各人母親決斷，不能帶或不願帶底可以拋在路邊，或留在村裏。受傷底戰士走不動底也被打死，因為怕被敵方擄去受刑逼供。

走了七八里路，隊長忽然發現一張非常重要的地圖和一本編號名冊留在村裏被打死底一個領隊底身上。那是最重要的文件，絕對不能遺失，更不能落在敵人手裏。隊長要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扮成夫婦回去搜尋。玉官早想找機會逃脫，便即自告奮勇。她說，她認識幾條小捷徑，可以很迅速回來。同行底男子是「老同志」，一路監視着玉官，半步也不肯放鬆，從小道走果然很快就到了村外。那時官兵還沒來到，但隔着籬笆，那人已聽見村裏那幾個剩下底老人在罵他們是土匪，官兵一來要怎樣做他們底引導。玉官於是教那人就在竹陰底下等着，怕他進去不方

便。那人把死者記在臂上底號數告訴她，由她自己進去。玉官本來是想一進村裏便躲起來底，繼而想到那人身邊有鎗，若等急了，必會自己進來，豈不又是血鬥！她於是按着號數找尋，果然在路邊一具屍首底衣袋裏找出他們所要底文件。那時全村只是臥着凌亂的屍體和破碎的軍需品，各家底門戶都得關嚴嚴地。玉官在道上來回走了些時候，也沒見人。她帶着文件到林底下，交給那人，教他飛步向前走，說她走不動，隨後跟着來。那人得着地圖名冊也自很滿足，不顧一切地撒開腿便跑。玉官見那人走遠了，且自回到村裏。她想，那裏不能久停，於是沿着田邊底小徑，向着錦鯉社投奔。

她那一雙改組派的尖長脚，要手裏底洋傘來扶持才能放步底，如今還得在小徑上跋涉，所以更顯得蹣跚可憐。好容易走到社口，又被兩個灰衣軍士攔住。他們不由分說，把她帶到營長帳前。營長便命把她發落，顏色好像大失所望。他們都是外省人，說底話，玉官一句也不懂。兩個兵士把她領到一間大屋子裏，她認得是社裏祠堂後院底廂房，那前院還有兵一小隊駐紮着，她對二人說，是住在巷尾那間福音堂裏，但說來說去，都說不清。他們也不懂得她底話，在屋裏已有八九個女人，有在一邊啼哭底，有坐着發楞底，也有些像不很關心底。玉官想着，這大概也是拉來替兵士們縫補衣服底罷。

原來在用武之地，軍隊底紀律若是差一點，必有兩件事情是他們儘先要辦底：第一件是點點當地有多少糧食，第二是數數有多少婦女。沒有糧食和婦女，仗是不能打底。幾個婦女一見

玉官進來都圍着她哭，要她搭救。玉官在那裏工作那麼些年，自然個個認得，但她也是女子，自己也沒把握。前些日子在那一村被逮底時候，她也承認過自己是教徒，結果是被打了幾個耳光，被罵了幾句「帝國主義走狗」，所以對於用教會底名義，她有點胆怯。婦女當中有一個是由玉官引進教底，反勸玉官在危難時不要捨棄她底上帝。她從袖裏取出一本聖經交給玉官，說她出來底時候什麼都沒有帶，就帶着那本書，請她翻開選一兩節給大家講講。這話打中了玉官的心坎，於是從她手裏把聖經接過來，自己慎重地念了幾遍。

黃昏過後，各人啖了些粥水。玉官便要大家開始唱聖詩，祈禱，她翻開羣衆中惟一的聖經，揀出一章來念，一時全屋裏顯得很嚴肅。她越講越起勁，勸大家要鎮定，不要臨難慌張，好像大家都預備着見危授命底神情。玉官自己也覺得剛強起來，心裏想着所信底教也是常教人爲發捨命。她講過又唱，唱完又解，解完又祈禱，覺得大家像在當日羅馬底鬥場等待野獸來吃她們一般。這樣把時間嚴肅地磨了幾點鐘。大約在九點鐘後，幾個兵士推進門來，就像餓虎撲食一般，個個動手來拉婦人們，笑嘻嘻地要望門外走。玉官因爲挨着牆站着，沒等來抓她便嚷起來。她叫所有的人停住，講了一片門人都是兄弟姊妹，要彼此相愛，不得無禮」底道理。兵士中雖有一兩個懂得本地話，但多數是聽不明白，不過教堂聚會底儀式，他們是知道底。其中還有曾在別處底教堂聽過好些次道理底。玉官叫一個懂話底人同她傳譯，說得非常誠懇。她告訴他們淫掠是人間最大的罪惡。她告訴他們在教會裏男女都是兄弟姊妹。她告訴他們凡勸懺力必

死蠻力之下。她告訴他們，她們隨時可以捨命。許多許多好教訓都從她口裏瀉出，好像翻開一部宗教倫理大辭書一般。她也莫名其妙，越說越像有像舌頭底火簇在身體裏頭燃燒着。那班兵士不知不覺地個個都鬆了手，把女人們放開，玉官又教大家坐下，把本國傳統底陰險哲學如「敬祖利人是種福給子孫」，「淫人妻女自己妻女也淫於人」底話說了一大套。有些沾染了新思想的說，「飲食男女」原是本能，男子動起情慾來要女子，也和餓底時候動起食慾要吃一般。玉官又開導他們說，那原是不錯，只是喫也得喫得合乎正義；殺人來喫固然不成，就是搶人所有底來喫，也是自私自利，不能算是正大光明的喫法。要女人是應該底，不過用強迫的手段，將來必要受報應底。兵士們本是要來取樂的，在聽玉官起頭教訓他們底時候，有些還說他們是來找開心，不是來教堂禮拜，可是十幾分鐘以後，他們越聽越入耳，終於大家坐下，聽着玉官和那些女教友唱詩。玉官教那些女人都叫兵士們做兄弟，也教兵士們叫她們爲姊妹。還允許他們隨時可以來談話。他們來要她們做什麼都成，就是不許無禮。有什麼要縫補底，她們也樂意服勞。同時又勸他們也感化他們底同伴，不要來騷擾。正在大受感動底時候，又有另一批的兵士進來，說他們等得太久了，屋裏那班受感化底兵士便叫他們也坐下，經過幾乎動武底階段，情形也和緩下去了。知道他們外面還有人等着，索性把門關起來，保護着那幾個女人。果然門外不斷敲門帶罵底聲音。門裏底兵士成排站起來，把門頂住。亂了一夜，鷄已啼了。玉官教兵士們回帳幕去，又教其中底小頭目去見營長，請他出一個不許姦淫婦女底手令。這事也不用經

過什麼困難就辦到了。玉官想危險期已經過去。於是教同伴底婦女們隨便休息。她心想昨夜就像遇見鬼，平時她想著易經底功效可以治死鬼，如今她却想著新舊約聖書倒可以治活鬼，她切意祈禱感謝了一回，也自輸下歇息。

祠堂底前門雖然有兵把着，但後門是常關着底，從後門底夾道轉過一條小巷便是福音堂。玉官那裏睡得着，她在想着黃昏一到，萬一兵士們變了卦，那時怎辦？她生來本是聰明，忽然便想起開了後門，帶着那班婦女逃到那樹起外國旗底教堂裏。鄉下底教堂就像洋道台衙門，誰敢胡亂撥進去了？她立刻把意思告訴屋裏底人，大家便抖擻起精神，先教玉官去把後門打開，然後回來領導她們。她把後門倒扣好，前門站崗底兵士還不知道。一進到福音堂便把大門關起，如約教看門底到營盤裏問有衣服要縫補底沒有，說婦女們都在福音堂裏。

她們在教堂裏安住了七八天，兵士沒敢去作非法的騷擾，可是拿衣服去縫補底和到堂裏談道底也不少。玉官惦念她底孫子，想着家裏底人知道她被土共擄去，一定也很懸念，便向衆婦女辭別，把保護底責任交給住在福音堂裏底職員。她出了村門，經過大王廟，見廟口一個哨兵在那裏踱來踱去，她給哨兵打個招呼，那兵已經知道她是社裏底女教士，也沒上前盤問她。過了橋，便渡到橋上，偶然想起陳廉許久沒相見了。一打聽，才知道前些日子鬧共底時候，他把肉店收起來，帶着老本「過番」去了。過番是到南洋去底意思。鎮裏底人告訴她說陳廉沒留下地址，只知道他是往婆羅洲底一個埠頭去。玉官本來懷疑陳廉便是金杏底男人，想把事由向他說

明，希望他回家完聚底。如今聽見他出洋去了，心裏却爲金杏難過，因爲她幾乎得着他，又丟失了他。莫名其妙的失意，伴着她慢慢地在大道上走着。

八

城裏底風聲比郊外更緊，許多殷實的住戶都預先知道大亂將至，遷避到別處去。玉官回到家門，見門已倒扣起來，便往教堂去打聽究竟。看堂底把鑰匙交給她，說金杏早已同天錫到通商口岸避亂去了。看堂底還告訴她，城裏有些人傳她失蹤，也有些說她被殺底。她只得暫時回家歇息，再作計較。

不到幾天工夫，官兵從錦鯉一帶退回城中。再過幾天，又不知退到那裏去，那繼紅布底兵隊沒有耗費一顆子彈安然地佔領了城郊一帶的土地。民衆說起來，也變得真快，在四十八點鐘內，滿城都是紅旗招展，街上有宣傳隊，服務隊，保衛隊等等。於是投機的地痞和學棍們都講起全民革命，不成腔調底國際歌，也從他們口裏唱出來了。這班新興的或小一號的土劣把老字號的土劣結果了不少，可以說是稍快人心。但是一般民衆底愉快還沒達到盡頭，憤恨又接着發生出來。他們不願意把房契交出，也不懂得聽「把羣衆組織起來」，「擁護蘇軍」，這一類底話。不過願意儘管不願意，不懂儘管不懂，房契一樣地要交出來，組織還得去組織。全城底男子都派上了工作，據他們說是更基本的，然而門道甚多，難以遍舉。

因爲婦女都有特殊工作，城中許多女人能逃底早已逃走了。玉官澹定一點，沒往別處去，當然也被徵到婦女工作底地方去。她一進門便被那守門底兵士向上官告發，說她是前次在錦鯉社通敵逃走底罪犯。領隊底不由分訴便把她送到司令部去。玉官用她底利嘴來爲自己辯護，才落得一個遊街示衆底刑罰。自從在錦鯉那一夜用道理感化那班兵士以後，她深信她底上帝能夠保護她，一聽見要把她遊刑，心裏反爲坦然，毫無畏懼。當下司令部底同志們把一頂圓錐形底紙帽子戴在她頭上，一件用麻布口袋改造底背心套在她身上。紙帽上畫着十字架，兩邊各寫一行「帝國主義走狗」，背心上底裝飾也是如此。「帝國主義走狗」是另一宗教底六字真言，玉官當然不懂得其中的奧旨。她在道上，心裏想着這是侮辱她底信仰，她自己是清白的。她低着頭任人擁着她，隨着她，與圍着她的人們侮辱，心裏只想着她自己底事。她想，自己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建德已經留學好些年，也已三十六七了，不久回來，便可以替她工作，她便可以歇息。想到極樂處，無意喊出「啊哩流也」，把守兵嚇了一跳，以爲他是罵人，伸出手來就給她一巴掌。挨打是她日來嘗慣底，所以她沒有顯出特別痛楚，反而喊了幾聲「啊哩流也」！

第二天底遊刑剛要開始，一出衙門口便接到特赦底命令。玉官被釋，心境仍如昨天底光景，帶着一副腫臉和一雙乏腿慢慢地踱回家。家裏，什麼東西都被人搬走了。滿地底樹葉和嫩刺底破爛東西，她也不去理會，只是急忙地走進廳中，仰望見樑上，那些神主還在懸着，一口氣才喘出來。在牆邊，只剩下兩條合起來一共五條腿底板凳。她搖搖頭，嘆了一口氣，趕緊到

廚房灶下，掀開一塊破磚，伸手進去，把兩個大撲滿掏了出來，臉上才顯着欣慰的樣子。她要再伸手進去，忽然暈倒在地上。

不曉得經過多少時間，玉官才從昏朦中醒過來。她又渴又餓，兩腳又乏到動不得，便就爬到缸邊掬了一掬水送到口裏，又靠在缸邊一會，然後站起來。到米甕邊，掀開蓋子一看，只剩下一點黏在缸底邊底糠。掛在窗口底，還有兩三條半乾的葱和一顆大蒜頭。在壁櫥裏，她取出一個舊餅乾盒，蓋是沒有了，盒裏還有些老鼠喫過底餅屑。此外什麼都沒有了。她喫了些餅屑，覺得氣力漸漸復元，於是又到灶邊，打破了一個撲滿，把其餘底仍舊放回原處。她把錢數好，放在灶頭，再去舀了一盆水洗臉，打算上街買一點東西吃。走到院子，見地上留着一封信，她以為是她兒子建德寫來底，不由得滿心歡喜，俯着身子去檢起來。正要拆開看時，聽見門外有人很急地叫着「嫂嫂，嫂嫂」。

玉官把信揣在懷裏，忙着出去答應時，那人已跨過門檻踏進來。她見那人是穿一身黑布軍服，臂上纏着一條紅布徽幟，頭上戴着一頂土製底軍帽，手裏拿着一包東西。楞了一會，她才問他是幹什麼，來找底是誰。那人現出笑容，表示他沒有惡意，一面邁步到堂上，一面說他就是當年底小叔子李羹，可是他現在底官名是李慕寧了。他說他現在是蘇區政府底重要職員，昨天晚上剛到，就打聽她底下落。早晨底特赦還是他講底人情。玉官只有說些感激底話。她心裏存着許多事情要問他，一時也不知道從何處提起。她請慕寧坐在那條三脚板凳上，聲明過那

是她家裏剩下最好的傢具。問起他「蘇區政府」是什麼意思，他可說得天花亂墜，什麼共產主義，馬克司主義，唯物史觀，一套一套地搬，從玉官一句也聽不懂底情形看來，他也許已經成爲半個文人或完全學者。但她心裏想這恐怕又是另一種洋教。其實慕寧也不是真懂得，除了幾個名詞以外，政治經濟底奧義，大概也是一知半解。玉官不配與他談論那關係國家大計底政論，他也不配與玉官解說，話門當然要從另一方面開展。慕寧在過去三十多年所經歷底事情也不少，還是報告報告自己的事比較能着邊際。他把手裏那一包東西遞給玉官，說是吃底東西。玉官接過來，打開一看，原來是鄉下某地最有名的「馬蹄酥」。她一連就喫了二十個，心裏非常感激。她覺得小叔子的人情世故比以前懂得透澈，談吐也不粗鹵，真想不到人世能把他磨練到這步田地。

玉官並沒敢問他當日把杏官的女兒雅麗抱到那裏去，倒是他自己一五一十地說了些。他說在蘇松太道台衙門裏當差以後，又被保送到直隸將弁學堂去當學生。畢業後便隨着一個標統做了許久的哨官。革命後跟着人入這黨，入那黨，入這個，倒那個，至終也倒了自己，壓碎自己的地盤。無可奈何改了一個名字，又是一個名字，不曉得經過多少次，才入深山組織政府。這次他便是從山裏出來，與從錦鯉底同志在城裏會師，同出發到別處去。他說「紅軍」底名目於他最合適，於是採用了。其實是彼此絕不相干，這也是所謂土共底由來。

雅麗底下落又怎樣？慕寧也很爽直，一起給她報告出來。他說，在革命前不久，那位老道台

才由糧道又調任海關道，很發了些財。他也有時也用叔叔底名義去看雅麗，所以兩家還有些來往。革命後，那老道台就在上海搖身一變而成亡國遺老。他呢？也是搖身一變變成一個不入八分底開國元勳。亡國遺老與開國元勳照例當有產業置在租借地或租界裏頭，照例應有金鎊錢票存在外國銀行裏頭。初時慕寧有這些，經不起幾次底查抄與沒收，弄得他到現在要回到民間去。至於雅麗底義父，是過着安定的日子。他們沒有親生的女子，兩個老夫婦只守着她，愛護備至。雅麗從小就在上海入學。她底義父是崇拜西洋文明不過底人，非要她專學英文不可。她在那間教會辦底女學堂，果然學得滿口洋話，滿身外國習氣，喫要喫外國的，穿要穿外國的，用要用外國的，好像外國教會與洋行訂過合同一般，教會學堂做廣告，洋行賣現貨。慕寧說，在他丟了地盤回到南方以前，那老道台便去世了，一大樁底財產在老太太手裏，將來自然也是女兒底。雅麗在畢業後便到美國去留學。此後底事情，也就知道了。他只知道她從小就不叫雅麗，在洋學堂裏換底怪名字，他也叫不上來。他又告訴玉官，切不可把雅麗底下落說給杏官知道，因為她知道她底幸福就全消失了。他也不要玉官告訴杏官說李慕寧便是從前薑掃底化身。他心裏想着到雅麗承受那幾百萬財產底時候，他也可以用叔叔底名義，問她要一萬八千使使。

玉官問他這麼些年當然已經有了弟婦和姪兒女。慕寧搖搖頭像是說沒有，可又接着說他那年在河南底時候曾娶過一個太太。女人們是最喜歡打聽別人底家世底，玉官當然要問那位婦子

是什麼人家底女兒。慕寧回答說她父親是一個農人，欠下公教會底錢，連本帶利算起，就使他把二十幾畝地變賣盡了也不夠還。放重利的神父却是個慈善家，他許這老農和全家人入教，便可以捐免了他底債。老頭子不得已入了教。不過祖先底墳墓就在自己的田地裏，入教以後，就不像以前那廢拜法，覺得怪對祖先不起底。在禮拜底時候，神父教他念天主經，他記不得，每用太陽經來替代。有一次給神父發現了，說了他一頓。但他至終不明白爲什麼太陽經念不得。又每進教堂，神父教他「領聖體」底時候，都使他想不透一塊薄薄的餅，不甜，不辣，一經過神父口中念念咒語，便立刻化成神肉，教他閉着眼睛，把那塊神祕的神肉塞進他口裏底神妙意義。他覺得這是當面撒謊，因而疑心神父什麼特別作用，是要在他死後把他底眼睛或心肝挖去做洋藥材呢？或是要把他底魂魄勾掉呢？他越想越疑心那象徵的吃人肉行爲一定更有深義存在，不然爲什麼肯白白免了他幾百塊錢底債？他越想越怕，寧願把一個女兒變賣了來還債。於是這件事情展轉遊行到慕寧底軍營。他是個長官，當然討得起一個老婆，何況情形又那麼可憐，便化了三百塊錢財禮，娶了大姑娘過來當太太。他說他老丈人萬萬感激他，當他是大恩人，不敢看他是女婿。革命後還隨他上了幾任，享過些時老福，可惜前幾年太太死了，老頭子也跟着鬱鬱而亡。太太也沒生過一男半女，所以現在還是個老嫗。

玉官問他他軍隊中人爲什麼反對宗教，沒收人家底財產。慕寧便又照他常從反對宗教底書報中摘出底那套老話復述一遍。他說，近代的評論都以爲基督教是建立在一個非常貧弱而不合

理的神學基礎上，專靠着保守的慣例與嚴格底組織來維持它的勢力。人們不願意思想，便隨着慣例與組織漂蕩。這於新政治，社會，經濟等底設施是很大的阻礙，所以不能不反對，何況它還有別的勢力夾在裏頭。玉官雖然不以爲然，可也沒話辯駁。他又告訴玉官他們計劃攻打這附近的城邑已經很久，常從口岸把軍火放在棺材裏運到山裏去。前些日子，有一批在玄元觀被發現了，教他們損失了好些軍實。他又說，不久他們又要出發到一個更重要的地方去。這是徵露出他們守不住這個城市和過幾天附近會有大戰底意思。他站起來，與玉官告辭，說他就住在司令部裏，以後有工夫必要常來看她。

把慕寧送出門之後，玉官從口袋裏掏出那封信，拆開一看，原來不是建德底，乃是杏官從鷲埠底租界寄來底。信裏告訴她說天錫從樓上摔到地下，把腰骨摔斷了。醫生說情形很危險，教她立刻去照料。金杏寄信來底時候，大概不知道玉官正在受磨折。那封信好像是在她被逮底那一天到底。事情已經過了三四天，玉官想着幾乎又暈過去了，逃得災來遭了殃。她沒敢埋怨天地，可是斷定這是鬼魔相纏。

她顧不了許多，摒擋一切，趕到玉官寓所，一進門，便暈倒在地。杏官急把她扶起來，看她沒有甚麼氣力，覺得她底病很厲害，也就送她到醫院去。

匆匆地一個月又過去了。鄉間還在亂著，從報章上，知李慕寧已經陣亡，玉官爲這事暗地裏也滴了幾滴淚。她同天錫雖然出了醫院，一時也不能回到老家去，只在杏官家裏暫時住下。

天錫底腰骨是不能復原底了，常常得用鐵背心束着。這時她祇盼着得到建德回國底信，天天到傳教會底辦事處去打聽，什麼事情都不介意。這樣走了十幾天，果然有消息了。洋牧師不很高興，可也不能不安慰玉官。他說建德已經回來了，現在要往南京供職，不能回鄉看望大家。玉官以爲是教會派她兒子到那麼遠去，便埋怨教會不在事前與她商量。洋牧師解釋他們並沒派建德到南京去，他們還是盼着他回來主持城裏底教會，不過不曉得他得了誰底幫助，把教會這些年來資助他底學費連本帶利，一概還清。他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說他底興趣改變了，他底人生觀改變了，他現在要做官。學神學底可以做官，真不能不贊歎洋教育是萬能萬通。玉官早也知道她兒子底興趣不在教會；她從那一年底革命運動早已看出，不過爲履行牧師營救底條件，他不能不勉強學他所不感到興趣底學科。她自然也是心裏暗喜，因爲兒子能得一官半職本來也是她底希望。洋牧師雖然說得建德多麼對不住教會，發了許多許多的牢騷，她却沒有一句爲兒子抱歉底話說出來，反問她兒子現在是薪金多少，當什麼官職。洋牧師只道他底外國官名，中國名稱他底本地話先生沒教過，所以說不出來。他只說是管地方事情底地方官。然而地方官當然是管地方事情底，到底是個什麼官呢？牧師也解不清，他只將建德底英文信中所寫出底官職指出給她看。

從那次夏令會以後，建德與安妮往來越密。安妮不喜歡他回國當牧師，屢次勸他改行。她家與許多政治當局有「裙帶關係」，甚至有些還在用着她家底錢。只要她一開口，什麼差使都

可以委得出來。好在建德也很自量，他不敢求大職務，只要一個關於經濟底委員會裏服務，月薪是二百元左右。這比當傳教士底收入要多出三分之二。不過物質的收獲，於他並不算首要，他底最重要的責任是聽安妮底話。安妮在他身上很有統制底力量。這力量能鎮壓母親底慈愛，教會底恩惠。她替建德還清歷年所用教會底費用，不但還利，並且捐了一筆大款修葺禮拜堂。她並不信教，更使建德覺得他是被贖出來底奴隸。他以為除掉與她結婚以外，再也沒有其它更好的報答。但這意見，兩方都還未曾提起。

玉官不久也被建德接到南京去了。她把家鄉底房子交給杏官管理，身邊帶着幾隻衣箱和久懸在梁上底神主，並殘廢的天錫。她以為兒子得着官職，都是安妮的力量，加以對於教會債還和捐出許多錢，更使她感激安妮底慷慨，雖然沒見過面，却已愛上了她。建德見她兒子老穿着一件鐵背心，要扶着拐棍才能走路，動彈一點也不活潑，心裏總有一點不高興，老埋怨着他的丈母沒有用心調護。玉官底身體，自從變亂受了磨折，心臟病時發時愈。她在平時精神還好，但不能過勞，否則心跳得很厲害。建德對於母親是格外地敬愛，一切進項都歸她保管，家裏底一切都歸她調度。生活雖然富裕，她還是那麼瑣碎，廚房，臥房，浴室，天井，沒有一件她不親自料理。她比家裏兩個傭人做底還要認真。不到三個月，已經換了六次廚師傅，四次娘姨。他們都嫌老太太厲害，做不下去。

母子同住在一間洋房裏，到也樂融融地。玉官一見建德從衙門回來，心裏有時也會想起雅

言。在天朗氣清底時候，她也會憶起那死媳婦所做底一兩件稱心意底事，因而感嘆起來，甚至於掉淚。兒子底續絃問題同時也縈迴在她心裏。好幾次想問他個詳細，總沒能得着建德底確實意見，他祇告訴她安妮底父親是清朝底官，已經去世了。她家下有一個母親，並無兄弟姊妹，財產却是不少，單就上海底地產就值得百萬。玉官自然願意兒子與安妮結婚，她一想起來自己便微微地笑，愉快的血液在她體內流行，使她幾乎禁不起。建德常對他母親說，安妮是個頂愛自由底女子，本來她可以與他一起回國，只因她還沒有見過北冰洋和極光，想在天氣熱一點底時節，從加拿大去買一艘甲板船到那裏去，過了冬天才回來。他們底事要等她回來才能知道，她沒有意思要嫁給人也說不定。

平平淡淡地又過了一年。殘春過去，已入初夏，安妮果然來電說她已經動身回國。日子算好了，建德便到上海去接她，就住在她家裏。在那裏逗留了好幾天，建德向她求婚，她不用考慮便點了頭。她走進去，拿出從外洋買回來底結婚頭紗來給建德看，說她早已預備着聽他說出求婚底話。他們心中彼此默印了一會，才坐下商量結婚底時日，地點，儀式等等。安妮底主張便是大家底主張，這是當然的理。她把結婚那天願意辦底事都安排停當，最後談到婚後生活，安妮主張與玉官分居，她是一個小家庭底景慕者。

他們在上海辦些婚儀上應備底東西。安妮發現了她從外洋帶回來底頭紗還比不上上海市上所賣底那麼時派。這大概是她在北冰洋底旅行太過長久，來不及看見新式貨物。她不遲疑地又

買上一條。她又強邀建德到那最上等的洋服店去做一套大禮服，所費幾乎等於他底兩個月薪俸。足足忙了幾天，才放建德回南京去。

玉官知道兒子已經決定要與安妮結婚，愉快的心情頓然增長。可是在她最興奮底時候建德才把婚後與她分居底話說出來。老太太一聽便氣得十指緊縮，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一副失望底神情又浮露在她臉上。她想，這也許是受革命潮流底影響。她先前的意識以為革命是：換一個政府；換一樣裝束；以後世故閱歷深，又想革命是：換一個夫人或一個先生。但是現在更進一步了，連「糟糠」底母親，也得換一個。她猜想建德在結婚以後要與他底丈母同住，心裏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結婚底日期和地點，更使她覺得兒子凡事沒與她商量，因為他們預定行禮底一天是建德底父親底忌日。這一點因為陽曆與陰曆底相差，建德當然是不會記得。而且他家底禁忌至終是由玉官一人祕密地舉行。玉官要他們改個日子。建德說那日子是安妮擇底，因為那天是她底生日。至於在上海行禮是因女家親朋多，體面大，不能不將就。這也不能使玉官十分滿意。她連嘆了幾口氣，眼淚隨着滴下來，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口中喃喃，不曉得喃些什麼。

婚禮至終是按着預定的時間與地點舉行。玉官在家只請出她丈夫底神主來，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一事不如意，事事都彆扭，她悶坐在廳邊發楞，好像整個世界都在反抗她。

第二天建德同新娘回來了。他把安妮介紹給他母親。母親非要她披起頭紗來對她行最敬禮不可。她底理由是從前她做新娘時候，鳳冠蟒襖總要穿戴三天。建德第一次結婚，一因家貧，儀

文不能具備，二因在教堂行禮沒有許多繁文禮節。現在底光景可不同了，建德已是做了官，應當排場排場。她却沒理會洋派婚禮，一切完蛋糕分給賀客喫了之後，馬上就把頭紗除去，就是第二次結婚也未必再戴上它。建德給老太太講理越講越使老人家不明白，不得已便求安嫻順從這一次，省得她老人家啼啼哭哭地。安嫻只得穿上一身銀色禮服，披起一條雪白的紗。紗是一份在身上兩份在地上拖着。這在玉官眼裏簡直不順。她身上一點顏色都沒有，直像一個沒着色底江西瓷人。玉官嫌白色不吉祥，最低限度，她也得披一條粉紅紗出來。她在鄉下見人披過粉紅紗，以為這是有例可援。什麼吉祥不吉祥且不用管，粉紅紗壓根兒就沒有。安嫻索性把頭紗禮服都卸下來，回到房中生氣，用外國話發牢騷。老太太也是一天沒吃飯。她埋怨政府沒規定一種婚禮必用的大紅禮服，以致有這忤逆的行爲。她希望政府宣佈凡是學洋派披白頭紗不穿紅禮服底都不能算爲合法的結婚。

第三天新婚夫婦要學人到廬山去度蜜月，安嫻勉強出來與玉官辭行。玉官昨天沒把她看得真，這次出門，她雖鼓着腮，眼睛却釘在安嫻臉上。她覺得安嫻有許多地方與雅言相彷彿，可是打扮得比誰都妖艷得多。在他們出門以後，老太太的氣也漸漸平了。她想兒子和媳婦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們，意見不一致，也犯不上與他們賭氣。她這樣想，立時從心裏高興，喜容浮露出來。她把自己的臥房讓出來，叫匠人來，把門窗牆壁修飾得儼然像一間新房。屋裏底傢私，她也爲他們辦妥。她完全是照着老辦法，除去新房以外，別的房子都是照舊，一滴灰水也沒加

上。

九

半個月以後，一對夫婦回來了。安妮一進屋裏，便嫌傢具村氣太重，牆壁底顏色也不對。走到客廳，說客廳不時髦；走到廚房，嫌廚房不乾淨；走到那裏，挑剔到那裏。玉官祇想望好裏做，可是越做越討嫌，至終決意不管，讓安妮自己去佈置。安妮把玉官安置在近廚房底小房間，建德覺得過意不去，但也沒法教安妮不這樣辦，因為原來說定婚後是要分居底。

安妮不但不喜歡玉官，並也不喜歡天錫。玉官在幾個月來仔細地打聽安妮底來歷，懷疑她便是那年被她小叔子抱走底雅麗，屢次要告訴她，那是她底骨肉，至終沒有勇氣說出來，婆媳底感情一向不會有過，有時兩人一天面對面坐着，彼此不說話。安妮對建德老是說洋話，玉官一句也聽不懂。玉官對建德說底是家鄉話，安妮也是一竅不通。兩人底互相猜疑從這事由可以想像得出來。最使玉官不高興底是安妮要管家。爲這事情，安妮常用那副像掛在孝陵裏底明太祖御容向着玉官。建德底入款以前是交給老太太底，自從結婚以後，依老太太的意見仍由她管理爲是。她以爲別的都可退讓，惟獨叫她不理家事做閒人，她就斷斷不依。安妮只許給她每月幾塊錢零用，使她覺得這是大逆不道。她心想，縱然兒子因她底關係做了「黨賊」，也不該這樣待遇家長。

安嫻越來越感覺到不能與老太太同住，時時催建德搬家。她常對丈夫罵老太太這一「老蠅螂」，耗費食物討人嫌。老太太在一個人地生疏底地方，縱然要把委曲訴給人聽，也沒有可訴底。她到教堂去，教友不懂她底話；找牧師，牧師也不能爲她出什麼主意，只勸她順應時代的潮流，將就一點。她氣得連教堂都不去了。她想她所信底神也許是睡着了，不然爲什麼容孩子們這麼猖狂。

還有一件事使玉官不愉快底，她要建德向政府請求一個好像「懷清望陵」一類底匾額，用來旌表寡婦底。建德在衙門，才幹雖然平常，辦事却很穩健。他想旌表節婦底時代已經過去了。玉官屢次對他要求找一個門徑，他總說不行。無論他怎麼解釋，玉官都覺得兒子沒盡心去辦。這樣使她對於建德也不喜歡。但是建德以爲他父親爲國捐軀，再也沒有更光榮的，母親實在也沒有完全盡了撫孤成人底任勞。因此母子底意見，越來越相左。

安嫻每天出去找房子，玉官只坐在屋裏出神。他回想自守寡以來，所有的行爲雖是爲兒子底成功，歸根，還是自私的。她幾十年來底傳教生活，一向都如「賣瓷器底用破碗」一般，自己沒享受過教訓底利益。在這時候，她忽然覺悟到這一點，立刻站起來，像在她生活裏找出一件無價寶一般。她覺得在初寡時，她小叔子對她說底話是對的。她覺得從前的守節是爲虛榮，從前的傳教是近於虛偽，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種種底自然結果。她要回鄉去真正做她底傳教生活。不過她先要懺悔。她至少要爲人做一件好事。在她心裏打定了一個主意。

她要離開她兒子那一天，沒有別的話，只對他說她沒對不住他。以後她所做底一切還是要爲他底福利着想。兒子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漫敷衍她幾句便到衙門去了。兒媳婦是忙着找房子，一早便出門。她把幾座神主包裹停當，放在桌上，留下一封信，便帶着天錫，悄悄地下關車站去。

十

同到家鄉，教會仍然派她到鐘鐸去。這次她可不做傳教工作了，因爲上了年紀底人，不能多走路，所以教會就派她做那裏底小學校長。天錫與她住在一起，她很注意教育他。杏官在城裏住，反感覺到孤寂，每常寫信要天錫去住幾天。

玉官每要把她對於安妮便是雅麗底懷疑說給杏官知道，却又防着萬一不對，倒要惹出是非來。她想好在她底小叔子也死掉了，若她不说，再也沒有知道這事底人，於是索性把話攔住。她覺得年來底工作非常有興趣，不像從前那麼多累。教會雖然不理會這個，她心裏却很明白現在是爲事情而做事情，並不要求什麼。建德間中也有信寄回來，有時還給她梢錢來。這個使她更喜歡。她把財物都放在發展學校底事業上頭。認識她底都非常地誇讚她，但她每說這是她底懺悔行爲。

兩三年底時間就在忙中消失了。玉官辦底學校越發發達，致她累得舊病不時發作，不得不

求杏官來幫助她。杏官本也感覺非常寂寞，老親家同在一起倒可以解除煩悶，她把城裏底房子連同玉官底都交給教會管理，所得底租金也充做學校經費。那錦鯉小學簡直就是她們辦底。

地方漸次平靜，村裏也恢復了像從前一般底景況，只是短了一個陳廉。一想起他，玉官也是要對杏官說底，可是他現在在南洋什麼地方，她也不知道。她只記着當時他是往婆羅洲去底，就是說出來也未必有用。在朝雲初散或晚煙纔濃底時候，她有時會到社外底大王廟那被她常坐底樹根上少坐，憶想當年與陳廉談話底情景。衰年人底心境仍如少年，一點也沒改變，仍然可以在回憶中感到愉悅。

錦鯉幾個鄉人偶然談起玉官底工作，其中有人想起她在那裏底年數不少，在變亂底時候，她又護衛了許多婦女，便要湊分子給她做生日，藉此感謝她。這意思不到幾天，連鄰鄉都知道了。教會看見大家那麼誠意，不便不理會，於是也發起給她舉行一個服務滿四十年底紀念會。村莊底人本是愛熱鬧底，一聽要給玉官做壽，開紀念會，大家都很興奮。在很短的期間已湊合了好幾百元。玉官這時是無心無意地，反勸大家不要為她破費精神和金錢。她說，她底工作是應當做底，從前她底錯誤就是在貪求報酬，而所得底只是失望和苦惱。她現在纔知道不求報酬底工作，纔是有價值的，大眾若是得着利益就是他底榮耀了。話雖如此說，大家都不聽她底，一時把全個村莊佈置起來。

傳道先生對大眾說既然有那麼些錢，可以預備一件比較永久留念底東西。有些人提議在

社外給她立一座碑，有些說牌坊比較堂皇。玉官自己底意思是要用來發展學校。杏官知道她近年對於名譽也不介意，沒十分慫恿她。她只寫信給建德，說他母親在鄉間如何受人愛戴，要給一點東西來紀念她。建德接信以後，立刻寄五千元，還說到時候他必與安妮回來參加那盛典。

玉官知道建德要回來，心裏底愉快比受那五千元還要多萬萬倍。紀念大會在分頭進行着。大衆商議底結果，是用二千元在社外建築一道橋。這因爲跨在溪上底原來只有一道木橋，村人早應募緣改建，又因大王廟口是玉官常到那裏徘徊底地方，還有對岸底樹林，政府已撥給學校經營，所以橋是必要修築底。

動了四五個月底工程，橋已修好了。大王廟也修得煥然一新，村人把它改做公所，雖然神像還是供着，却已沒有供香火底廟祝。橋是丈五寬，三丈長，裏面是水泥石子底混凝體，表面是用花剛石堆砌起來底。過了橋，一條大道直穿入樹林裏頭，更顯出風景比前優秀得多。

紀念會底日期就要到了，建德果然同安妮一起回來。玉官是喜歡得心跳不堪。她知道又是病發了。但不願告訴人。安妮算是給她很大的面子，所以肯來赴會。當時也與杏官見過面，安妮却很傲慢，好像不大愛理那村婆子似地。她住了一兩天就催着建德回南京去，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在水廁底缺乏。

建德在鄉人底眼光中已是個大得很底京官，因爲太太說要早日回京，便不得不提早舉行這

個紀念典禮。玉官在那天因爲喜歡過度，倒是暈過幾次，杏官見這情形不便教她到教堂去，只由她歇着。行過禮以後，建德領着大衆行獻橋禮。大衆擬了許多名字，最後決定名爲「玉澤橋」。當時底鼓樂炮仗，喧鬧得難以形容，加以演了好幾台戲，更使鄉人感覺這典禮底嚴重。

第二天，建德娶同安嫻回到城裏，來與玉官告辭。杏官在身邊，很羨慕這對夫婦，不覺想起她底亡女，直向建德流淚。玉官待要把真情說出來時，又怕安嫻不承認破口罵人，反討沒趣。她又想縱然安嫻承認了，她也未必能與他們住在一起。她也含着眼淚送他們過了那新成的玉澤橋。

回到學校裏，左思右想，又後悔沒當着安嫻說明情由。等到杏官來，她便笑着問她假如現在她能找着她底丈夫或她底丟了底女兒，她願意先見誰。杏官不介意地回答說那是做夢。如果她能見到女兒一面，她已很滿足，至於丈夫恐怕是絕無希望底了。說過許多話，玉官忽對杏官說，她要到城裏去送送兒子和見媳婦上船去，杏官因爲她精神像很疲乏，不很放心，爭執了半天，她才教杏官陪着她去。

她們二人趕到城裏，建德與安嫻已經到口岸去了。幸而船期未到，玉官與杏官還可以趕到。她們到教會打聽，知道建德二人住在洋牧師家裏。見面時，安嫻非常感動。她纔起頭覺得玉官愛她底兒子建德是很可欽佩的。玉官對他們說她底病是一天一天地加重了，這次相見，又

不知甚麼時候再有機會，希望他們有工夫回來，說得建德也哭起來了。他允許一年要回來探望她一次。

玉官在那晚上回到杏官底藥局，對杏官說她還有一件未了的事要趕着去辦完。杏官不瞭解她底意思，問了幾遍，她才把要到婆羅洲找陳廉底話說出來。她說，自從她當了洋教士底女傭以來，一切的一切都是受着杏官底恩惠。原先她還沒理會到這層，自從南京回來以後，日思夜想，越覺得此恩非報不可。杏官既知道陳廉底下落，心裏自然高興萬分，但願她自己去。玉官從懷裏取出船票來，說她日間已打聽到明天有船往南京去，立即買了一個艙位。只有她知道怎樣去找，希望杏官在家裏照顧天錫，料理學校，她也可以藉此吸吸海風，養養病。

第二天一早，杏官跑去告訴建德說他母親要到南洋去休息休息，當天就要動身。他也不以為然，說他母親底心臟病，怕受不了海浪底顛簸，還是勸她莫去為是。來到藥局，玉官已上了船，於是又同杏官和安嫻到船上去。建德見她在三等艙裏，掖在一班華工當中，直勸她說，如果要走，可以改到頭等艙去，何必省到這步田地。她說在三等艙裏有伴，可以談話，同時她平日所見底也都是這類底人，所以不覺得有什麼難過之處。安嫻是站都站不住，探一探頭便到頭等艙底起坐間去了。杏官看着她底行李非常簡單，只有一個鋪蓋和一個小提箱。她笑問玉官說，那小的箱子裝些什麼？玉官也笑着回答說那還是幾十年隨身帶着底老骨董：一本白話聖經，一本天路歷程，一本看不懂底易經。玉官勸他們不必為她擔憂，她知道一切都無妨礙，終要平安。

和圓滿地回來。她指着建德回頭來對杏官說他還是她的女婿，希望她不要覺得生疏起來。她此行必要把事情辦妥纔回來，請她回錦鯉靜候消息。又復勸勉了建德一番，船上催客的鑼才響起來。

杏官們上了舢板，還見玉官含淚在舷邊用手帕向着他們搖幌，幾根灰白的頭髮，也隨着海風飄揚。到了岸邊，船已鼓着輪，向海外開去。他們直望到船影越過港外底燈臺，纔各含着眼淚回去。

十三 危巢墜簡

一 給少華

近來青年人新興了一種崇拜英雄底習氣，表現底方法是跋涉千百里去向他們獻劍獻旗。我覺得這種舉動不但是孩子氣，而且是毫無意義。我們底領袖鎮日在戎馬倥傯，羽檄紛沓裏過生活，論理就不應當爲獻給他們一把廢鐵鍍銀底中看不中用底劍，或一面銅線盤字底幡不像幡、旗不像旗底東西，來耽誤他們寶貴的時間。一個青年國民固然要崇敬他底領袖，但也不必當他們是菩薩，非去朝山進香不可。表示他底誠敬底不是劍，也不是旗，乃是把他全副身心獻給國家。要達到這個目的，必要先知道怎樣崇敬自己。不會崇敬自己底，決不能真心崇拜他人。崇敬自己不是驕慢底表現，乃是覺得自己也有成爲一個有爲有用的人物底可能與希望，時時刻刻地，兢兢業業地鼓勵自己，使他不致丟失這可能與希望。

在這裏，有個青年團體最近又舉代表去獻劍，可是一到越南，交通已經斷絕了。劍當然還存在他們底行囊裏，而大衆所捐底路費，據說已在異國的舞娘身上花完了。這樣的青年，你說配去獻什麼？害中國底，就是這類不知自愛底人們哪。可憐，可憐！

二 給樹人

每日都聽見你在說某某是民族英雄，某某也有資格做民族英雄，好像這是一個官銜，凡曾與外人打過一兩場仗，或有過一二分勳勞底都有資格受這個徽號。我想你對於「民族英雄」底觀念是錯誤的。曾被人一度稱爲民族英雄底某某，現在在此地擁着做「英雄」底時期所榨取於民衆和兵士底錢財，做了資本家，開了一間工廠，驅使着許多爲他底享樂而流汗底工奴。曾自閉爲民族英雄底某某，在此地吸鴉片，賭輪盤，玩舞戈，和做種種墮落的勾當。此外，在你所推許底人物中間，還有許多是平時趾高氣揚臨事一籌莫展底「民族英雄」。所以說，蒼蠅也具有蜜蜂底模樣，不仔細分辨不成。

● 魏冰叔先生說：「以天地生民爲心，而濟以剛明通達沉深之才，方算得第一流入物。」凡是夠得上做英雄底，必是第一流人物，試問亘古以來這第一流人物究竟有多少？我以爲近幾百年來差可配得被稱爲民族英雄底，只有鄭成功一個人。他於剛明敏達四德具備，只惜沉深之才差一點。他底早死，或者是這個原因。其他人物最多只夠得上被稱爲「烈士」，「偉人」，「名人」罷了。文子微明篇所列底二十五等人中，連上上等底神人還夠不上做民族英雄，何況其餘的！我希望你先把做成英雄底條件認識明白，然後分析民族對他底需要和他對於民族所成就底勳績，才將這「民族英雄」底徽號贈給他。

三 覆成仁

來信說在變亂的世界裏，人是會變畜生底。這話我可以給你一個事實的證明。小汕在鄉下種地底那個哥哥，在三個月前已經變了馬啦。你聽見這新聞也許會罵我荒唐，以為在科學昌明底時代還有這樣的怪事。但我請你忍耐看下去就明白了。

嶺東底淪陷區裏，許多農民都缺乏糧食，是你所知道底。即如沒淪陷底地帶也一樣地鬧起米荒來。當局整天說辦平糶，向南洋華僑捐款，說起來，米也有，錢也充足，而實際上還不能解決這嚴重的問題，不曉得真是運輸不便呢，還是另有原由呢？一般率直的農民受飢餓底迫脅總是向阻力最小，資糧最易得底地方奔投。小汕底哥哥也帶了充足的盤纏，隨着大眾去到韓江下游底一個淪陷口岸，在一家小旅館投宿，房錢是一天一毛，便宜得非常。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和同行底旅客都失了蹤！旅館主人一早就提了些包袱到當舖去。回店之後，他又把自己幽閉在帳房裏數什麼軍用票。店後面，一股一股的鹵肉香噴放出來。原來那裏開着一家鹵味舖，賣底很香的鹵肉，灌腸，燻魚之類。肉是三毛一斤，說是從營盤批出來底老馬，所以便宜得特別。這樣便宜的食品不久就被吃過真正馬肉底顧客發現了它底氣味與肉裏都有點不對路，大家才同調地懷疑說：大概是來路的馬吧。可不是！小汕底哥哥也到了這類的馬羣裏去了！變亂的世界，人真是會變畜生底。

這裏，我不由得有更深的感想。那使同伴在物質上變牛變馬，是由於不知愛人如己，雖然可恨可憐，還不如那使自己在精神上變豬變狗底人們。他們是不知愛己如人，是最可傷可恨的。如果這樣的畜人比那些被食底人畜多，那還有什麼希望呢？

十四 鐵魚底鯉

那天下午警報解除信號已經響過了。華南一個大城市底一條熱鬧馬路上排滿了兩行人，都在肅立着，望着那預備保衛國土底壯丁隊遊行。他們隊裏，說來很奇怪，沒有一個是扛鎗底。戴底是平常的竹笠，穿底是灰色衣服，不像兵士，也不像農人。遊行自然是爲耀武揚威給自家人看，其它有什麼目的，就不得而知了。

大隊過去之後，路邊閃出一個老頭，頭髮蓬鬆得像戴着一頂皮帽子，穿底雖然是西服，可是縫補得走了樣了。他手裏抱着一卷東西。急忙地越過巷口，不提防撞到一個人。

「雷先生，這麼忙！」

老頭抬頭，認得是他底一個不很熟悉底朋友。事實上雷先生並沒有至交。這位朋友也是方纔被遊行隊阻撓一會，趕着要回家去底。雷見他打招呼，不由得站住對他說：「唔，原來是黃先生。黃先生一向少見了。你也是從避彈室出來底罷？他們演習抗戰，我們這班沒用的人，可跟着在演習逃難哪！」

「可不是？」黃笑着回答他。

兩人不由得站住，談了些閒話。直到黃問起他手裏抱着底是什麼東西，他纔說：「這是我

底心血所在，說來話長，你如有興致，可以請到舍下，我打開給你看看，看完還要請教。」

黃早知道他是一個最早被派到外國學製大炮底官學生，回國以後，國內沒有鑄炮底兵工廠，以致他一輩子坎坷不得意。英文算學教員當過一陣，工廠也管理過好些年，最後在離那大城市不遠底一個割讓島上底海軍船塢做一份小小的職工，但也早已辭掉不幹了。他知道這老人家底興趣是在兵器學上，心裏想看他的手裏所抱底，一定又是理想中底什麼武器底圖樣了。他微笑着對雷，順口地說：「雷先生，我猜又是什麼「死光鏡」，「飛機箭」一類底利器圖樣罷。」他說着好像有點不相信，因為從來他所畫底圖樣，獻給軍事當局，就沒有一樣被採用過。雖然說他太過理想或說他不成底人未必全對，他到底是沒有成績拿出來給人看過。

雷回答黃說：「不是，不是，這個比那些都要緊。我想你是不會感到什麼興趣底。再見罷。」說着，一面就邁他底步。

黃倒被他底話引起興趣來了。他跟着雷一面說：「有新發明，當然要先睹為快底。這裏離舍下不遠，不如先到舍下一談吧。」

「不敢打攪，你只看這藍圖是沒有趣味底。我已經做了一個小模型，請到舍下我實驗給你看看。」

黃索性不再問到底是什麼，就信步隨着他走。二人嘿嘿地並肩而行，不一會已經到了家。老頭子走得有點喘，讓客人先進屋裏去，自己隨着把手裏底紙卷放在桌上，坐在一邊。黃是頭

一次到他家，看見四壁掛底藍圖，各色各樣，說不清是什麼。廳後面一張小小的工作桌子，鋸，鉗，螺絲鑽一類的工具安排得很有條理。架上放着幾隻小木箱。

「這就是我最近想出來的一隻潛艇底模型。」雷順着黃先生底視線到架邊把一個長度約有三尺底木箱拿下來，打開取出一條「鐵魚」來。他接着說：「我已經想了好幾年了。我這潛艇特點是在它像一條魚，有能呼吸底鰓。」

他領黃到屋後底天井，那裏有他用鉛版自製底一個大盆，外面用木板護着，一看就知道是用三個大洋貨箱改造底。盆裏盛著八尺多長四尺多深底水。他在沒把鐵魚放進水裏之前，把「魚」底上蓋揭開，將內部底機構給黃說明了。他說，他底「魚」底空氣供給法與現在所用底機構不同。他底鐵魚可以取得養氣，像真魚在水裏呼吸一般，所以在水裏底時間可以很長，甚至幾天不浮上水面都可以。說着他又把方纜底藍圖打開，一張一張地指示出來。他說，他一聽見警報，什麼都不拿，就拿着那卷藍圖出去躲避。對於其它的長處，他又說：「我這魚有許多「游目」，無論沉下多麼深，平常的折光探視鏡所辦不到底，只要放幾個「游目」使它們浮在水面，靠着電流底傳達，可以把水面與空中底情形投影到艇裏底鏡版上。浮在水面底「游目」體積很小，形狀也可以隨意改裝，雖然低飛底飛機也不容易發見它們。還有它底魚雷放射管是在艇外，放射底時候艇身不必移動，便可以求到任何方向，也沒有像舊式潛艇在放射魚雷時會發生可能的危險底情形。還有艇裏底水手，個個有一個人造鰓，萬一艇身失事，人人都可以迅

速地從方便門逃出，浮到水面。」

他一面說，一面揭開模型上一個蜂房式底轉盤門，說明水手可以怎樣逃生。但黃已經有點不耐煩了。他說：「你底專門話，請少說罷，說了我也不大懂，不如先把它放下水裏試試，再講道理，如何？」

「成，成，」雷回答着，一面把小發電機撥動，把上蓋蓋嚴密了，放在水裏。果然沉下許久，放了一個小魚雷再浮上來。他接着說：「這個還不能解明鐵鰓底工作，你到屋裏，我再把一個模型給你看看。」

他順手把小潛艇托進來放在桌上，又領黃到架底另一邊，從一個小木箱取出一副鐵鰓底模型。那模型像一個人家養魚底玻璃箱，中間隔了兩片玻璃版，很巧妙的小機構就夾在當中。他在一邊注水，把電線接在插梢上。有水底那一面底玻璃版有許多細緻的長縫，水可以沁進去，不久，果然玻璃版中間底小機構與唧筒發動起來了。沒水底這一面，代表艇內底一部，有幾個像唧筒底東西，連着版上底許多管子。他告訴黃先生說，那模型就是一個人造鰓，從水裏抽出養氣，同時還可以把炭氣排洩出來。他說，艇裏還有調節機，能把空氣調和到人可呼吸自如底程度。關於水底壓力問題，他說，戰鬥用底艇是不會潛到深海裏去底。他也在研究着怎樣做一隻可以探測深海底潛艇，不過還沒有什麼把握。

黃聽了一套一套他所不大懂底話，也不願意發問，只由他自己說得天花亂墜，一直等到他

把藍圖捲好，把所有的小模型放回原地，再坐下想與他談些別的。

但雷底興趣還是在他底鐵鰐。他不歇地說他底發明怎樣有用，和怎樣可以增強中國海底軍備。

「你應當把你底發明獻給軍事當局，也許他們中間有人會注意到這事，給你一個機會到船塢去建造一隻出來試試。」黃說着就站起來。

雷知道他要走，便阻止他說，「黃先生忙什麼？今晚大家到茶室去吃一點東西，容我做東道。」

黃知道他很窮，不願意使他破費，便又坐下說：「不，不，多謝，我還有一點別的事要辦，在家多談一會罷。」

他們繼續方纔的談話，從原理談到建造底問題。

雷對黃說他怎樣從製炮一直到船塢工作都沒得機會發展他底才學。他說，別人是所學非所用，像他簡直是所學無所用了。

「海軍船塢於你這樣底發明應當注意底。爲什麼他們讓你走呢？」

「你要記得那是別人底船塢呀，先生。我老實說，我對於潛艇底興趣也是在那船塢工作底期間生起來底。我在從船塢工作之前，是在製機工廠當經理。後來那工廠倒閉了，正巧那裏底海軍船塢要一個機器工人，我就以熟練工人底資格被取上了。我當然不敢說我是受過專門教育

底，因為他們要底只是熟練工人。」

「也許你說出你底資格，他們更要給你相當的地位。」

雷搖頭說：「不，不，他們一定會不要我。我在任何時間所需底只是吃。受三十元「西紙」底工資，總比不着邊際底希望來得穩當。他們不久發現我很能修理大礮和電機，常常派我到戰艦上與潛艇裏工作。自然我所學底，經過幾十年間已經不適用了，但在船塢裏受了大工程師底指揮，倒增益了不少的新知識。我對於一切的不敢用專門名詞來與那班外國工程師談話，怕他們懷疑我。他們有時也覺得我說底不是當地底「鹹水英語」，常問我在那裏學底，我說我是英屬美洲底華僑，就把他們瞞過了。」

「你爲什麼要辭工呢？」

「說來，理由很簡單。因爲我研究潛艇，每到艇裏工作底時候，和水手們談話，探問他們底經驗與困難。有一次，教一位軍官注意了。從此不派我到潛艇裏去工作。他們已經懷疑我是奸細。好在我機警，預先把我自己畫底圖樣藏到別處去，不然萬一有人到我底住所檢查，那就麻煩了。我想，我也沒有把我自己畫底圖樣獻給他們底理由，自己民族底利益得放在頭裏，於是辭了工，離開那船塢。」

黃問：「照理想，你應當到中國底造船廠去。」

雷急急地搖頭說：「中國底造船廠？不成，有些造船廠都是個同鄉會所，你不知道嗎？我

所知道底一所造船廠，凡要踏進那廠底大門底，非得同當權底有點直接或間接的血統或裙帶關係，不能得到相當的地位。縱然能進去，我提出來底計畫，如能請得一筆試驗費，也許到實際的工作上已賸下不多了。沒有成績不但是惹人笑話，也許還要派上個罪名。這樣，誰受得了呢？」

黃說：「我看你底發明如果能實現，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國裏現在成立了不少高深學術底研究院，你何不也教他們注意一下你底理論，試驗試驗你底模型？」

「又來了！你想我是七十歲左右底人，還有愛出風頭底心事嗎？許多自號爲發明家底，今日招待報館記者，明日到學校演講，說得自己不曉得多麼本領，愛迪生和安因斯坦都不如他，把人聽膩了。主持研究院底多半是年輕的八分學者，對於事物不肯虛心，很輕易地給下斷語，而且他們好像還有『幫』底組織，像青紅幫似地。不同幫底也別妄生妄想。我平素最不喜歡與這班學幫中人來往。他們中間也沒人知道我底存在。我又何必把成績送去給他們審查，費了他們底精神來批評我幾句，我又覺得過意不去，也犯不上這樣做。」

黃看看時錶，隨即站起來，說：「你老哥把世情看得太透澈，看來你底發明是沒有實現底機會了。」

「我也知道，但有什麼法子呢？這事個人也幫不了忙，不但要用錢很多，而且軍用的東西又是不能隨便製造底。我只希望我能活到國家感覺需要而信得過我底那一天來到。」

雷說着，黃已踏出廳門。他說：『再見罷，我也希望你有一天。』

這位發明家底性格是很板直的，不大認識他底，常會誤以爲他是個犯神經病底，事實上已有人叫他做「懸雷」。他家裏沒有什麼人，只有一個在馬尼拉當教員底守寡兒媳婦和一個在那裏念書底孫子。自從十幾年前辭掉船塢底工作之後，每月底費用是兒媳婦供給。因爲他自己要一個小小的工作室，所以經濟的力量不能容他住在那割讓島上。他雖是七十三四歲底人，身體倒還康健，除掉做輪子，安管子，打銅，剉鐵之外，沒有別的嗜好，煙不抽，茶也不常喝。因爲生存在兒媳婦底孝心上，使他每每想着當時不該辭掉船塢底職務。假若再做過一年，他就可以得着一份長糧，最少也比吃兒媳婦底好。不過他並不十分懊悔，因爲他辭工底時候正在那裏大罷工底不久以前，愛國思想膨脹得到極高度，所以覺得到中國別處去等機會是很有意義的。他有很多造船工程底書籍，常常想把它們賣掉，可是沒人要。他底太太早過世了，家裏只有一個老傭婦來喜服事他。那老婆子也是他底妻子底隨嫁婢，後來嫁出去，丈夫死了，無以爲生，於是回來做工。她雖不受工資，在事實上是個管家，雷所用底錢都是從她手裏要。這樣相依爲活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

黃去了以後，來喜把飯端出來，與他一同吃。吃着，他對來喜說：『這兩天風聲很不好，穿鞋底也許要進來。我們得檢點一下，萬一變亂臨頭，也不至於手忙腳亂。』

來喜說：『不說是沒什麼要緊了嗎？』般官眷都還沒走，大概不致於有什麼大亂罷。』

『官眷走動了沒有，我們怎麼會知道呢？告示與新聞所說底是絕對靠不住底。一般人太過信任印刷品了。我告訴你罷，現在當局底，許多是無勇無謀，貪權好利底一流人物，不做石敬瑭十六州已經可以被人稱為愛國了。你念摸魚書和看殘唐五代底戲，當然記得石敬瑭怎樣獻地給人。』

『是，記得。』來喜點頭回答。『不過獻了十六州，石敬瑭還是做了皇帝！』

老頭子急了，他說『真的，你就不懂什麼叫做歷史！不用多說了，明天把東西歸聚一下，等我寫信給少奶奶，說我們也許得望廣西走。』

吃過晚飯，他就從桌上把那潛艇底模型放在箱裏，又忙着把別的小零件收拾起來。正在忙着底時候，來喜進來說：『姑爺，少奶奶這個月底家用還沒寄到，假如三兩天之內要起程，恐怕盤纏會不夠吧。』

『我們還贖多少？』

『不到五十元。』

『那夠了。此地到梧州，用不到三十元。』

時間不容人預算，不到三天，河堤底馬路上已經發見侵略者底戰車了。市民全然像在夢中被驚醒，個個都來不及收拾東西，見了船就下去。火頭到處起來，鐵路上沒人開車，弄得雷先生與來喜各抱着一點東西急急到河邊胡亂跳進一隻船，那船並不是往梧州去底，沿途上船底人

們越來越多，走不到半天，船就沉下去了。好在水並不深，許多人都坐了小艇往岸上逃生。可是來喜再也不能浮上來了。她是由於空中底掃射喪底命或是做了龍宮底客人，都不得而知。

甯身邊只賸十幾元，輾轉到了從前曾在那工作過底島上。沿途種種的艱困，筆墨難以描寫。他是一個性格剛硬的人，那島市是多年沒到過底，從前的工人朋友，就使找着了，也不見得能幫助他多少。不說梧州去不了，連客棧他都住不起。他只好隨着一班難民在西市底一條街邊打地鋪。在他身邊睡底是一個中年婦人帶着兩個孩子，也是從那剛淪陷底大城一同逃出來底。

在幾天底時間，他已經和一個小飯攤底主人認識，就寫信到馬尼刺去告訴他兒媳婦他所遭遇底事情，叫她快想办法寄一筆錢來，由小飯攤轉交。

他與旁邊底那個中年婦人也成立了一種互助的行動。婦人因為行李比較多些，孩子又小，走動不但不方便，而且地盤隨時有被人佔據底可能，所以他們互相照顧。甯老頭每天上街吃飯之後，必要給她帶些吃底回來。她若去洗衣服，他就坐着看守東西。

一天，無意中在大街遇見黃，各人都訴了一番痛苦。

『現在你住在什麼地方？』黃這樣問他。

『我老實說，住在西市底街邊。』

『那還了得！』

「有什麼法子呢？」

「搬到我那裏去罷。」

「大家同是難民，我不應當無緣無故地教你多擔負。」

黃很誠懇說：「多兩個人也不會費得到什麼地步。我跟着你去搬罷。」說着就要叫車。雷阻止他說：「多謝，多謝盛意。我現在人口衆多，若都搬了去，於府上一定大大地不方便。」

「你不是只有一個傭人嗎？」

「我那來喜不見了。現在是另一個帶着兩個孩子底婦人，是在路上遇見底。我們彼此互助，忍不得，把她安頓好就離開她。」

「那還不容易嗎？想法子把她送到難民營就是了。聽說難民營底組織，現在正加緊進行着咧。」

他知道黃也不是很富裕的，大概是聽見他睡在街邊，不能不說一兩句友誼的話。但是黃却很誠懇，非要他去住不可，連說：「不像話，不像話！年紀這麼大，不說你媳婦知道了難過，就是朋友也過意不去。」

他一定不肯教黃到他底露天客棧去。只推到難民營組織好，把那婦人送進去之後再說。黃硬把他拉到一個小茶館去。一說起他底發明，老頭子就告訴他那潛艇模型已隨着來喜喪失了。

他身邊只賸下一大卷藍圖，和那一座鐵總的模型。其餘的東西都沒有了。他逃難底時候，那藍圖和鐵總的模型是歸他拿，圖是捲在小被褥裏頭，他兩手祇能拿兩件東西。在路上還有人笑他逃難逃昏了，什麼都不帶，帶了一個小木箱。

『最低限度，你把重要的物件先存在我那裏罷。』黃說。

『不必了罷，住家孩子多，萬一把那模型打破了，我永遠也不能再做一個了。』

『那倒不至於。我爲你把它鎖在箱裏，豈不就成了嗎？你老哥此後的行止打算怎樣呢？』

『我還是想到廣西去。只等兒媳婦寄些路費來，快則一個月，最慢也不過兩個月，總可以想法子從廣州灣或別的比較安全的路去到罷。』

『我去把你那些重要東西帶走罷。』黃還是催着他。

『你現在住什麼地方？』

『我住在對面海底一個親戚家裏。我們回頭一同去。』

雷聽見他也是住在別人家裏，就斷然回答說：『那就不必了，我想把些少東西放在自己身邊，也不至於很累贅，反正幾個星期底時間，一切都會就緒底。』

『但是你總得領我去看看你住底地方，下次可以找你。』

雷被勸不過，只得同他出了茶館，到西市來。他們經過那小飯攤，主人就嚷着：『雷先生，雷先生，信到了，信到了。我見你不在，教郵差帶回去，他說明天再送來。』

雷聽了幾乎喜歡得跳起來。他對飯攤主人說了一聲『多煩了！』回過臉來對黃說：『我家兒媳婦寄錢來了。我想這難關總可以過得去了。』

黃也慶賀他幾句，不覺到了他所住底街邊。他對黃說：『對不住，我底客廳就是你所站底地方，你現在知道了。此地不能久談，請便罷。明天去取錢之後，去拜望你。你底住址請開一個給我。』

黃只得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寫上地址交給他，說聲『明天在舍下恭候』，就走了。

那晚上他好容易盼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就到小飯攤去候着。果然郵差來到，取了他一張收據把信遞給他。他拆開信一看，知道他兒媳婦給他匯了一張到馬尼刺底船費，還有辦護照及其它需用底費用都教他到匯通公司去取。他不願到馬尼刺去，不過總得先把需用底錢拿出來再說。到了匯通公司，管事底告訴他得先去照像辦護照。他說，是他兒媳婦弄錯了，他並不要到馬尼刺去，要管事底把錢先交給他，管事底不答允，非要先打電報去問清楚不可。兩方爭持，弄得毫無結果，自然錢在人家手裏，雷也無可如何，只得由他打電報去問。

從匯通公司出來，他就踐約去找黃先生。把方纔底事告訴他。黃也贊成他到馬尼刺去。但他說，他底發明是他對國家底貢獻，雖然目前大規模的潛艇用不着，將來總有一天要大量地應用，若不用來戰鬥，至少也可以促成海下航運底可能，使侵略者底封鎖失效。他好像以為建造底問題是第二步，只要當局採納他底，在河裏建造小型的潛航艇試試，若能成功，心願就

滿足了。材料底來源，他好像也沒深深地考慮過。他想，若是可能，在外國先定造一隻普通的潛艇，回來再修改一下，安上他所發明底鰓、遊目等等，就可以了。

黃知道他有點驕氣，也不再勸他。談了一回，他就告辭走了。

過一兩天，他又到匯通公司去，管事人把應付底錢交給他，說：馬尼刺回電來說，隨他底意思辦。他說到內地不需要很多錢，只收了五百元，其餘都教匯回去。出了公司，到中國旅行社去打聽，知道明天就有到廣州灣去底船。立刻又去告訴黃先生。兩人同回到西市去檢行李。在捲被褥底時候，他纔發現他底藍圖，有許多被撕碎了。心裏又氣又驚，一問纔知道那婦人好幾天以來，就用那些紙來給孩子們擦餅。他趕緊打開一看，還好，最裏面的那幾張鐵鰓底圖樣，仍然好好的，只是外頭幾張比較不重要的總圖被毀了。小木箱裏的鐵鰓模型還是完好，教他雖然不高興，可也放心得過。

他對婦人說，他明天就要下船，因為許多事還要辦，不得不把行李寄在客棧裏，給她五十元，又介紹黃先生給她，說錢是給她做本錢，經營一點小買賣。若是辦不了，可以請黃先生把她母子送到難民營去。婦人受了他的錢，直向他解釋說，她以為那捲在被褥裏底都是廢紙，很對不住他。她感激到流淚，眼望着他同黃先生，帶着那卷贖下底藍圖與那一小箱底模型走了。

黃同他下船，他勸黃切不可久安於逃難生活。他說越逃，災難越發隨在後頭，若回轉過

去，站住了，什麼都可以抵擋得住。他覺得從演習逃難到實行逃難底無價值，現在就要從預備救難進到臨場救難底工作，希望不久，黃也可以去。

船離港之後，黃直盼着得到他到廣西底消息。過了好些日子，他纔從一個赤坎來底人聽說，有個老頭子搭上兩期底船，到埠下船時，失手把一個小木箱掉下海裏去，他急起來，也跳下去了。黃不覺滴了幾行淚，想着那鐵魚底鯉，也許是不應當發明得太早，所以要潛在水底。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82272)

危巢墜簡一冊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許地山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52
EX/442

006113

